# 婦女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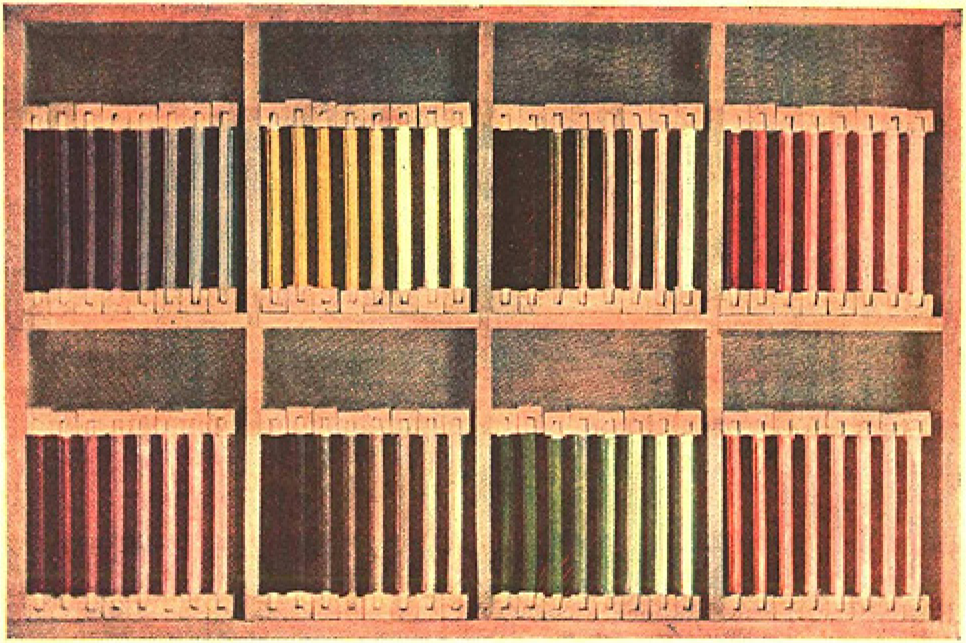
第二卷 第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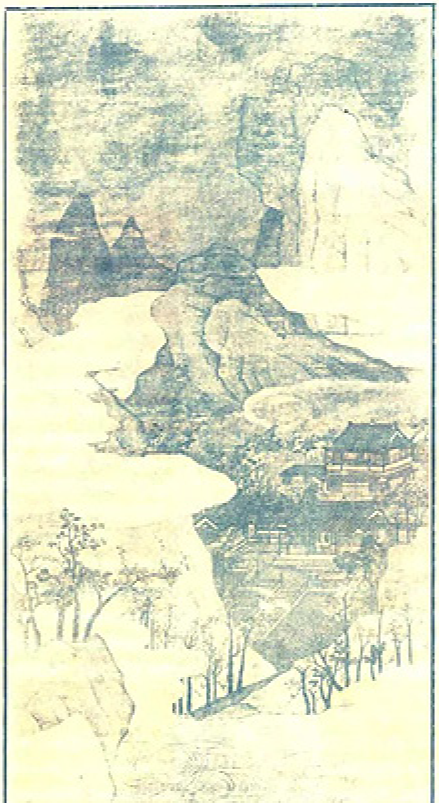
# THE LADIES' JOURNAL (issued monthly)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色版 蒙得梭利教育用具之一 參觀本期學藝門腦筋與肌肉的教育篇



五代李昇畫青山紅樹樓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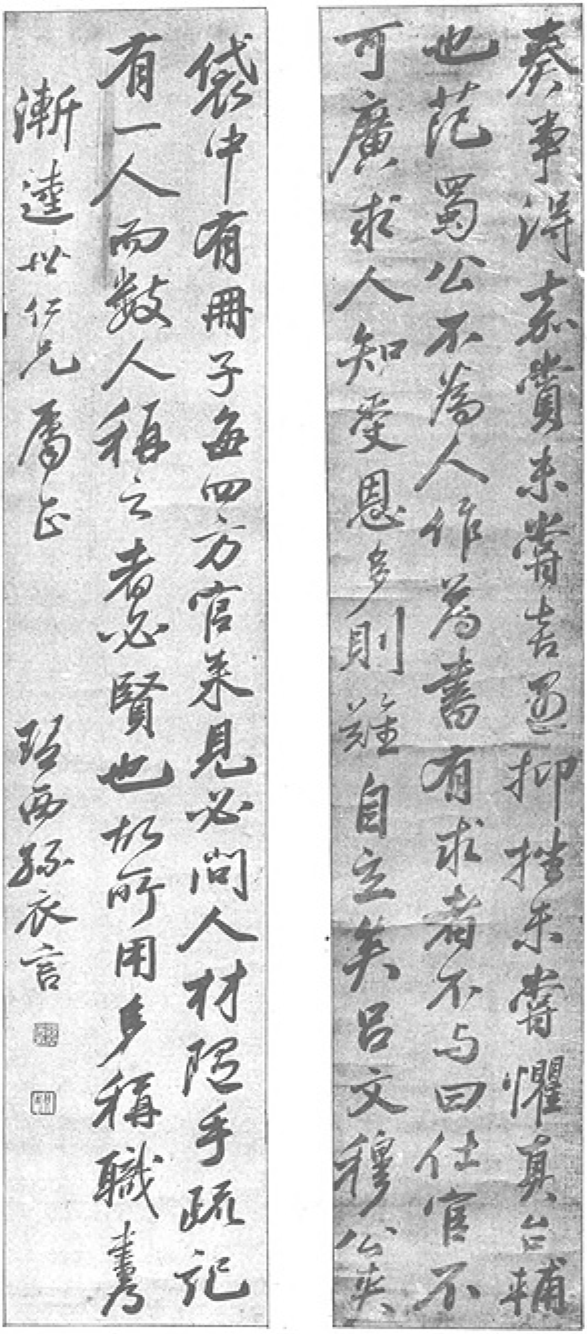
（平泉書屋藏本）


願向空山托根蒂從來不作媚人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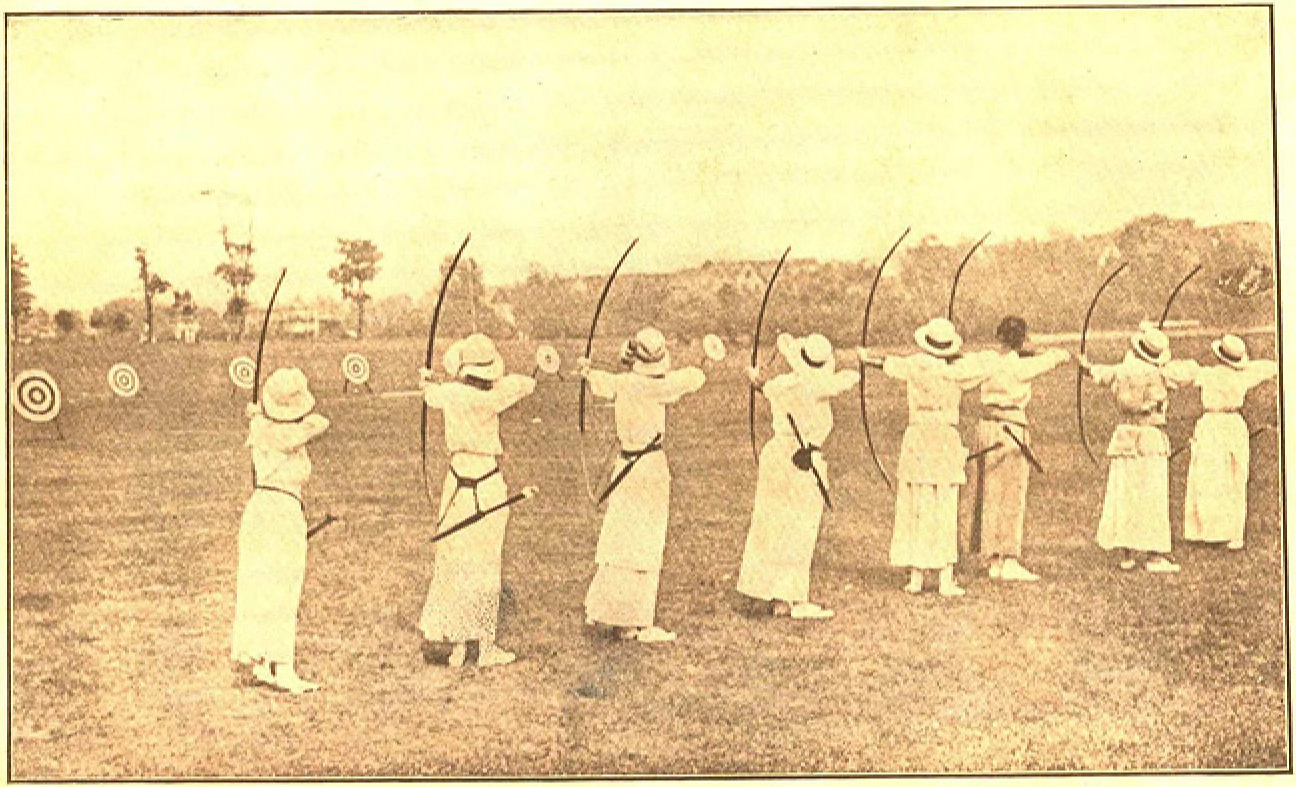


王沂公曾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莫若
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
以一致李文定公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
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礱驕奢不
至居移氣養移體也韓忠獻公琦在中書
呂正惠公端爲參政忠獻公謂人曰吾觀呂公

孫琴西先生墨蹟


也范蜀公不為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不
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自立矣呂文穆公夾
袋中有冊子每四方官來見必問人材隨手疏記
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於所用多稱職焉
漸達世兄屬正
琴西孫衣言

孫琴西先生墨蹟



技競之員會女會究研術弓民國國美

愛讀婦女雜誌者福建吳曾予紉之家庭

(圖中執扇倚闌而坐者即吳曾予紉)



# 婦女雜誌第二卷第十一號目錄


▲圖畫

◎三色版精印蒙得梭利教育用具圖

◎五代李昇畫青山紅樹樓臺

◎王蔣淑芳女史畫墨蘭二幅

◎孫翠西先生墨蘭四幅

◎愛讀婦女雜誌者福建吳曾予紱之家庭攝影

◎美國國民弓術研究會女會員競技之圖

▲社說

◎述曾文正公家訓　聶曾紀芬

▲學藝門

◎動植物之愛情　吳斐文

◎神通力婦人列傳（續）　西神

◎腦筋與肌肉的教育　彬夏

▲家政門

◎家庭功效論　劉麟生

◎家教改良談（續）　莊慶祥

▲記述門

◎南游日記　余佩皋女士

◎小學校校風譚　盛競存女士

▲中外大事記

◎近二個月之歐戰　冥言

▲國文範作

◎鄭屮傳三篇　廣州立本女師範科學生　馮本生等

◎諸葛武侯前出師表書後三篇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何素蓮等

◎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嚮義論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蔡秀珠

◎晉文公殺顛頡論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陶廣瑩

◎書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後三篇　蘇州振華女學學生 倪徽瑛等
◎謝餞詠金宮芸女士詩文啓三篇　吳江麗則女學生及教員 錢基博
◎孟母斷機教子論　台州王毓穠一女學校長 吳鳳洲

▲文苑

◎章太夫人行狀　周樹奎

▲小說

◎機聲燈影　君肥
◎母也天只　舍我
◎玉京傒韻（續）　華潛麟女士
◎慕凡女兒傳（續）　胡寄塵
◎霜聲冰清錄彈詞（續）　惜華

▲雜俎

◎閨秀詩話　寶父
◎玉臺藝乘（續）　王蓴農

▲餘興

◎學校遊戲法（續）　楊瑞英
◎算學遊戲（續）　馮孟久

▲補白

◎西神客話　來鴻去燕　雜錄


說明

本雜誌近數期圖畫門中所有宋馬和之豳風圖宋馬麟谿山雪霽圖宋徽宗畫白鷹宋人畫梅花鵓鴿圖元人畫竹溪六逸宋郭熙畫蜀山圖皆借用平泉書室所精印之珂羅版原本其眞蹟皆李平書先生所珍藏承示印本擅登數種以介紹於世之愛名畫者惜模糊不甚清楚藉示其筆意耳

# 述曾文正公家訓

聶曾紀芬

陽歷八月二十六日、幼稚教育研究會在江蘇省教育會所、開成立後第三次大會、承聶太夫人曾紀芬惠臨演講、聞者莫不感佩。予以其言誠能鍼世砭俗、亟請繕寫成稿、登於女報、使我全中國女界、皆得有所聞知、庶幾太夫人之救世宏願、得普及於閭巷、而彼驕奢惰逸之風、或因此稍爲歛跡乎。謹以載諸篇首。　彬夏識

日前朱胡彬夏女士到舍間。以此次貴會大會。招鄙人到會演講。力辭不獲。鄙人自惟愚昧。生平於教育既無研究。德行更無可言。何敢高據演壇。隨意論列。連日躊躇。謹以少時隨侍先君　文正公所聞庭訓。略述一二。以貢獻於諸君。至於詞令拙陋。惟諸君諒焉。

先君當太平倡亂之際。戎馬倥偬。不遑寧處。迨總督兩江。始迎眷赴署。不及數年。而　先君棄養。且居官之日、案牘勞形。家人相見之時既少。故鄙人之所聞者。更不及先兄等之半。至於　先君之道德文章。已有專集行世。無待贅述。惟以所習聞於庭訓者。爲諸君道一二焉。　先君生平以吾家起寒素。一旦位極人臣。深恐余兄弟姊妹習於富貴。沾染驕縱習氣。故

訓余輩第一注重謙字家書中嘗云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傲字見鄉人則笑其樸陋見雇工則頤指氣使此即日習於傲又云吾家子弟滿腔驕傲之氣開口便是道人短長笑人鄙陋均非好氣象鄙人聞西人教育子女亦最注重禮貌應對進退動中規矩與先君之教訓相合但觀近年以來向學生徒多於尊卑長幼之禮漫不講求自從民國成立更爲忽畧對於尊長輙有睥睨一切之槪此種驕傲性質縱之不已他日寧得爲循循有禮之高等國民甚望諸位注意此層教育也第二注重勤字余家先世業農　先君通顯後家書中屢勸子弟遵守　先曾祖星岡公考、寶、早、掃、書、蔬、魚、豬、八字考謂祭祀祖宗寶是仁愛親友早指早起掃指灑掃書指讀書蔬指種菜魚豬指養魚喂豬均須躬親深恐子弟習於惰逸常曰家敗離不了一個奢字人敗離不了一個逸字又曰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先長兄(惠敏公)於咸豐六年完婚於鄉　先君函諭有云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廚作羹勤於紡績又詢一二三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雙寄余所織之布做成布襪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在兩江督署時親定課程令諸嫂及余姊妹每日到小廚房做小菜二樣早晚均須紡紗績蔴或自己縫衣做鞋故鄙人幸能略知家政實賴　先君先母教誨之恩近來國人日趨惰逸因之國勢日即衰弱興言及此感嘆係之第三注重儉字　先君於太平亂起以前已官禮部侍郎平日訓余輩云所謂奢者不必錦衣美食但使綢衣皮袍僕從習慣爲常即日趨於奢矣家姊出閣時每人奩資均祇二百金衣服祇二箱均係實事平日祇穿布衣即有喜慶亦不許過於華麗在江督任時嚴禁州縣辦差自支廉俸宴會祇准用魚翅席不准用燕窩燒烤並戒僚屬相率成風其時南京城內自乙丑年至壬申無有用燒烤

席者。歲俸。有。餘。捐作。公益。善舉。堯時宦囊所餘無幾。卽鄙人所育子女。二十歲。以前。亦不。令。穿。皮。衣。不。給。月。費。誠以儉爲美德。甚恐不能遂　先君遺訓以誤子弟。惜晚近世風。習於奢侈。青年子弟。多尙豐衣美食。弊之所極。每年金錢流出海外。不可計數。則　先君之注重勤儉。誠今日之急務矣。鄙人猶憶　先君手書課程表。中有四語云。家勤。則興。人勤。則健。能勤。能儉。永不。貧賤。今日中國貧弱極矣。使人人得　先君之遺訓而景行之。庶乎其有補乎。　梁任公近編有文正嘉言鈔。抉擇詳備。誠今日教育學生之良課本也。

# 西神客話

清初平南王尚可喜。有子二十三人。女十七人。其幼女某生卽茹素禮佛。不諳家人操作。覩諸兄弟之橫恣。憂患成疾。力懇爲尼。王不能奪。選宮婢十人爲侍者。建菴於越井岡之陽。曰檀度菴。居之。號曰自悟。羣稱之爲王姑姑。云時康熙四年也。姑姑博通梵典。戒律精嚴。先平南而示寂。不覩家難。故樊昆吾續南海百詠。有詩紀之云。一串牟尼脫火坑。傭中佼佼鐵錚錚。蒲團不墮紅羊劫。笑彼飄零孔四貞。注云今檀度菴中尚有自悟影容。披髮衣紫。蛾眉雙蹙。若重有憂者。按孔四貞。孔有德女。事跡見友人心史所著孔四貞事略。

吳人孫奚女寒華。師杜契。授元白之要。顏容少艾。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居茅山修道。道成。沖虛而去。因號其山爲華姥山。按寒華卽吳大帝孫女。碧眼兒家風。爲不忝矣。

采鸞唐韻。人皆知之。又有曹文姬者。本長安倡女。生四五歲。好文學。每展卷。能通大義。及笄。姿豔絕倫。尤工翰墨。自牋素外至羅綺窻戶可書之處。必書之。日數千字。人號爲書仙。筆法爲關中第一。尋得岷江任生詩。遂喜以爲偶。後五年。忽與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雲霞閃鑠。鸞鶴繚繞。於時覩者萬計。以其所居地爲書仙里。足與彩鸞事同傳。

學藝門

# 動植物之愛情

吳斐文

愛情二字。以表面言之。似惟出乎人類。然生物界中。動物有動物之愛情。植物有植物之愛情。卽動物與植物間。亦能發生種種之愛情。然則愛情之爲物。固非人類之獨擅也明矣。蓋各因維持生活之必要。相互爲命而愛情以生。苟實行研究之者。殊足引起無窮之趣味也。茲述之如下。

動物間之愛情。其著例者。如蚜蟲與蟻是也。蚜蟲古名竹蝨。本草綱目名竹蝨。亦名竹佛子。又名天厭子。生諸竹及草木上。初生如粉點。久能運動。千百成簇。形。大如蝨。又似小蟬。腹頗肥大。前廣後小。腹部背面。有角狀之突起二。物常有蜜汁分泌。味甚甘美。蟻常以脚或觸角摩擦蚜蟲之腹背。以促蜜汁之分泌而舐食之。蟻得食於蚜蟲。故有他動物來侵蚜蟲者。則必爲之保護。使不得近。恰與吾人畜牧牛羊而取乳汁無異。如蚜蟲所棲之植物枯萎。汁液減少。則

蚜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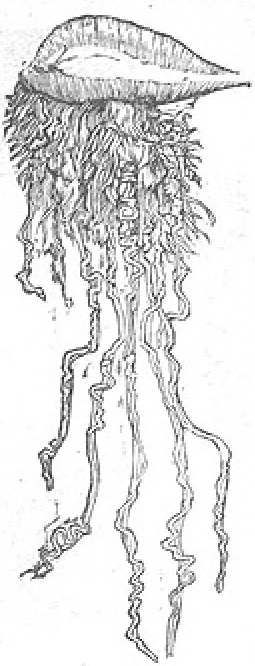


蚜蟲蜜汁亦少。蟻卽覓近傍之嫩枝。爲新牧場而移

蚜蟲以居之。冬寒則攜其卵子歸儲於蟻巢。俟翌春温暖。擇宜放置。蟻以力保護蚜蟲。而蚜蟲則以蜜汁酬報之。如共結契約合訂同盟者然。

此外如寄居蝦之與菟葵。亦頗呈深密之愛情。寄居蝦之貝殼上或鋏肢上。常附有菟葵。而菟葵得拾食寄居蝦之殘餌。是菟葵棲息寄居蝦貝殼者。爲己之生活計也。而寄居蝦所以容菟葵棲息者。則亦以菟葵體多毒刺。足以防禦外敵。而保己之安寧。寄居蝦旣無損失。而得菟葵之保護。菟葵毫不費力。能得食於菟葵。故二者之愛情。宜乎其密接也。

僧帽



又有水母之一種。名僧帽。色紫透明。常浮游水面。身具毒刺。觸之則傷。然僧帽之下。獨有鰺類之小魚。往來毒刺之間。緣是等魚類自僧帽所受利益。亦與菟葵相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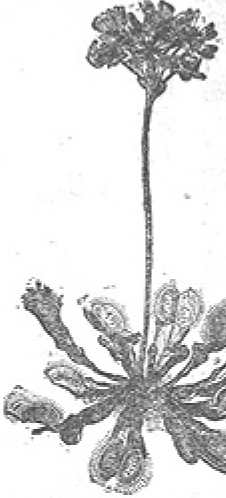
尤有奇者。一種朱色小魚。體色有白色横帶。游泳於菟葵之近傍。若有他魚來捕食者。卽自菟葵之口逃入腸內。來襲之魚。遂被刺於菟葵。而入腔腸內之小魚。仍能生活。此吾不知菟葵得自小魚有何利益。而肯保護其生存。吾又不知小魚旣入菟葵之腸內。何以復能外出而圖生活也。

動物與植物之愛情。其著例者。如捕蠅草及愛蟻草是也。

捕蠅草產於南部亞非利加之潮溼沙地。莖高尺餘或達三尺。葉片之構造。髣髴如鐵製之擒籠。上部分左右兩片。自能啓閉。邊有細刺交錯。如齒牙。葉面又具黏毛。昆蟲觸之。卽被黏附。葉片抱合。蟲死其內。土人常採該植物。懸垂室中以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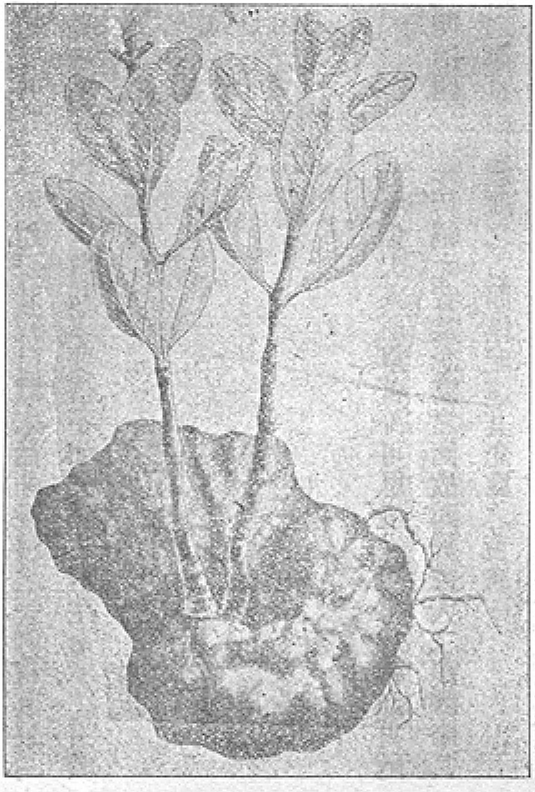
捕蠅之用。近有考察該植物之與蜘蛛。愛情甚深。他種蟲類觸其葉面卽被捕食而蜘蛛棲息其上毫不爲黏附蓋該植物葉面之毛茸分泌汁液甚多。獲食亦富。盡食恰有害於消化。蜘蛛能分食其一部分。所以減少其食餌。使不致有消化不良之害也。

捕蠅草



此外尙有一種昆蟲。(屬半翅類)常來觸藥隔。吸收其中含有之蜜汁。藥隔突起花粉飛散。黏附蟲體。該昆蟲亦不被黏著蓋藥內之蜜汁原爲誘引此昆蟲。藉以供花粉授受之媒介者也。

愛蟻草



愛蟻草產於熱帶。南洋羣島之爪哇最多。此草之莖及刺皆有小孔以供蟻之居住。又有甘液之分泌可供蟻之食餌。蟻常徘徊於其上。舐食其液汁。蟻既得食於此草。則此草不啻爲蟻生活之要件。故保護周至。凡有損及此草之害蟲來襲者。則蟻必盡力與敵。使不至近此草。受蟻之保護而安然生長無敵害者。

宜其愛情之深也。

此外花與昆蟲愛情之深。實無出其右者。故當庭園花開之際。每有蜂蝶穿舞其間。蓋植物之結果。必由花粉之授受而成。花粉之授受。除松柏五穀賴風力之吹飄外。其餘有花結果之植物。莫不藉昆蟲之媒介也。使不得其媒介。則花粉不易運輸於雌蕊上。即難結實。故花必具一種美麗之彩色。特以引誘昆蟲之舞弄。又具可供食之蜜汁。以便昆蟲之吸吮也。植物爲無生命之生物。故雖有愛情。亦不能呈顯著之現象。若蔦蘿附松。紫藤攀桂。一則用以支持自身。一則用以壯觀。已體未始非愛情之一例也。其外足以舉例者甚多。要皆不如動物之有生命者之有興趣也。（完）

# 神通力婦人列傳（續）

日本文學博士福來友吉原著
西神

## 長尾夫人

神通力婦人之第二世。爲丸龜之長尾夫人。明治四十三年之夏。夫人於新聞紙上讀千鶴子孃之事實。不覺欣慕。乃以兒童爲助手。戲於半分時內試行之。終至現出卓越之透視能力。且其透視法。不必手觸實驗物。並能當人之面前實驗之。較千鶴子孃尤進一層。但夫人所卓著不可思議之現象。爲神通力闢一新紀元者。爲念寫之術。故對於夫人之事跡。略其透視之方而僅記述其念寫之實驗。

所謂念寫者。現出心中所思之事於寫眞之乾板上。如心中念及一山字。則寫眞之乾板上現出一山字。且其方法極爲簡單。寫眞器械等。一概不用。僅置光

線不觸及之紙及密封於箱內之乾板於面前。（不必限定面前）念一定之文字一定之圖形決定「欲寫此」而精神統一。由是現出於乾板上。與自己心中所念者同念寫之方法盡於此。亦可謂簡單矣。但方法雖甚簡單。然統一精神。殊不易易。念寫之祕訣有二一爲凝結一念一爲統一精神。能此二者。即能念寫。

第一次發見不可思議之現象。爲明治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午後。此日余在丸龜市之某寫眞店。購買新乾板一枚。用黑紙包之。置於二層之僕路箱中。其上貼一紙。紙上書一心字。余乃持此乾板往長尾家。出此物以示夫人。語之曰「請統一精神。念心之一字。而使之現出於乾板上。」夫人允之。乃著手於實驗之準備。時爲午後三時許。夫人長尾判事與余共三人。入於四疊之室中。余與夫人相對而坐。判事則坐於余傍。余置裝有乾板之僕路箱於膝上。以貼有上書心字之紙向夫人。夫人先置兩手於膝上。約經一分時。一心凝視心字。繼閉兩眼。合掌。繼離開兩手。置手指於膝上。少時。張開兩眼。施一禮。言曰「余必如君旨念寫之」言畢。用巾拭額及腋下之汗。並言「所出之汗。如是其多」言畢。使余持乾板回寓。俟夜中現出而視之。乃靜以待之。繼現出者雖僅有淡墨痕。並無心字。然長尾夫人之念寫力。於此可知。此爲念寫第一次之實驗。

二十七日午前。於裝有乾板之僕路箱之外面。貼一書有黑丸二字之紙。求夫人念寫之。念寫時之形式。與前日同。而其結果現出不完全之丸形。於同日之午後。行方形與十字架之念寫實驗。其結果。現出完全之方形與十字架之形。此破天荒之念寫現像。僅於二日內。即能實驗出來。長尾夫人之名譽。遂一時喧傳於衆口。

二十八日休息一天。二十九日行念寫大黑丸與天

照二字之實驗。此爲明治四十三年最後之實驗。天照之念寫。文字甚清楚。其實驗之情形。今畧之。然其念寫力之奇妙不可思議。於此可知。

惟余因此天照二字之念寫。曾受世人之疑。且受種種之妨害。茲記其一端於下。餘可概見。蓄余對於心、黑丸、方形、十字架、之四種念寫。非常注意。懼其結果或致失敗。則不禁時時自言自語。又使他人助余注意。其後此四枚之念寫實驗。竟能安然念寫出來。毫無謬誤。余之愉快可知。當念寫天照二字時。余遂袖手旁觀。一任今村博士與源學士兩人實行試驗。念寫既畢。兩君往丸龜市右川寫眞館著手於現像。余獨居於長尾家與夫人等談他事。未幾源君來語余結果頗良好。並云「時有一不相識之男子。狀如寫眞技師。走入洗板室中觀吾等洗滌乾板。」誠屬可怪。當時余亦漠然置之。其後詳細調查。方知該男子爲讚岐日日新聞記者宮井某。其所以爲此者。蓄疑余用細工作寫眞念寫之。以欺詐世人。故欲窺破其欺詐的細工。以暴露於世上。乃化爲寫眞技師。走入現像室中。觀種種之手續。惟始終未見有何等之細工。宮井大驚。但其疑念尙不能完全消滅。其後又與其他之新聞記者連合。而努力指摘念寫實驗室之缺點。

明年爲明治四十四年。一月一日。夫人言當念寫神字以慶祝此新年。五時卽起身。行冷水浴。先統一精神。乃於午前十一時著手實驗。僅於三十一秒短期時間內。卽能念寫出來。且極明瞭。

二月。夫人又於午前念寫觀音二字與仁字。三日。念寫一字。四日。余因有要事。不在丸龜。余不在時。今村博士爲主任而臨視其實驗。能念寫出川字。而此次實驗時。乾板三枚。疊置於一處。夫人特向其中央一枚念寫之。且於前後之二枚。均不生何等之變化。念寫於三枚疊置乾板之中央一枚。自此次始。五日六

日、七日、三日停止實驗。八日行理學博士山川先生所要求之實驗。夫人與余素佩山川先生之人格高尙。今忽受其實驗。不覺大喜。思必能一掃世人對於念寫之疑念。不料實驗時。由於山川先生之助手某理學士之過失。而生絕大之變化。其結果之如何。余今亦不欲詳述之。總之此次實驗之失敗。致方在進步中之念寫研究。無端來一大頓挫而已。

上事一出而學者等因此事至丸龜市者。均折回東京或京都。平時名譽。漸次墮落。然夫人並不以是挫其壯志。益研究不懈。且以良人長尾判事爲助手。而念寫法國東京通力等之文字。無一次失敗者。乃決計擇期往東京。當衆學者之面前念寫之。以證明其能力之眞實。余亦確信其必來。誰知事與志違。夫人於一月二十六日。忽罹流行性感冒。漸變爲肺炎。最後乃變爲肺坏疽。遂於二月二十六日午後九時三十分。溘然棄世而長逝。

夫人非特爲念寫之元祖。且其念寫能力非常卓越。(一)不常應念寫之請求 (二)念寫成績之綺麗。(三)念寫時所現出之物象。十分鮮明。且念寫力甚強。其後雖更有二三人能從事念寫。然就其實驗之成蹟觀之。無有一人能及夫人者。故夫人確爲念寫中之第一人無疑。抱此奇才。曾遭意外之抨擊。正擬捲土重來。一雪此恥。而歲不我與。奄忽逝世。事之可傷。孰逾於此。

森竹鐵子孃

次於長尾夫人者。爲北海道小樽區之森竹鐵子孃。孃於明治四十三年十月。經法學士某施行催眠術後。始引出透視能力。爾來漸漸進步。於十一月十二日。其透視力遂十分的確。余於明治四十三年年終。因研究長尾夫人之神通力。而居於丸龜市之時。經法學士某之報告。始知此婦人之事實。

明治四十四年一月四日、余與源君商議。在丸龜市

之旅館中製造透視實驗物三個。送至某學士之處求其透視。此時之實驗物乃厚紙三枚。一書江田金。一書太出主。一書退代花。各用錫箔包之。外面再用紙包之。嚴封之。至十六日。某學士將實驗物與透視結果之報告書一同送來。其報告如次。

(1) 江田金。　一月十二日午後六時二十分實驗。　透視時間二分三秒。

(2) 太出主。　一月十二日午後六時二十七分實驗。　透視時間一分五十八秒。

(3) 退代花。　一月十二日午後六時三十三分實驗。　透視時間二分三十二秒。

如右之結果。完全的中。且透視所費之時間甚短。其透視力之強可知。

一月二十四日。取鉛管三枚。中置文字爲實驗物。送往。請其透視之。二月十二日。由某學士報告右實驗之結果。三個均完全的中。且透視所費之時間均在四分以內。往時千鶴子孃及長尾夫人。最懼封入鉛管中之實驗物。因此種透視。極爲困難。鐵子孃乃對於此事從容自若。是其透視力之強。直欲突過前人矣。

余乃詳書念寫之方法。送與該法學士。使請鐵子孃實驗之。法學士如余旨而行。共念寫四字。此四枚念寫中最有興味者。爲四月九日午後之所寫。法學士置乾板於木框。用黑紙包之。置於僕路箱中。斜置於機上。更於其上置書有大字之紙片。命鐵子孃念寫此大字。鐵子孃面僕路箱而坐。先凝視大字而入於精神統一。此統一之結果。不見有所謂文字現出。法學士正在失望。至是夜九時許。而前之大字忽現出於乾板上矣。此外更有一奇妙之點。大字之外。並現出如方形之木理。大字雖爲目的之念寫。然此方形木理之現出。又係何故。乃試詢之鐵子孃。鐵子孃云。余僅念寫大字。不思其他。此木理現出之原因。已亦

不知。某法學士對於此事。非常詫異。乃施催眠術於鐵子孃之身而研究之。方知此乃由於鐵子孃之潛在記憶。當實驗之前一日。有人餽鐵子孃小菜一種。其內有角形之薄板一方。鐵子孃食小菜時。曾一再凝視此薄板。及現出於念寫大字外之方形木理。恰與此時凝視之薄板相同。此爲鐵子孃受催眠術時所自語。故若斯言而信。則木理定由於前日薄板觀念之潛在活動而念寫之於大字之外。木理外尚寫出二個如指頭之物。此爲鐵子孃凝視大字時。書大字之紙片滑落。突然用右手之指頭按之。而此形式遂留影於念寫。念寫之術。至於如此。誠技也而通於神矣。謂之神通力。疇曰不宜。

余聞此事後。乃屬某法學士與鐵子孃同至東京。然不幸彼之神通力。一入四月。驟行衰頹。欲行強烈之透視及念寫。則起頭痛、咳嗽、窒息等種種之疾病。此四月九日之念寫。遂爲彼最後之紀念。余頗欲設法再引出其能力。仍請彼來京。彼果於四月下旬。偕某法學士同至。余雖用盡種種之方法。終不能回復其能力。蓋其能力之消失。非等尋常。大約別有感觸。潛有惡性的精神。故精神不能再使統一也。

彼後嫁於某軍人。現住於東京府下之郡部。

## 高橋貞子夫人

第四名之神通力婦人。爲高橋貞子夫人。夫人生於岡山縣赤磐郡豐田村。雖有言其體質瘦弱者。然余自與彼相交以來。常留意觀察之。蓋除有疾病外。精神上常甚健康。即使偶爾患病。而彼忍耐病苦之抵抗力非常之大。余甚奇之。

夫人之神通力。於明治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信州松本之寓所始現出。以前夫人受良人高橋宮二氏之指導。行深呼吸法。練習精神統一。至十一月十二日正午。夫人在火爐側行深呼吸時。右手持一火箸。忽自動於爐灰中書一清字。夫人大奇告知高

橋氏。高橋氏使再爲之。於是右手又自動而書出下之數字。

清原千鶴子

由此觀之。書於爐灰中之清字。爲清原千鶴子之第一字。夫人知已能透視。高橋氏非常感動。使趕速着手於透視之實驗。其結果甚爲圓滿。夫人之神通力。由此出名。

夫人念寫之能力。以四十四年五月七日之高橋宮二氏之實驗爲第一次。余曾於大正二年三月二日四月二十七日五月十日實驗夫人之念寫三次。三次之中。第一次失敗。第二第三兩次均成功。第二次夫人於三枚疊置之乾板中。念寫妙法二字於其中央之一枚。第三次於一打乾板中之第二枚。念寫三指形。第六枚念寫金字與丸形。第七枚念寫天字。其後曾在朝鮮念寫一次。去年之夏在岡山市念寫一次。惟除余外。從未應學者之實驗。余嘗屬其速在學者之面前實驗之。以謀神通力問題之進步。

但夫人之對於神通力之問題。實已奏有無上之功績。此種功績。不在透視之方面。不在念寫之方面而在心靈治療之方面。在前之三婦人。其發現之神通力。雖帶有學術的興味。而新奇可喜。然對於世間之實利問題。毫無關係。因之神通力三字。僅學術上重視之。而重實利之實際社會。則多漠然無動於中。神通力之研究。坐是不能進步。及高橋夫人出。乃應用其神通力以治療疑難之疾病。其結果非常佳良。故余敢斷言之曰。在千鶴子孃長尾夫人之時代。神通力僅爲一種不可思議之現象。而引動專門學者之興味心。今夫人之心靈治療既行。神通力在社會之實際生活上。極爲切要。斯道終必有大昌之一日。

今記高橋夫人應用神通力以治疾病之例二則於下。

有一二十歲之男子某。患膝關節炎。兩膝完全不能

屈折。醫生診斷之謂自大腿以下。非切斷之不可。然此男子棄聞高橋夫人之名。乃乞其治療。夫人透視之後。斷曰。

「兩膝有膿。是灰色。雖不切斷。亦能治療。」於是夫人由於念力。先除去其痛。排散其膿。患者始能屈膝而坐。其後又醫治數次。毒氣消滅。骨色復舊。經二月後完全治愈。合家之人。均感激無已。

又有一二歲之小兒。患腹痛病。乳汁飲下即吐出。醫生診斷之謂係腸撚轉。非切開腹部回復原位置不可。兒父問「倘將腹部切開。尙能活否。」醫生答「或竟死亡。亦未可知。」於是遂至高橋夫人處求其透視。透視之後斷曰。

「腸並不撚轉。大腸之上部腫脹而急屈。其屈曲之部分有血及黏液鬱滯。雖不切開。亦能治愈。」由是夫人行念力一次。久滯之糞便。混有血液而排出。連治十數日而全愈。父母等因雖不切開。亦能治愈。感激靡已。

此不過心靈治療之一斑。是後夫人名譽日隆。四方求治者亦日多。

## 御船常世婦人

第五名之神通力婦人。爲岡山縣備中國吉備郡阿曾村之御船常世婦人。惟對於此人之調查。不甚充足。不能確實言其歷史。但據該縣下御津郡一宮村人深井要氏之報告云。曾施催眠術於彼身。有神通力之能力而已。

余得深井氏之報告後。始知世上有御船常世婦人。惟僅於大正三年一月中通信實驗一次。實驗物共三個。透視之結果如次。

(1)　九本月　透視時間二十二分

(2)　吉伊天　透視時間二十六分

(3)　吉波保　透視時間二十五分

右之透視時間雖稍長。其透視完全的中。余遂要求

深井氏勸彼來京。當學者之面前實驗之。彼亦歡然允許。不幸旋即罹病而死。致來京實驗之事爲之中止。其後又得某人之報告。云彼甚欲當學者之面前實驗之。而家中之人均極端反對。且有別種之失意。遂一病不起。余深爲之惋惜。苟彼合家之人。能與彼爲一致之行動而助其修養。則彼女或能與高橋夫人同爲心靈之治療。拯救患疑難疾病之人。爲社會造福。夫豈不佳。懷才未展。賚志以歿。是可傷矣。

## 心靈研究之必要

觀上述五人之事實。余遂抱有三種之觀念。

(一)神通力決非一種絕無僅有之事。倘社會上能講求之歡迎之。并保護之。則必有無數之神通力者。陸續出現。

(二)世人僉云眞能神通力之婦人。長生不死。自千鶴子孃與長尾夫人之不幸短命而死。遂羣以非眞正之神通力目之。此實大謬神通力僅學術之一種。人又安得不死。若以千鶴子孃及長尾夫人之短折爲疑。則高橋夫人發現神通力至八年之久。今固尙健在也。

(三)神通力初發現之時。不過於學術上引起一種之興味而已。近頃乃用以治療疾病。社會之實利生活上。甚爲重要。雖有多數之學者尙懷疑而不肯研究。然神通力之實在。已較前大有進步。

由此三種之觀念言之。設立心靈研究會。實爲必要之事。蓋設立此種學會後。一方面可養成神通力之學者而加以相當之保護。一方面可施以學術上之實驗。俾爲社會上謀非常之利益。計不出此。而惟加以一種不屑之態度。其內容何如不問也。其成效何如不問也。但以其事之近於神化不測。爲耳目所不經見聞。而望望然去之。則不特可以現出之能力者不現出。社會上亦不能得其少許之利益。卽有一二特出非常之人。仍能現出此種能力。亦徒喚起種種

之迷信而於世道人心上反有不宜故余渴望有志斯學者對於此不可思議之新現象速用眞面目研究之而勿任其放棄則於學術上造福無量於社會上亦造福無量。（完）

# 腦筋與肌肉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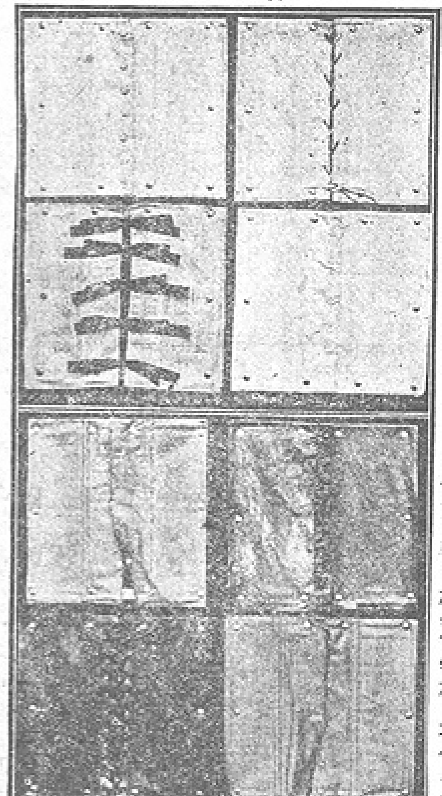
彬夏

（是篇續第二卷第三四號社說蒙得梭利教育法）

如何運用其腦筋使有能辨別的心思觀念、如何操練其肌肉、使成有秩序的操作行動、此蒙得梭利之孩兒教育也。彼不幸有愚鈍子女之父母必亟亟焉欲求知其道、而彼自以其子女爲靈敏而穎銳者、似覺無須乎此。其果然耶、抑其不然、固屬疑問、俟予徐述、閱者自知於己有無利益。

諸君知蒙得梭利學校果何如乎、恐但聞其理論、於此猶杳渺無把握、今略詳之、卽以引腦筋與肌肉的教育。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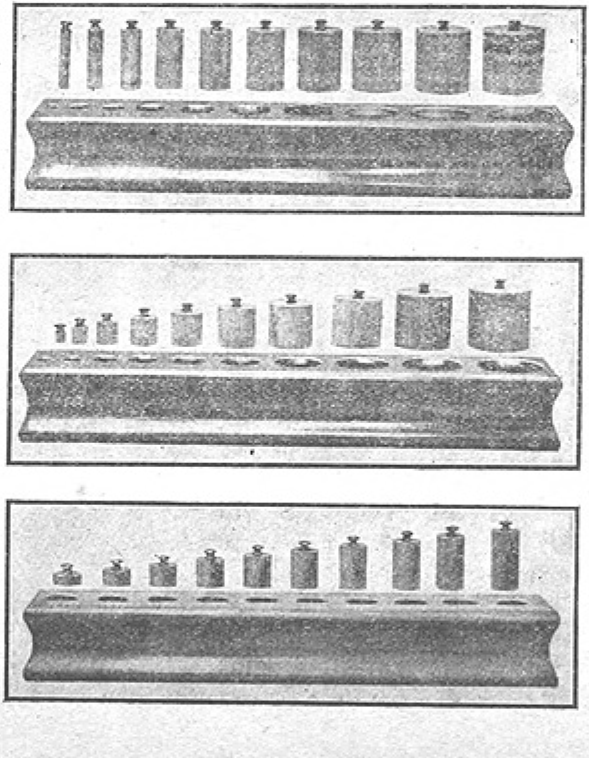
蒙得梭利課室、恆與園庭接近、門戶常開、孩兒可隨時出入。室內檯椅式

樣不一、高低大小適與孩兒相稱。櫈有方者長方者圓者、而以長方可坐二人者爲多。亦有數人可同坐者、亦有備獨坐者。椅有背、與櫈皆木料製成。更有籐椅與榻。此種器具、皆輕便易舉。三四歲孩兒、類能搬運。外塗淡色漆、可用肥皂水洗濯。其設置無定位、前後左右、任孩兒自擇。在屋隅者可移居室中。久坐而厭倦者、可行至室外、游於園庭之中。或取小地氈、鋪於地板以墊坐。此小塊地氈、青綠紅紫均有。亦校具中必備之物。課室牆壁上嵌黑板、甚低。孩兒准自由畫寫其上。掛美術畫小兒家族、風景花果等畫片。近牆壁者、又有藏置儀器之大櫃一、甚闊而低。孩兒可置花瓶杯盤等物於其上。又有一櫃、滿置抽屜。每只註姓名、爲各孩兒藏物之所。此蒙得梭利課室陳設之大概也。

第二圖



第三圖



吾人試在理想中、偕往參觀蒙得梭利學校。此間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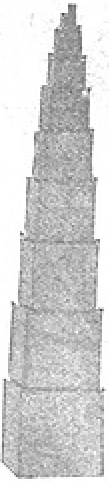
十數孩兒、或並坐一處、甲扣紐、而乙置嵌柱於架中、（如附圖一、二、三、四）、丙挽結、而丁以指尖捫絨呢布綢之粗細、或獨坐凝思、如何將雜亂之色板排列

第四圖



整齊、或立於地中、取木方塊築一寶塔、或匍匐於地

第五圖



氈、造一樓梯式之木具、（如附圖五、六、七）。各事其事、而不相擾、頗似一小工廠、孜孜不息。教師時蹀躞周行、時兀坐室隅、默無多言、靜居旁觀地位、夫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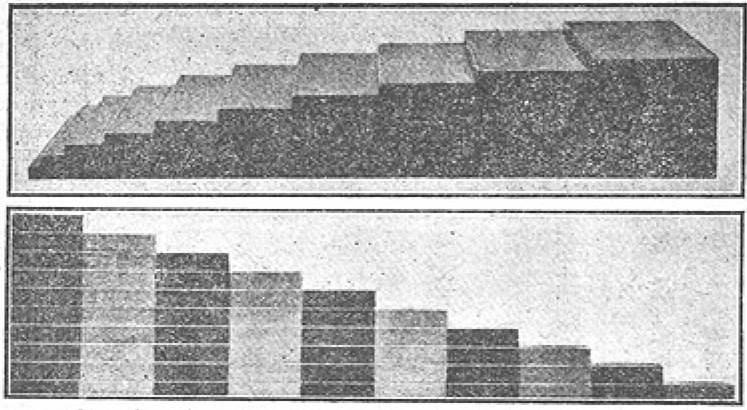
三歲至六七歲之幼稚學生、其嚴肅如此、藉何規則。前嘗言蒙得梭利學生無規則須守、即上課時、亦可出入自由、而所謂上課者、恰如上述情景、不見教師作何事也。在工廠中、尚須工頭指揮、工頭若離、工人即疏怠。而此間諸孩兒則自出旨意、自行工作、自擇物件陳於檯上、或鋪於地氈、撫玩而不知倦。若倦、則藏諸櫃中、另取他物玩弄、或逕出戶外游散。

第六圖



進退周旋、莫不中節、未嘗見有推翻檯椅、或與同學攘奪物件者。入則工作、出則游息、如其本性、如有定

第七圖



例。其相與以敬其相處以仁無師傅之篤責無親長之誨導何道而使之然耶。僕予述腦筋與肌肉的教育闡者或得窺見其理由。吾人之一言一笑一舉一動莫不有爲而發特習慣而不自知耳。其不然者必爲狂痴。夫既有爲而發則孰令使之誰實致之。曰使之者腦也。而致之者則四肢百體也。腦不直接支配四肢百體、有甲種腦筋爲周伏全身爲之傳達命令、有乙種腦筋爲司視聽知覺爲之探聽消息。故甲種腦筋愈靈、腦之命令傳達愈速、乙種腦筋愈靈腦之感觸愈銳、而愈欲有發洩。四肢百體如何而得運動、其肌肉運動之也、肌肉之職司主運動。腦之命令由腦筋達至肌肉、肌肉卽照行。故肌肉若習於服從腦之命令而健於運動、腦之意旨卽得見諸實行。至此閱者殆知腦筋與肌肉之必須訓練乎。

蒙得梭利教育分爲三部、曰腦筋與肌肉的教育、曰腦與五官的教育、曰讀書識字的教育。何謂腦筋與肌肉的教育、英名 Motor education 可譯爲動作的教育或操作行動的教育。其眞意卽篇首所謂如何操練肌肉使成有秩序的操作行動也。英名又爲 Muscular education 予不直譯爲肌肉的教育而加腦筋二字於其上、蓋爲肌肉無可脫離腦筋、猶電車之上必有桿附著於途旁之電線、內必有線聯絡於

機關、以司行止也。使電車與其桿與線脫斷、則啓閉之機關雖仍設、不能使車前進或退縮一步。人身猶電車也、其腦筋猶電桿與線也、其肌肉猶啓閉之機關也、無桿與線、機關無效、無腦筋、肌肉失其功用。一方面使腦筋速於遞傳腦之命令、一方面使肌肉健於運動而習於服從腦之命令、此之謂腦筋與肌肉的教育。

Muscular education has reference:

To the primary movements of everyday life. (walking, rising, sitting, handling objects.)

The care of the person.

Management of the household.

Gardening.

Manual work.

The gymnasium.

Rhythmic movements.

上節錄自蒙得梭利原書、指定何者爲腦筋與肌肉的教育。如行止起坐之禮式、物件之持攜捧撫、本身之清潔、屋舍之整理、以及田園手藝、體操樂舞、皆屬隸於此部。其目的在操練孩兒之腦筋與肌肉、使於日常動作、精熟靈巧、有條不紊。四五歲孩兒、知識初開、活潑好動、大都坐立不定、行止無恆、凡物喜歡把弄、扯裂破碎、在所不免、與其任自成不規則之習慣、毋寧導以禮法。然其施教方針、不在箝制其手足、束縛其心思、使之如此安置、如彼設想、而在視孩兒生理上天然之傾向、因勢以利導之耳。活動其腦筋、強固其肌肉、專一其精力於衣食住等事、使孩兒對此、自幼卽有熟練之經驗與正當之觀念、自無暇隙作不規則事、此腦筋與肌肉的教育之價值也。

蒙得梭利學校、清晨學生蒞校、第一事爲檢查各個人自身之清潔。手與指甲、頸與耳、面與齒、一一細察、有無汚垢。髮是否整理、抑衣有破碎、或遺失紐口、靴

不玷塵泥、凡有不周到處、皆使孩兒注意、并教以濯身洗面之法、沐目爲何須用溫水、而不宜用肥皂、浴手則淸水與肥皂水均可、耳管與鼻應如何淨潔、齒如何刷、若全身沐浴應用何法、半身則何如、凡此皆實演而詳說細解。

想不待予言、閱者皆知此訓練之有實益。吾人誰不欲學爲善、孩兒尤甚、若使注意衣服冠履、則一有汚點、卽自形垢惡。今每晨指摘其不整理處、使其探聽消息之腦筋、日以種種不整理情形報告於腦、同時又以敎師所示之良法、輸進於腦、於是因彼此比較、孩兒之腦、漸能分辨善惡矣。凡良法、腦有意欲照試行、須飭傳達命令之腦筋、告知肌肉如何辦理。初時腦頗費力、因其事新異、腦筋肌肉尚不甚熟練、日久漸成習慣、不復用腦力、但一轉念、已成事實、爲腦筋肌肉已甚熟練故也。

蒙得梭利學生每晨既檢查各個人自身之淸潔、乃相率至課室、以視儀器檯椅之曾否整理。若有錯誤、敎師如前指明、并執箕帚示掃除之法、器物上積塵垢應如何揩拭、操作之前、各人必先穿幃身、而後動手、既畢、須藏置揩布與箕帚於原處、浴手潔淨。閱者試思、四五歲孩兒、任其自然、則跑跳叫喊、惹人厭惡、蓋其精力無由發舒、祇得如是。而在蒙得梭利學校、乃如成人、靜聽候敎、操作勤勞、如彼、豈不奇哉。爲其精力已導入正事、故惡念暴行無由發生耳。成人不可作游民、游民多無賴、安知孩兒亦須有職務、否則直亦無賴之小游民也。

淸理課室後、蒙得梭利師生始各就座、式頗似通常學校之將上課者、但此間並不上課、敎師詔學生曰、首昂、直手置檯上、足著地、此爲正常坐法。起立時須輕速、勿作聲。觀我如何、我今坐、豈不端正、我今立、有無聲息。諸生盡試行、誰能坐甚端正、立甚平穩、不推擠檯椅。於是全堂起立試行、皆三四歲或五六歲之

孩兒也、行動如節、相見以禮、取置物件時、甚謹愼小心、彼此笑容相過、甲持重物、乙必扶助、不特不作惡聲、雍和之氣且徧滿於室中矣。教師斯時見一善必揚之以愉色、見有不善、卽示以良法。如此教育、吾恐國人未之嘗聞也。蒙得梭利視爲腦筋與肌肉的教育、使孩兒之肢體、各適其用、合於天然法度、盡其生理之作用、非科學家爲得設想及此哉。

迄今閱者當知蒙得梭利課室、爲何極自由、無規則須守、而其學生能相與以敬、相處以仁、入則工作、出則游息、其秩序之未嘗紊亂也。蓋強學生服從規則、乃外來之勢力、四五歲孩兒、非恐觸犯師長、卽因畏懼責罰、善惡之觀念本尙薄弱、在教師前、勉強服從規則、誠甚費精力、因腦必歷發令、由腦筋達至肌肉、而後肌肉照行、且規則多主靜、則肌肉須自遏制、不使肢體活動、此違天悖情之事、孩兒所最難堪、而實最費精力、故教師偶離課室、孩兒卽欲破壞法綱、以放佚恣戾自適、實爲無復精力再勉強肢體服從規則、而其活潑好動之天性、前欲進遇阻、斯時勃發、如流之橫決、誠不可防矣。蒙得梭利有鑒於此、不設規則勉強孩兒服從、以消耗其精力、而順其本性、視其生理上天然之傾向、發達其腦筋與肌肉、使專一於日常動作、故孩兒處之若素、甚覺安樂。質言之、蒙得梭利知利用活潑好動之天性於正事、且能設法訓練、俾孩兒之腦筋肌肉、習慣於有秩序的動作、使自發生一種規則焉。故無須外來之勢力、以約束其行爲其天性卽其規則也。

（未完）

三國董遇云。先讀百遍。其義自見。梁陶宏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今人東書不觀。游談無根。或讀一再過。卽棄去。輒曰不求甚解。略觀大意而已。求其得作者之苦心。吾未敢知也。

北夢瑣言有云。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第三變爲大蟲。謂鬻婢子而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予謂此非盡子弟之罪也。皆由父兄平日不教以義方。俾其親君子而遠小人。以致流於驕佚。若果如鄧禹之有子十三人。使之各守一藝。如劉殷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授史記。一授漢書。如柳世隆之盛事墳典。以淸名遺子孫。如張嘉貞之不營生產。以爲無賴子弟酒肉之資。諸公卓識。超出尋常萬萬矣。非然者。已不啻德。子第豈止變爲諸蟲。將爲梟獍之反噬。蛇虺之相吞。甚且伐塚毀祠。爲禽獸所不忍爲。盜竊烝淫。爲禽獸所不盡爲。以致隕其宗而赤其族者。何可勝數也。




# 家庭功効論

譯 Pearsons Magazine　劉麟生

人生之幸福何在。亦惟家庭是賴耳。幸福最要之生數。端賚乎潛勢力。潛勢力者。乃一極純粹極滋補之食物。非養之有素。備之有方。絕無不求自得之理。居室淸潔。淨無纖塵。市聲不聞。勃谿不作。高臥北窗。得少佳趣。潛勢力之膨脹膨脹於此也。衣服寬舒。質料堅實。輕裘緩帶。不爍不寒。沐浴以時。運動不懈。潛勢力之發生。發生於此也。他如日暮閒暇。屏棄俗冗。與家人父子。暢叙天倫。亦足以怡情養性。凡此諸端。皆家庭所應有。而幸福所自來也。

幸福發生於家庭。固已。而潛勢力之所以爲潛勢力。則非具有毅力不可。毅力者。包括勇敢慈惠明敏及樂觀主義是也。此數者。爲家庭之特產。而不可絲毫忽。否則家庭之和樂盡失。獨處寡歡。憂從中來。不免流入希臘所謂犬儒學派。弊之所極。不外離婚及終身不娶。可不悲哉。

家庭者。人類發電所也。吾輩腦筋。其電線也。七情六欲。其電流也。一舉一動。根奢望與愛情而來。猶之電氣大放光明也。此大發電所內。吾儕應多備有名之

電氣工程師。使之管理機械，不致外誤。至於廚室。則僅傭價廉之女工。令其將事。而消耗之機關。營業之原理。毫不注重。治家如此。則其財政衞生諸事之不舉。從可知矣。

吾請舉二婦人之事。以相告。兩人皆以治家爲業。而其功效之懸殊。則眞不可以道里計。其一居鄉間。自朝至暮。終日營營。人一日能之者。彼必需五日。精神越濮。一事無成。日處愁城。長吁不已。身體又無健全之術。對於其夫，既極其尋常，對於所生子女。僅能盡乳母之責耳。其一居城中。每日清晨。以應作之事。預告僕婢。所費者僅一時耳。支持家務。井井有條。所入又復不貲。晚則舒展自如。無一俗事。其夫敬之如賓。而女心廣體胖。益覺容光煥發矣。夫住居小鄉鎮之婦人。與多數之農婦。手段既不靈敏。財力又不雄富。欲於一時間內。將家事指揮如意。如魄力偉大者之所爲。殊非易事。然以吾所聞。平均而計。主婦不善用金錢與時間者。殆十人而三也。庖丁用物。置於無用之地者。約自百分之四十至二十。而通常出款浪費者。不下五分之一。由此觀之。家政學之不講求。而欲求人生之幸福。有是理歟。研究之方。是不可以不急講。下列要點。其重要可知矣。

（一）地址　住宅之地。宜高爽而不溼。空氣與光線。二者不可缺一。鄰近須鮮瘟疫流行。居城市者。須擇朝東之地。而前後左右。又無高樓大廈。以遮斷日光。始爲妥善。欲與酒館劇場禮拜堂來往便利者。必擇與電車軌相近之地。或爲搭客馬車及地底鐵道所經過亦可。總之住宅與作事地點。不可太近。亦不可太遠。祇以步行可至者爲限。半英里至一英里均可。大學教授。嘗將作事之地與住宅幷爲一處。被人譏爲贅物。此亦一原因耳。更有進者。夫婦感情融洽時。每日相聚。必在八時左右。如臥室與作事之地太近。則其夫屢相過問。躭誤作事時間不少也。且人之居

家。莫不樂寂靜而惡囂塵。故住宅萬不可逼近鐵路。或橋梁附近。貨車來往。邪許時聞。殊非善策。且造屋之先。須於夜間再將地點察勘。果係幽靜與否。非然者。鋼絲琴蓄音機之聲。徹夜不休。而婦女嘻笑聲。男子高談聲。小兒啼哭聲。又復雜然并作。此皆不可不熟慮也。

(二)灑掃　放水之法。務須特別留意。使之流行極速。而家用之水。尤宜冷熱俱備。屋內自短楹以至階砌。先用適當之皂及洗淨藥洗滌。隨以消毒藥灑之。近世新發明洗滌法。如油布氈刷眞空瀉藥諸物。較之舊有拂塵掃帚諸事。其巧拙眞不可同日語也。簾幕及繡貨織物。不特易吸塵埃。且爲黴生蟲藏身之所。掃除尤不可不愼。

(三)衛生　浴堂用具。宜輕便而切實用。庶幾易於藏事。而人人視沐浴爲樂事。各房窗戶外。宜另設通風管。若夫家用常藥。則芥子膏橡皮膏可備不虞。而鼻嗅瀉藥。自來水注射器。繃帶。醫生用棉花。均爲必需之品。又疾病指南一書。首載內外科名醫住址甚詳。置之案頭。殊不可少。餘如飲水清潔之法。事極尋常。可不贅述。惟顏色於心理學之關係。人多不知注重。今雖在幼稚時代。然據最近試驗。均謂人終日伏處一室。目所見者。非糊壁紙。卽猩紅之畫屏。每使人易怒。而性情日流於乖僻。又如婦女得瘋症。多因常覩承霤口所致。皆爲人所不經意者。以科學的觀察。草之青青。天之蒼蒼。最易養目。且有保護休息之功。殆有益而無損者歟。

(四)節儉　家庭之快樂。其始莫不由節用而來。一物也。有在倫敦購之甚廉者。有在本地商家購之甚廉者。購物者於此。不可不審愼也。一歲之中。有布帛菽粟値價極廉之時。恐女界棄而不顧者有之。若稟任一事。宜持廢物利用主義。勿謂殘魚剩肉。無濟於事。不妨棄之如遺。豈知奶油菜根。其滋補力較之最

上肉排有過之無不及。而值價僅及其半。女界同胞。往往求名而不顧其實。曷不將每日食物行情一閱。而後購物之爲善乎。

(五)雅緻　人類之精神命脈。繫於美術與音樂。得優遊於此數小時。即爲之大振。丁此權利競爭干戈相見時代。即學校與教堂。均變爲實利主義。求一怡情之地。舍家庭其何屬哉。吾儕於此得聞音樂之悠揚。得睹花木之秀麗。裝飾得宜。景物幽媚。驅除煩惱。端在於斯。故吾謂三百鎊之茅舍。得美術家布置之。以爲園宅藏休息遊之所。較之三萬鎊之邸第。徒耗鉅金。侈言壯麗。而無清華風雅氣息者。其雅俗有霄壤之判矣。

(六)寬舒　憂慮多由於性急。家庭者。休息之天堂也。宜大放襟懷。常開笑口。視世事如浮雲。不必過問。而於家人父子樂處一堂之時。不宜提及人世憂患恐懼之事。此以科學法治家者第一要義也。尤有要者。心有所慮。則食不下嚥。久之成爲胃弱之症。常患食滯。咀嚼之功。多在心安體舒之人。然則眞正快樂之家庭。必入其戶。不聞喧鬧之聲。一言一語。皆能弛腦筋之作用。如斯而已。

(七)教育　兒童亦快樂之一要素。訓子之法。首貴激發其感覺性。肺也筋也。希望與願欲也。須促其完全發達。眞正之教育。起於感悟。繼以活潑。而終以完善之教授。善於感悟。母之責也。活潑則賴人之指導。始不至趨於邪。而父之識力不可缺矣。要之父母所驕者。子女撫養之恩猶小。而教導之效實大也。

(八)好客　吾所謂好客者。非謂酒食徵逐。日事樗蒲也。恤老憐貧。孜孜不倦。以至誠之心。詳考寒士之苦況。大開門庭。舉凡疲聾殘疾。顚連無告之人。靡不設法成全之。家庭之所以爲家庭者。以其能庇護無家無室之人也。語雖迂遠。中含奧妙。惟在人熟審而實行之耳。

# 家教改良談（續）

江陰 莊慶祥

從小看看。到大一半。這兩句古話。是說兒女年小的時候。長在家中。不狠和人來往。也不狠和人交接。人家的好好壞壞。不狠看見。也不狠聽見。一到大來。看得多。聽得多。學好樣狠難。要學壞是狠容易的。所以從小看來是好好的。到了大來。反變成一半了。照這樣說法。兒女年小在家的時候。做父母的還能夠糊糊塗塗。不趕緊講究家庭教育麼。

家中有個小叔子。沒有事來也有事。阿妹是個小姑娘。無是無非說短長。有小孩子的人家。常常有這等壞處。小叔子和小姑娘。靠著爺娘的勢頭。對著哥哥嫂嫂。有什麼不如意的方。就要故意找幾句話。和爺娘講講。那所講的話。是眞是假。是輕是重。是一概不管的。爺娘聽了小兒女的話。好像奉著命令。趕緊替小兒女伸氣。到了後來。兄弟也不和睦了。姑嫂變成冤家了。做爺娘的。還是懞懞懂懂。幫護著小兒小女。那小兒小女。從這上越養越刁。將來與外面人交接。就會搬弄是非。無事也弄到有事了。若是做父母的。在這等地方。能夠隨手禁止了他。不應該他管的事。就不許他多講。就是應該講的。也不隨即依他去做。必須親身考問著實。倘有不著實的地方。就要把小兒女當面講穿他的不好。自然兄弟姑嫂。不至於大家搬是掠非了。

越坐越懶。越睡越難。這兩句古話。也是狠有道理的。小孩子的性情。最喜歡活動。若是做父母的。因爲兒女活動的時候。常有許多討厭的事情。一天到晚。不是叫他坐。就是叫他睡。這不是硬把他活動的性情。弄成一件呆木的東西麼。若要不討厭。只要把許多必不可少的規矩。教他記好。早早晚晚。和那吃過東

西的時候。原要叫他隨便走動走動。纔算得教育的方法。若是吃了就坐。不坐就睡。非但要呆木。而且吃的東西不會消化。一定要弄出毛病來的。

坐像一個鐘。立像一科松。睡像一面弓。這是古人傳下來的規矩。小孩子沒有受過教育。坐的時候。有垂頭喪氣的。也有搖腿的。也有東歪西倒的。立的時候。有彎腰曲背的。睡的時候。有伸手躺脚的。父母就要把古話教他。而且自己就要做個樣子。給他看看。自然慢慢的就有規矩了。

兄弟姊妹並排走。你攙我的手。我攙你的手。望望兩邊。看看前後。你也莫搶先。我也莫落後。這就是小孩走路的法兒。能彀學慣這等樣子。將來上了學堂。要排班。要學體操。就不覺得爲難了。若是和爺娘長輩。在一塊兒走路。除掉爺娘長輩牽他的手。做小孩子的。就應該叫他跟在後面。不許他往前亂跑。幷且要說明這個道理。叫他長記在心。

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屋上霜。小孩子沒有教育。常常喜歡議論人家的事情。這也是不應該的。父母就要教他道。你們年紀狠輕。那有許多功夫。許多本事。議論人家的事情。兒女一次兩次聽了這些沒意思的話。自然不再問多管了。若是父母由他們去議論。幷且望他議論。要他議論。那就差了。

喊人弗虧本。舌頭上面打個滾。這兩句古話。爲那不肯招呼人家的小孩子說的。孩子會說又會話。眞個有意思。熱氣換冷氣。實在沒道理。這是講孩子會講話的好處。不會講話的壞處。照這樣看來。做兒女的不好多講不相干的閑話。也不好沒有口才。有的小孩子看見客人到來。就曉得恭恭敬敬的招呼人家。人家問他什麼話。能彀清清爽爽回答人家。眞正有趣。這也是父母平日在家裏教會的。有的小孩子。看見人家。一概不睬。教他招呼。也不會招呼。人家問他的話。也不曉得回答。好像個木頭一樣。這種孩子。不

論是男是女。將來和人交接起來。到處要吃虧的。所以人家有了小兒女。不好由他撒是掠非。多講閑話。也不好沒有口才。這許多地方。全靠做父母的。自小教訓得好啊。

小狗會踏碓。猴子會做戲。只要用心學。沒有學不起。做父母的。教小孩做事。常常怪他學不好。就不高興去教他。那知道小孩子年紀極小。自然不能像大人的一教就會。不論什麼事情。都要慢慢兒來。聰明的孩子。教他不狠吃力。不聰明的也不過吃力些。就是了。斷然沒有什麼教不會的。但是孩子的性子。和那所教的事情。也有相近的。也有不相近的。這是做父母的到也要試他一試。然後竭力教他做去。纔是道理。

不是撑船料。休來弄竹篙。這兩句古話。是說小孩子學做事情。要量著他的質地身體。和那要學的事情。對當不對當。合式不合式。纔好教他去做。兒女沒有知識。常常這樣弄弄。那樣弄弄。其實弄了許多時候。一樣都沒有弄得起來。小時在家裏。就是這等樣子。到了將來眞正學行業的時候。心裏的主義就不免有些打不定。弄得一個不好。就要三不象。四不象了。

惜衣有衣穿。惜食有食吃。兒女的衣食。都是靠著爺娘弄得現現成成。給他受享的。所以要穿要吃的時候。隨意穿穿吃吃。一聲不要穿不要吃。就隨地亂拋隨手亂掉。像心適意的時候。幷且要隨便蹧蹋。這是小孩子最不好的品氣。萬萬使不得的。做父母的。應該明明白白和他講個衣食的來路。沒有衣食的苦處。教他曉得愛惜的道理。自然做兒女的就漸漸會惜衣惜食了。

只要吃得飽。青菜豆腐滋味好。魚魚肉肉多化錢。越吃越討厭。小孩子吃東西。常常要吃好的。父母不去管他。青菜豆腐弄弄就不肯動筷。若是不依他。弄弄就不要吃飯。其實只要一回兩回。弄慣下來。也就不

敢這樣像心適意的。最好兼葷帶素。另外弄個碗盞。分給他吃。不許他隨手亂叉。若是由他亂叉。這種品氣。眞正難看得狠。到了出客的時候。一點兒沒有規矩。和人家同桌吃飯。就要被人非笑。而且一面笑孩子的不好。一面就要笑父母的沒有敎訓了。

綢衣布衣沒有一定。整整齊齊。乾乾淨淨。這就是父母的道理。小孩子穿衣服。就是曉得愛惜。也犯不著過於講究。在孩子的意思。越好越要好。恨不得天天換一身簇簇新新的衣服。而且舊的布的。恨不得不要上身。還有那種不愛好看的孩子。就是滿身齷齪。也不曉得換個乾淨。做父母的就應該把許多道理。早早晚晚講給兒女聽聽。也不要講什麼深刻的話。只要依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這八個字講去。敎他用心記著也就彀用的了。

弗必磨黃昏。只要早起身。鋪了被褥理衣巾。打灰塵。抹桌櫈。梳頭洗臉都要緊。這許多事。要一件一件的吩咐兒女。做兒女的自然弄慣了。就不覺爲難。也不嫌吃苦。天天照例做去。將來能彀事事勤謹。都從這高頭起手的。

算盤珠兒撥一撥。動一動。自己沒本領。就要給人用。這幾句話。爲那呆木的孩子講起來的。做父母的應該把這許多話。時常和兒女講講。無論什麼事情。敎過他一回兩回。就要吩咐他自己弄。自己動。不好再等父母差叫。然後去做。將來就不至於長給人家使用了。

眞個好兒郞。一身做事一身當。沒了毛邊說光邊。不値半文錢。兒女有什麼差處。常常推在別人身上。而且沒了自己的壞處。專講自己的好處。這都是最不好的品氣。父母若不會覺察。讓他欺瞞過去。這種兒女將來和人共事。就專門會害人直己。斷然沒有那一個瞧他得起的。

頭髮指甲長得多。只要常常修。家常衣服弗嫌破。只

要留心補。這也是勤儉乾淨的法兒。若說頭髮指甲。要養得好看。做事就不狠便當。衣服有點兒破就不要穿。也不高興去補他。這是一年四季。不曉得要誤了許多事情。寃枉了許多錢財咧。

沒有什麼鬼。沒有什麼神。聽得那裏有響動。不要嚇得弗做聲。東西常收整。進進出出要關門。兒女年輕的時候。膽子狠小。聽說有神有鬼。更加害怕。門窗戶闥。常常只曉得開。不曉得關。等到失去財物。纔曉得小心門戶。就來不及了。有神有鬼。是最靠不住的說話。斷不好叫兒女相信的。

肉有骨。魚有刺。果子有殼又有皮。弄到地下去。就要變垃圾。這等事情。兒女吃食的時候。就要教他處處當心。不許有意蹧蹋。把刺骨皮殼等物。隨手打掃得乾乾淨淨兒。兒女能彀這種樣子。一定曉得清潔衛生的法兒了。

東西捉得牢。碗盞拿得平。桌櫈擺得正。兒女初學做事的時候。一會兒掉東西了。一會兒打破碗盞了。桌子櫈子。隨手亂放。東歪西倒。這許多樣子。眞看不得。總要自小在家裏。教得好好。到大來做事。就件件能彀有個好樣子。也不至於蹧蹋許多東西了。

看見客人來。有禮總弗怪規矩處處同莫作人來瘋。小孩子看見有客人到家。不認識的。常常就同木人一樣。不會開口。也不去睬他。若是素來熟悉的人。無論鄰里親戚。就高興的了不得。亂笑亂跳。好像發瘋病的一樣。一切請坐送茶的規矩。也不懂得。等到客人要去的時候。不是不管。就要拉住了他。不許他去。而且客人和父母談話的時候。也喜歡夾在裏面。東扯一句。西湊一句。這等地方。做父母的。應該禁止住他。不許他多話。也不許他裝個呆木的樣子。只要有規有矩。坐在應該坐的位兒上。靜心聽著父母的談講。帶便學個接待客人的規矩。也是好的。

無事弗要鬧。有話總要依。早晚問問安。也是大道理。

兒女年紀輕的時候。在家中對著父母常常憑空想起一件事情。不是吃的。就是要的。沒因沒由的吵鬧起來。父母和他講個情理。他也不依。到了早早晚晚。應該向父母問聲好不好。若說弗必討兒女的便宜。同他多嚕囌罷。這就叫做當著弗著。其實兒女應該要盡的規矩。也是少不了的。並不是父母討兒女的便宜。實在是教訓兒女懂規矩啊。

不要笑聾子。不要欺瞎子。省下幾個糕餅錢。救救叫化子。這許多話。就是教他將來要做慈善事業的底子。兒女吃得飽飽的。穿得暖暖的。餘外為著吃零嘴。弄耍兒用去的錢。本是可用可不用的。能穀省幾個下來。救救沒穿沒吃的人。眞是大大的好事。而且越吃越饞。越要越貪。這兩句話。是說吃零嘴弄耍兒。只有壞處。沒有好處。是確確不差的。聾子不會聽。瞎子不會看。眞正是世上頂可憐的苦人。兒女不懂這等道理。常常笑他欺他。這是大不應該的壞事。做父母的。總要禁止住他。纔算好咧。

一件活物一條命。見人打狗心不定。這就是良心發現的時候咯。小孩子見了可以要弄的活物。常常給他弄到半死半活。不死不活。這許多地方。做父母的就應該把這良心教訓他們。確也不要帶著許多討命做鬼迷信的話頭。單把這良心說。已經足穀說得他明明白白了。總之除掉能穀害人的東西。應該隨手弄死了他。餘外不論那種活物。都應該保全他的性命。纔是道理咧。

你也是個人。他也是個人。你也這條心。他也這條心。好吃好要的東西。大家要分分。兒女有了好吃好要的東西。只曉得自己吃自己要。不肯分給兄弟姊妹。父母任從他什麼樣兒不去管他。這就是養慣他自私自利的性子。將來長大出去和人家共事。就不興了。這等地方就應該公公平平。教他個分吃分要的道理。也不這個多。那個少。這個醜。那個好。兒女若是

不依。無論什麼樣。斷然不好讓他拗強過去的。

魚有刺。肉有骨。糕糕餅餅有屑粒。菓子有皮核。嘴裏要當心。手頭要清脫。兒女沒有受過教育。魚刺肉骨。弄得滿桌。米粒麵屑。不曉得收拾。菓子的皮核隨地亂掉。隨手亂抛。乾乾淨淨的地方。兒女吃過一會。東西就弄到齷齷齪齪。都是垃圾。做父母的。應該教他放在一定的處所。吃過了。就要收拾得乾乾淨淨。不好由他隨隨便便的蹧蹋的。這也是個清脫的法兒啊。

拿我碗。服我管。這是罵用人的老話。有錢的人家。每每聽由兒女蹧蹋老媽子。和一切僕役等類。有一點兒不稱心。就隨口亂罵。自己一樣不動手。父母也不管他。這也是大不應該的。用人也是個人。不過自己養不活自己。所以來做我的用人。本來是狠可憐的。就是真有不好的地方。有父母在。也不應該兒女去罵他。況且兒女罵用人。大都是用人做事。不能合兒女像心適意的樣子。所以罵起來的。做父母的。在這等地方。應該問個明白。果真是用人不好。自然好好怪用人幾句。若是用人並沒有什麼不好。就應專門教訓兒女。不許他出口罵人。

冷要穿。暖要脫。只好看冷暖。不好論時節。人的衣服。就要依著這四句話。當穿的穿。當脫的脫。若是專講時節。到那個時節。就穿那種衣服。不管天氣的冷暖。這是一定要生病的。做父母的。應該教訓兒女。道看時節穿衣。雖然是一定的法兒。但是天氣冷暖。沒有一定。也有應該冷的時節。忽而變暖。應該暖的時節。忽而變冷。我們的衣服。就應該跟著天氣。隨手變換。那喜歡時髦的人。只知依著時節。常常弄到生病。到了生病的時候。就是懊悔。也來不及了。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小兒郎。號啕痛哭不安康。今朝說與大家聽。夜夜睡到看見太陽光。這等紅紙字條兒。街頭巷口。常常看見得的。還有的說道。出賣

重傷風。一見就成功。這都是父母不懂家庭教育的道理。所以弄成這種耍兒。若講父母的心思。見了兒女有病。要想他好。原是一片好意。不過全然沒有用處的。既是沒有用處。父母雖然有這種好意。做兒女的。非但得不到父母的好處。而且要得到壞處的。何以見得呢。兒女沒因沒由的號啕痛哭。到了夜間。不能彀安安穩穩的睡覺。這是一定有病在身。兒女的病。不是受寒受熱。就是多吃亂吃。不是過著疫氣。就是染著污氣。做父母的應該趕緊請個醫生。看他病的來路。給他吃藥。纔是道理。只知道糊糊塗塗貼這樣沒有道理的字條。一定是沒有好處的。既然相信這樣字條。好像兒女的病。就能彀靠住這上好的。也不請醫生。也不吃藥。一天一天的就擱下去。兒女的病。一天深一天。一天重一天。若竟是弄到沒有藥吃。這不是沒有好處。反有壞處麽。或者兒女的病本來不狠要緊。過掉一天兩天。剛剛要好的時候。父母剛剛把這沒有道理的字條。貼了出去。就對兒女說道。這是字條的功勞。兒女沒有什麽學識。也就糊糊塗塗相信起來。以後飲食也不管飢飽了。衣服也不管冷暖了。住的房屋也不管乾淨不乾淨了。許多可以衛生防病的法兒。也不講究了。有了毛病。就照父母的樣子。一味只曉得幹些不相干的事情。就像那貼字條等類。這不是更加害了兒女麽。還有那看香叫喜。求神退鬼。許多不相干的事。也是只有壞處。沒有好處。做父母的。非但不好叫兒女相信。而且自己也不去做。纔是好咧。若是專教兒女不信。自己還是照常做去。這是算不得家庭教育的。

兒食不捨。到老不長。這是兩句狠壞的壞話。父母喜歡兒女多吃東西。常常把這話講的。那知道兒女小時。本來多有護食的毛病。就是自己吃不了的東西。也護住了不肯放手。若是自己要吃的。更不消說了。從來不肯分給他人。做父母的。在這等地方。應該不

准兒女像著心意。做作不聽見的樣兒。有了好吃的東西。要教他和兄弟姊妹大家分分。到了長大。就能彀和人享受公衆利益。不至於自私自利。只顧自己。不肯顧著他人了。

跑來跑去坐不定。好像櫈上有鋼針。兒女喜歡活動。大都是這種樣兒的。但是不活動。固然不好。太嫌活動。一天到晚。沒有坐定的時候。也是不好。應該坐定的時候。就要不准他跑來跑去。學個定心的好樣子。後來進了學堂。自然會定心做功課了。若是一天到晚。呆坐在家。一點兒不許他活動。原不必的。

年時祭掃要子孫。只是講孝敬。不是圖報應。人家每逢祖先忌日。春秋時節。要上墳墓。要做祭祀。父母常常和兒女說道。做後人的能彀這樣那樣。自然祖先在暗中好好保佑你。叫你們不生毛病。還有一樣一樣的好處。時時節節暗中賜給你們。這許多話。是教兒女迷信。并且是教他存個靠賴祖先的心思。兒女若是偏信這許多話。就不想自撑自立。一味要想靠祖先了。這也不是家庭教育的法兒。若說祖先是子孫的根本。做後人的。無論男女。都應該孝敬他的。那上墳做祭的事。就是孝敬的道理。並不是祖先受著我們的孝敬。就該有什麼好處。賜給我們。我們不孝敬祖先。就是我們的壞處。就叫忘本。忘本的人。就不是好人。要被人家瞧不起的。况且後人做事。做得好的。連祖先也光輝起來。做得不好。連祖先也被人笑罵。這不是全靠後人自己會做麼。後人要好。並用不著祖先幫助。後人要壞。祖先不能禁止。有什麼保佑不保佑呢。

懶牛上磨屎尿多。懶人有事。不催不做。兒女年小的時候。揀幾件輕便的事情。叫他做做。這也是應該的。兒女常常偸懶。就要把這懶牛懶人的古話。時時講給兒女聽聽。不許他偸懶。自小叫他做慣。到了大來。自然就曉得勤勤謹謹。安心做下去了。

今朝換了新鞋襪兒。水不要踏。碰著汚泥要洗刷。這也是乾淨的法兒。父母時時教訓兒女。兒女就會自己學乾淨。有水也不踏了。有汚穢之地也不到了。兒女能殼這樣。父母省許多收拾。得到的便宜也不少咧。

人要有氣力。又要有精神。不好像隻偎灶貓。弗做氣來弗做聲。人家養個貓兒。都要他會跑會跳。能殼捉著老鼠。纔喜歡他咧。若是沒聲沒氣。沒有精神氣力。一天到晚。吃了就睡。而且躲在灶門裏面。一味做著怕事的樣兒。就是老鼠走過也不去捉他。這種貓兒。還有那個喜歡他呢。人若沒有精神氣力。就同那偎灶貓一樣。不論做什麼事。都不高興。而且應該要做的事。得過且過。能殼不做也就不做。這種人將來還能殼望他成家立業麼。這也都是小時候弄慣的。做父母的。對著年輕兒女。天天在家。總要想個法兒。引起他的精神。鍊出他的氣力。若是沒毛沒病的時光。斷然不好由他做作偎灶貓的樣兒。這纔算得家庭教育咧。

養兒養女弗動手。不如養猪狗。這等罵兒女的話。論著道理。固然是不差的。但是要想兒女替著父母動手做事。總要預早好好給他個教訓。若是因為兒女不做事。只知罵他。不知教他。這也是寃枉兒女的。兒女不做事。有不肯做的。也有實在不會做的。不肯做的。應該罵他。不會做的。就應該教他。况且兒女沒有上學讀書。本來不懂甚麼道理。只是罵他。徒然生氣。有甚麼用處呢。

打幾下。罵幾聲。心裏總要有分寸。古語說道。罵人沒好言。打人沒好拳。所以要有分寸。就是為此。父母對著兒女。隨口亂罵。隨手亂打。非但沒有好事。而且只有壞事。要曉得兒女在年輕的時候。身體還沒有長足。不成樣子的話。還沒有聽慣。連頭帶腦的打他。身體就要受傷。粗言粗語的罵他。兒女聽慣。就要學會

許多壞話。其實打過就了。罵過就算。在做兒女的。並沒有得到甚麼好處呀。所以能彀好好教訓。不打不罵的頂好。若是必不得了。該打該罵。總要有個分寸。能彀叫這打他的氣力。罵他的話句。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纔算得家庭教育咧。

弟弟出天花變成麻子。妹妹纏小脚。痛到半死。這許多話。做兒女的。常常當作山歌唱的。父母聽見了。非但不喜歡。而且不許他說。這也算家庭教育麼。爲了天花變成麻子。爲了纏脚痛到半死。這本是父母害他的。若是預早給他種了牛痘。不許他纏脚。那裏會變成麻子。痛到半死呢。做父母的。聽到兒女這許多話。應該自己懊悔。稱贊他說得狠好。話雖粗俗。狠有道理。若是不肯去種牛痘。要纏小脚。就要這個樣兒的。這不是自然而然的家庭教育麼。

見擔買擔吃慣用慣。這是兒女頂不應該的事情。當時多化費銀錢。還是小事。養慣這種像心適意的性子。將來和人共事。必定有一種驕養的樣兒。給人家好笑。弄到後來。也不知愛惜錢財。也不知講究規矩。還是要吃什麼就什麼。要用什麼就什麼。好像不能彀這樣。就不能彀算人。其實人家早已看輕了他。不肯和他共事的了。這不是父母自小害他的麼。

一聲叫來一聲應。弗要打停頓有話弗肯聽。爺娘就要不高興。這是教兒女聽從教訓的法兒。父母教訓兒女。自然先要把道理仔細想想。這種教訓。究竟有道理沒有道理。既然是有道理的教訓。就一定要叫兒女聽從。不可由他違拗。若是因爲兒女年紀還小。不必和他認眞。一回兩回讓他違拗過去。將來一定要不受教訓的。等到將來不受教訓。纔曉得小時讓他違拗的不好。已經懊悔嫌遲了。常看見頑疲的學生。先生無論什麼教訓他。總是只當耳邊風。全然不聽。就是聽到了。也隨即忘記。從來不曾依著先生的話。好好做去。這都是自小在家。不肯聽從父母的教

訓。慣下來的。所以要想兒女聽從先生的教訓。必須自小在家裏教慣的。

男歸學堂。女歸繡房。這兩句古話。如今就有一句行不通的了。照這古話的意思。好像男孩子到應該上學的時候。應該進學堂。女孩子就只應該進繡房。可以不必進學堂的。到了如今的時勢。不論男女。一到可以上學的時候。都應該上學。起初男學生和女學生。可以同學。等到有了高等小學的年紀。另外有女學堂。這是因爲做女子的。應該上學和男子是一樣的道理。所以另外有女學堂的。總之女孩子和男孩子。是一樣的人。男孩子應該明白的道理。女孩子也應該明白的。就是平常人家的女孩子。不必定多去上學。至少也要上到十二三歲爲止。所以這兩句古話。第一句是古時候同如今一樣的。第二句就只能彀在古時候用得著。如今就行不通了。所以行不通的緣故。因爲古時候我們中國。不狠和外洋各國來往。到了如今。幾幾乎沒有一國不來往了。那外洋各國的女人。沒有不讀書識字。和男子一樣的能幹。把我們中國的女子。和他們一比。都不如他們的有用。所以是男是女。到了可以上學的年紀。應該個個上學。不能依著那一句古話的了。這許多話。做父母的。也應該和兒女講個明白。

上面這許多話頭。雖然不能彀仔仔細細。說個完完全全。若是講究兒女未及學齡的家庭教育。大約差不多了。

（未完）




# 南遊日記

崑山 余佩皋

皋於今夏偕湘陰周燕君妹。應南洋婆羅洲山口洋中華女校之聘。乃乘法國郵船名砵打士（譯音）者同往該校。時距粵西回里已二年矣。蟄屈蓬門。久未見海洋之浩瀚。今乃乘風破浪。一爽心目。且見見聞聞。較之粵西風景。更覺不同。爰將途中所見。筆述於册。以就正於祖國同胞。幸辱教之。

余佩皋誌

民國五年五月二十號晨。偕燕妹攜行李。乘人力車。至浦灘。由小汽船渡至楊樹浦。乃登法國郵船二等艙位。送行者爲桂林龍伯純年伯。及汪千仞世叔。賴偉文君。賴彩梅女士。朱太太。廖智敏六師太。殷日新許心輿二妹。共九位。遠送至數里以外。且購送客劵以上小輪船。至可感也。時已將午。送行諸君。皆殷殷珍重而別。未幾汽笛一聲。船已開駛。後即聞鈴聲。女侍者進房。請用午餐。遂偕燕妹至餐室會食。値餐者爲法國男人。所進大菜。味頗佳。惟非各客食同等之菜。以一大盤或一大盂盛之。送至客前。食與不食。或多或寡。均隨其便。其菜除茄菲白蘭地葡萄酒麵包

外。共入色。牛凍牛片。牛排。山藥燒羊肉。綠豆酥。尖角麵。酥香蕉是也。食後至第四層休憩室間坐。室甚寬大。略等餐室。室中陳列。惟方桌皮椅而已。四時又至餐室用點。乃牛奶咖啡餅乾三色。食畢略遊散。覺精神倦極。回房少臥。不覺昏昏竟入睡鄉。正酣臥間。又聞鈴聲。時鐘報六下。已晚餐之時矣。吾等因未運動。腹中甚飽。雅不欲食。未赴餐。而同行之馬陳二君及女侍。均以吾輩爲暈浪。屢次來詢要稀飯否。以此時船身小有顚動故也。遂以有點心在房謝却之。放膽而睡。及醒。已夜十二時矣。卽起食餅乾少許。復睡。

二十一號七時起身。卽聞鳴鈴。遂至餐室用早餐。麵包牛奶咖啡而已。十時又鳴鈴。食午餐。余與蕪妹因用早餐未久。故未卽去。至十一時四十分始往。用畢已十二時矣。同膳之西人勸余等飯後不必進房。可竟至艙面遊散。藉資消化云云。余等遂其命。至樓上閒步十分鐘。卽返。因蕪妹口痛。須吹藥故也。吹後少睡以養神。余則抽簽搦管。追述昨日之事。然房中無桌。安能寫字。不得已。將餅乾匣一隻置膝上以代桌。此時船身搖動。不異急行之火車。致字跡之惡劣。甚於平時。四時用點後。復至艙面少坐。遙見帆船二艘。顚簸於驚濤駭浪中。殆漁船也。在吾儕觀之。覺彼等所操生涯。異常危險。然業此者則亦未嘗不怡然自得也。回艙後。尋至浴室。甚寬暢。其內浴盆脚盆面盆無一不備。有自來水冷熱二管裝於盆上。盆底有漏水機。啓閉自由。甚便利也。余等澡身幾一小時。畢。至餐室用晚膳。後至休憩室與蕪妹下象棋。觀局者爲粵人馬醴馨君贛人盧田生君。二局未終。時已十下。遂回房。蕪妹吹藥後卽睡。余則秉燭以爲記。十一時睡。

二十二號。侍者來叩門。請用早餐。余始醒。視錶已七時矣。急起身梳洗。覺溫度驟高。蓋華氏表已昇至七十六度。遂穿夾襖一襲。至餐室膳畢。至艙面吸新空

氣。甚爽快。蓋此時船雖顛動。毫無暈浪之苦。故一切皆能從容自如也。至休憩室小坐。蕪妹嫌其空氣不足。出室散步。余則擱管記此。聞今晚可至香港。惟不進口。因夜中恐有不測也。十時用午餐。畢。蕪妹至休憩室寫信。余則閱二南詩續鈔以消遣。四時雨甚大。空氣漸瀰漫。幾不辨天水。而漁船十數艘。則仍飄搖於險浪之中。有頃雨漸止。望見一山。孤立水面。問之粵人。則廣東之伶仃山也。以其獨立水面。故名。晚餐後赴浴室。浴畢就睡。

二十三號七時起身。船尚停海中。尋啟椗進香港口。九時抵埠。遂以昨日所書之函及日記。託馬醴馨君付郵。接鄧君克辛（介紹人之一）函。云十三號在海旁候一日。見輪影不來。悵悵而返。十四號有事返粵。特留字於此。午膳後偕蕪妹並粵人陳君上岸。（有小汽船載客。每三時一次。可自由上下。不另取費。）步行約半小時。至一公園。名怡園。上半山。漸上漸高。園內異卉奇花。不知其名者。幾有數百種。如仙人掌亦開杯大之黃花。其苞則微紅。蓋卽花瓣之反面也。他如鐵樹棕櫚。亦皆開花。均作穗形。色豔而形奇。習見之鳳仙梔子海棠等。一時並茂。亦爲罕事。荷花池中蛙聲格格。毫不畏人。荷已著苞如球。而外國荷花則已完全開放。白色黃心。瓣重臺而較吾國者略細。再上峯迴路轉。由一側道而進。有動物若干種。未見其異。故不錄。其路皆因山而築。或高或低。層見疊出。道左叢樹駢連。濃陰匝地。最高之處。遙望海灘浪花如沫。一片白色。船身若鳧。浮於水面。遊興未闌。而足力已盡。不能舉步。稍憩。折回。覺異常難走。蓋下山之勢。更難於上山矣。半途僱轎至海旁。買水果扇子而回。時已五下。晚膳後。倦極而睡。

二十四號八時起身。梳洗甫畢。鄧君克辛來訪。晤談約半小時而去。十一時。啓椗出口。房中熱甚。華氏表已昇至八十四度。食物將壞。遂晒之洗之。遙一時許。

始至艙面休息。見海水已易爲藍色矣。今日從香港出口時。上船之客。我國人則以廣東之潮州人爲多。男子著西裝。女人多赤脚而穿拖鞋。皮色黑黝。不異印人。(較船上服下等役之安南人更黑)耳上之環有長數寸者。其式畧似棍棒。每坐必舉一足於椅之扶手上。而以雙手摩撫之。亦坐二等艙。會食時。此種惡習亦不稍改。侍者恆怒之以目。甚有大聲以呼叱之者。噫如此野蠻。誠無怪爲外人所賤視。覩之令人憤懣。夜九時半乃睡。

二十五號早八十四度。午八十八度。晚八十六度。七時起身。熱極。梳洗時汗出如漿。早餐畢。急至艙面游散。幸海風甚大。溽暑爲之一洗。十時半午餐後。又至艙面。既而至休憩室與蕪妹對奕。四時茶點畢。赴浴室沐浴。畢僅穿單衣一襲。晚餐後又乘涼至九時就寢。

二十六號晨八十五度。餘如昨。早茶後。蕪妹沐浴。余獨至艙面。見海綿無數。飄搖於水面。隨浪浮沉。其色淡黃焦黃不一。亦奇觀也。午後又至艙面。憑欄遠眺。此時波平若鏡。尋見一物。驟出水面。長約五六尺。倏然而逝。或曰此飛魚也。以其身具有二翅。能臨風飛舞。故名。又有所謂八足魚者。亦浮出於水面。惜余不能細覩。以其僅一現而沒也。(此時蕪妹以在椅中閱小說。故未見。)尋見一大脚魚。游泳水中。大與西園之褔相似。午後聞明日將至西貢。且以裝兵上貨。須停數日云。

二十七號晨抵西貢。地屬法國。港口甚狹。兩岸阡陌交通。耕牛引犢。飲水河旁。農人三五。矗立遙望。船徐進。道甚迂。水濁作黃色。驟視之。恍若十年前進天津之大沽口。其風景實無少異焉。行二時有半。始抵埠。船停碼頭。左側有花園一。周圍繞以短垣。叢樹陰森。青蒼可愛。環堵皆是。或曰。此卽法國之船務機關也。屋宇軒暢。屋脊塑紅蛇二條。曲背昂首。作交鬭狀。隱

約於疏枝繁葉間。且樹杪之上。綴以大紅之花。其色若火。尤覺鮮豔奪目。蓋余自香港至此。日惟見海水與青天。今驟覩此。又值新雨初霽。葉色益顯嬌美。眞有愛不忍釋。樂而忘倦之概。

二十八號。早膳既畢。登樓遠眺。見兩岸所停之輪船。不知凡幾。或大或小。各國皆有。而惟法國者最占多數。此地昔爲我國屬國。後爲法人攫而有之。今則儼然爲法境矣。遙見兵艦一艘。上懸五色國旗。殆我國之兵艦。對之未免有今昔之感耳。土人衣著甚異。男子上身穿短衣。下著五彩花洋布圍裙。(名曰柴珢)聞此平常之材料耳。上等者則於紅緞上繡五彩花。間或盤以金線。其值每條銀數十番。其工之細。概可想見。足上並無鞋襪。雙赤條條。雖露小腿七八寸。其皮色之黑。實爲素所罕見。以其終歲曝露故也。聞深悉彼處民情者云。其地或男或女。無不赤足。雖會客赴宴。亦無不然。女子僅於嫁時穿襪片刻。此外殆終身赤足。所穿之衣長幾曳地。而胯極高。幾及胸部。褲腰畢露。袖極窄。隨臂之大小。幾無一線可通。頭兜黑布。(上等則於赴宴或遊覽時易以淺色之綢)褲則非藍則黑。不著裙。故反不及男子之美觀也。午後甚熱。艙面烈日薰蒸。致坐席不安。同舟有欲上岸納涼者。聞欲上岸。必至船主處簽字。否則偶爲巡警查出。須罰鍰五十金云。遂去見船主。則又不肯簽字。因甚悵悵。晚間稍涼。然房中仍熱。至十一時始睡。

二十九號。早膳後。晤對房之陳君。始悉昨日有冒險登陸者。並無盤詰。又聞此條例已除。而女客則本不在此例。十時午餐後。因與蕪妹上岸。先至白馬路之聯泰保險公司稍憩。(係同船之粵人李君與股者)至市一遊。見街衢甚闊。而人甚稀。街之中有草地一方。周圍植以酸果子樹。其上結實纍纍。聞此地樹木終歲蒼翠。云其街市之寬暢及結構。則與上海法租界之北。褚家橋略同。旁有洋房。矗立雲際。據云此法

國店鋪也。此時恰值午睡之際。故咸閉門而睡。須至午後二時半始開市云。車與滬上畧同。火車電車汽車自由車馬車黃包車無一不備。惟裝行李則用牛車。其制以二牛爲度。與滬上之垃圾車同。旋見黑雲片片。起自空際。行將下雨。遂怱怱返船。時僅二時餘耳。

三十號。無事。至艙面因起貨聲鬧。遂至休憩室。與蕪妹作小馬甲。聞此處波羅蜜甚賤。每個僅值銅元二枚。香蕉香杧亦賤。又土產曰山查。大若蘋果。外殼紅紫。味澀。入藥。內有白肉五瓣。如大蒜頭。味極甘。性清涼。(價每角二十個)上貨以玉蜀黍爲多。殆卽土產也。今日懸牌云。須三號啓艇。中途遲滯。甚覺煩悶。且與土人言語不同。錢幣不通。誠無法以遣此長日也。

三十一號。聞此處公園頗幽靜。擬往一遊。遂約同船之葛姓女客。於午刻同步至大馬路聯泰公司。少坐。李君卽託該公司職員陳君陪遊。(以我輩不通土語故也)園中花木無香港之盛。而動物則較多。除虎豹外。如蛇仙鶴水獺等。指不勝屈。鶴嘴甚長。身白色。項灣灰。尾不長。色粉紅。甚美麗也。象極靈。通人語。令其跪。則屈前足向人叩首。畢。以鼻伸出欄外。向人索錢。投以銅元一枚。卽捲而送至象夫。象夫授以香蕉二枚。渠卽捲而送入口中。食畢。又向人搖擺作乞憐狀。水獺身小若貓。圓頭圓臉。毛黑極滑。尾扁闊。腥臭異常。至其地者。無不作惡。喜食生魚。守者以生魚半桶進。衆急前各以前足抱一魚而食。如人之用手然。遊畢返船。已五時半矣。稍息。赴浴室沐浴。畢。晚餐後至艙面略散。未幾卽睡。

六月一號。熱甚。八十八度。余欲穿夏衫。而嫌領太高。遂攜針線至休憩室改製。午後。閱乾隆南巡祕記數則。當時之窮奢極欲。靡所不至。專制時代人民之苦。亦云極矣。晚上葛姓女客來閒談。云明日將有法兵四百名上船。係調至本國赴戰者。然皆係渠等無意

返國。而主將強迫之者。噫。當此之時。兵連禍結。萬國一轍。爲之民者。亦云苦矣。

二號起署晏。梳洗畢。早餐之時已過。遂食餅乾少許。至艙面閒坐。未幾。午膳之鈴鳴矣。膳畢。沐浴。洗衣褲各一。船於明日啓行。故搭客來船者多。並有役夫等紛紛上船。余恐遺失物件。故在房看守。熱甚。則與蕪妹交換至艙面游散。至晚。人聲漸靜。遂至艙面眺搭客之上船。電燈之下。車馬如龍。誠可觀也。

三號七時。船已起椗。早餐畢。至艙面。見兩岸屋宇猶能望見。蓋尙未出口也。行約三四時。抵一處。岸上屋宇甚多。船隻亦頻頻往來。旋見小輪一艘。拖一小舟。向我船進發。須臾。我船驟停。有一西洋客落小舟而去。惜我船之中國人。均不知該埠之名。爲缺憾耳。

四號。聞明日將至星加坡。爲整理什物者半日。午後。赴休憩室。寫家信。預備明日登岸付郵者。晚餐畢。回房。將就寢。蕪妹坐矮椅上理網籃。忽見其夏衫上有一蟲。形似蟋蟀。而尾無刺。余急爲之驅逐。不料其忽飛集於余之大拇指上。猛力一刺。疼痛異常。急塗以頭皮之垢。越十分鐘。痛稍殺。歷二小時。痛始已。翌日視之。針孔顯然。數日不退云。

五號。五時卽起。聞將抵埠。急急梳洗畢。赴餐室。侍者謂須至六時半始有茶。(指咖啡也)余問有開水否。蓋桌上僅有麵包乳油二種故也。旋侍者拿淡茶牛乳來。遂飽餐之。食畢。僅六時耳。至艙面。見陸地已隱現於前。但霧甚重。故船卽停輪。蓋恐霧中有差誤耳。歷三小時。霧漸開。船徐行。十一時抵岸。岸上風景無異上海之黃浦灘。靠碼頭時。挑夫及棧夥紛紛上船接客。余因回房守行李。且候人來接。須臾。一少年持陳榮光(順和泰棧主)名片。並帶腳夫一人來接。自言係榮光之弟。奉乃兄之命來迎接云。又僱馬車一乘。送余等至棧房。車夫操馬來語。故我等莫之懂也。至則並非棧房。係榮光之住宅。乃格外優待。並不取

賓者。屋尙寬暢。榮光導其妻女弟媳來見。並言賴彩梅君電達。託彼招呼之意。並出賴炳文君之函。言如到坤。則可搭坤豐船往。彼已託其船主林文安君招呼一切矣。詢諸陳君。謂坤豐船今日甫到。大約後日始開。明晚上船不遲也。所遇之人。除陳君外。皆操粵語。十分中僅知三四分而已。時正午刻。爲伊等吃點心之時。粽子餛飩已陳列。用畢。行李適至。値天下雨。物件盡溼。遂引余至三層樓上。一室臨街。且甚寬暢。五時吃晚飯。飯畢。雨始止。遂僱馬車一輛。央陳君之室人。陪往十三行（街名）萬永源取銀。蓋途中攜銀。恐有遺失。特託友人於相熟之鋪中劃來者也。取畢。遂驅車繞行街市一匝。路中景象。無異於蘇州之觀前街。惟店門前均有一走廊。故街亦不覺其狹矣。至沿海則馬路甚闊。道旁叢樹交覆。使行人無炎熱之苦。且枝葉森森。下垂空際。景甚絕俗。此殆氣候終歲温暖之故耳。其他人工所作。則無異上海之黃浦灘。興盡而返。時已七下。此地之裝束。女人多穿篩（安南讀作柴）瑕。如安南之男子。然而下流社會之男子。亦無不然。舉目一覯。但見大紅大綠之色。映於眼中。且人之赤足。不異安南。若出門拜客。僅穿拖鞋而已。晏居之時。則穿木屐。進房則實行赤足矣。屐式則如日本。僅木版一塊。釘一皮帶而已。

六號。聞坤豐船於明日開往坤甸。故今晚須上船也。梳洗未畢。徐景庭（卽昨日接洽劃銀者）君來回看。午後赴吉寧街中華日報館。看邱文紹君。未晤。又至大馬路中華國貨公司。晤莊希泉君。蒙其款接甚殷。遂託其兌換荷銀。以便赴坤之用。並探聽坤豐船能直達山口洋否。異鄉之人。遇此熱誠君子。關切周詳。甚可感也。晚飯後。坐小划至坤豐船上。船身甚小。余等所居者爲頭等官艙。共四間。二間爲船主及火長（船主爲林文安君。火長卽管船上機器之西人）所住。餘二間爲客房。余等卽居其一。

七號八時。猶未啓椗。侍者來請吃早飯。蓋此船之進膳。與新加坡同。每早八時吃飯。午間吃粥。晚五時晚飯云。食畢。聞上貨聲甚鬧。至艙面。見貨尚未完。知不能啟行。悶甚。十時。貨聲頓絕。船始徐徐行。及出口。浪漸大。船身又小。不經風浪。故較大船爲難受也。然尚能飲食如常。十二時吃粥一餐。五時吃晚飯。其菜每飯六葷。粥則三葷一素。味均不佳。

八號早。勉起梳洗。覺船甚撼。頭暈暈然。將不能畢事。睡後。胸中躍躍然幾致作惡。聞侍者來請吃早飯。則欲作嘔矣。心理學之作用。其影響蓋甚捷也。所謂過屠門而大嚼。望梅以止渴者。即此理也。於是蟄臥者幾一晝夜。

九號早。覺舟行頓平。遂起身。梳洗畢。出房用早飯。聞船主林君云。八時即可到。惟值潮退之時。不能進口耳。遂問潮來約在何時。則云殆在夜半十二時。語甫畢而船已停。林君遂先乘小火輪進口。約明日早晨同賴君炳文上船招呼云。余等悶極。遂據案作家書。午後忽起陣雷。奇響。爲平日所未聞者。蓋在海中四無遮攔故也。夜十一時啓椗。一時抵岸。即有荷官上船驗字。新客則每人收稅二十五盾。余等方高臥。聞門上有剝啄聲。蓋侍者來請。荷官已上船。須親去納稅云。遂至艙面。見荷官。幷馬來通事各一人。方據案驗字也。余二人即納荷銀五十盾。而伊即給收證各一紙。上注明。明日尚須到關上。憑證塡寫入口字也。

十號七時。船主林君已偕賴炳文君上船。並帶脚夫數人。遂以行李付之。賴君道歉。謂不知船於夜半抵岸。致納稅一事。未能代爲照料云。上岸時。見行李俱在。當由荷人及馬來人前來抄查一次。甚至鋪蓋網籃亦須細細查看。聞其目的在查軍械。而偸稅之私貨副之。抄畢。命人捆好。後僱小舟二艘。一載行李。而一坐人。赴關塡字。後由賴君介紹。寓於商董廖清霞家。此人爲商界巨擘。宅中一切陳設。均極華美。房屋

亦寬暢。且花木甚多。惟膳所則甚不佳。食桌用圓檯。漆以黑色之油。藏垢納污。甚不清潔。尤可異者。則主婦與廚娘竈婢同桌而食。雖有尊客。亦無不然。廖君係奉耶穌敎者。故每日夜。必率其全家老幼。頌詩以禱。時有女醫士陳君淑靚(閩人)來訪。約明日到彼寓敘語。

十一號九時。有陳君之弟來云。係奉乃姊之命。特來引導者。遂同往。至則陳君已偕其妹淑倩君候於門左。邂逅相遇。歡若故交。可謂異地得知音矣。又擾其午膳。膳後有德育女校敎員張錢姚三君來敘話。知錢姚二君爲蘇人。而張君雖爲閩人。亦留學蘇校有年。遂歡然道該地風俗。今述其特點於下。以供讀記諸君之一粲。此處中國僑民來此稍久者。則男女均不穿褲。而僅穿篩琅。聞此實馬來之裝束。彼等事事效法馬來。至文字亦學馬來。甚有不能道其中國之姓氏者。其稱中國曰唐山。中國人曰唐山人。中國衣飾曰唐人裝。或詢其爲何國人。則甚有瞠目不能對者。尤可異者。稱人不曰一個。而曰一隻。如問人君有少君幾位。則曰你有兒(讀作累)子幾隻。稱屋曰棚。間曰個。如問人。君有屋幾間。則曰你有棚幾個。哭則不曰哭而曰叫。如命小兒勿哭。則曰莫叫莫叫。諸如此類。莫不令人捧腹。四時。日光已西下。遂出散步。道旁樹木鬱葱。而以椰子樹及檳榔樹爲最多。行至市中。正欲購物。而天忽下雨。遂繞道至德育女校。卽於校中晚餐。餐畢。雨仍不止。適賴君炳文來。談學務者幾二小時。錢張二君懇其提倡幼稚園。以二君爲蘇州慕家花園保姆科畢業者。故談其中經驗。娓娓不倦云。七時半。雨始歇。遂徒步回寓。(以該埠無車故也) 道中因新雨初霽。而此沙泥之地。尤覺泥濘難行。及抵寓。已汗流浹背。狼狽不堪矣。

十二號。十時半。陳君之弟又來。蓋本約今日至德育參觀上課。而其姊命弟來作導引者。余因欲午後去。

遂謝却之。午膳後。天熱甚。頭痛殊劇。遂無意出行。坐客堂前洋台上。閱小說以爲遣。晚賴君來。謂錦隆船明日十時開往口洋。如入口字明日早晨可領到。則可搭該船而往矣。余等遂略檢行裝。以備明日之用。

十三號六時起。梳洗早膳畢。卽往陳君處辭行。並道昨日失約之故。忽忽返寓。沐浴甫畢。而賴君已至。謂字已領著。今日卽可起身矣。遂僱小舟一。載行李。人則徒步以往。路過德育。遂入憩焉。以該校卽在碼頭之左近故也。須臾陳君來送行。並送波羅蜜一大簍。且云此物口洋甚少。故以此見遺耳。旋聞汽笛鳴鳴而鳴。陳姚錢張四君送余等上船。此船船身遠不及坤豐。且極汚穢。僅有房艙一間。爲船主所居。今則讓與余等。誠莫大之情面也。旋此船移至關上停泊。賴君上船。謂在此等候已久。不意君等在彼處上船。致失於招呼耳。並謂船中一切已託船主招待。如有所須。逕向渠說可也。並云俟船啓行後。當卽打電話（蓋坤甸至口洋。僅有電話而無電報。）至口洋報告。以便船到時來接。須臾賴君去。船卽開。十二時吃粥一餐。出口後。船漸顚。回艙少臥。風浪更大。船身搖擺去水面僅三十度之銳角耳。什物作砰硼之聲。倒地者不知其數。正睡夢間。船身一側。忽一硬木算盤。望余嘴唇上砰然打來。夢中驚醒。則嘴唇已腫。而流血不少矣。

十四號早船已停於海中。遂由該船主僱一小舟進口。至關上查抄行李。一如坤甸。查畢。船主便上岸。徒步而去。及抵岸。則並無人來招呼。余遂思得一策。卽書一名片。遣路人送至賴清蘭家。請其速派人來接。須臾人來。知校舍尙未修葺。遂導余等至一古姓家寓焉。午後。黎南軒君來。謂其妻淸蘭適感微恙。故未能來。頃間本已遣人赴關迎接。不意爲舟子搖差碼頭。致失招待。殊覺歉然。云乃議定兩星期後還校。七月一號開學。此校創辦伊始。而報名者已達三四十

人。至此地之人情風俗。則與坤甸略同。惟交通之便。則遠不如矣。而以地處僻壤。人民智識。未免閉塞淺陋。所通用之話。除廣東話外。則爲馬來話。其稱曆數則曰唐人歷。(卽陰歷)曰荷蘭歷。(卽陽曆)稱自己曰唐人。稱馬來人曰番人。見一西人。則不問何國。統稱曰荷蘭人。以其目光所及者。僅此三種人而已。

佩皐三妹。曩曾任廣西省立女師範校長。辦事極有能力。極有經驗。今年往南洋。余曾以詩送之。茲接其南遊日記一小冊。凡遊跡所經。頗能道其人情風俗。隻身萬里。亦足爲女界光矣。特送諸吾友尊農。冀采入雜誌。以廣女界同胞之志。族兄天遂跋。

民國紀元。余有南洋之役。時閱半稔。游歷八埠。旅邸無事。曾操筆爲遊記。返國後。塵俗山積。零紈斷素。委諸篋笥。未暇整理。僅將南洋竹枝詞數十首。付諸日報而已。閱此記如續舊游。椰陰淸夢。神往久之。幷愧筆懶。不能先女士有所記述也。海南天府。教育尙在幼稚時代。得其人以治之。大可有爲。女士倘更能以辦學成績。及種種設施。續稿見惠。爲國人勸。則尤歡迎無藝矣。西神

# 小學校校風譚

盛競存

校風不可不注意。小學校尤甚。注意之法。則在維持。然日言維持。而保持良善之校風。未聞有若何之措施。且實無良校風之足以維持。故吾人之研究。當自整理校風始。

欲整理小學校之校風。當先立一標準。蓋所謂良校風者。卽全校生徒同生活於一善良習

慣之下耳。然而兒童當有如何之行爲。當有如何之習慣。乃得謂之善良。余故曰研究校風。當先立一標準。標準何。亦不可以不研究。蓋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根本上之討論。尤不可以不精密審慎出之。據鄙見所及。妄擬四者。願高明政之。

一曰誠信　方今之世。狙詐飈起。大姦巨慝狡獪百出。名教委地。道德淪亡。舉世汶汶。莫能自拔。且以爲不如是則不合時宜。恐就淘汰。故不惜委棄本性。同流合汚。而至誠至信者。則鳳毛麟角。寥若晨星。不於此時急圖補救。謀所以挽回人心之道。則後患將伊於何底。欲挽回人心。不由教育其何從。此所以小學校教師亟宜以誠信二字。灌入兒童腦中以訓練之也。且夫中央教育部布教育宗旨曰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及軍國教育輔之云云。誠以道德爲人之本。而不知誠信又爲道德之本。苟其不誠不信。專務虛僞浮滑。則教育云何哉。此所以小學教師。尤宜以誠信二字。爲道德之中心也。設兒童果能以誠信二字爲習慣。則人生自律之基。亦於以立矣。

二曰儉樸　我國今日民窮財盡。其原因由於國內生產少。消費者多。年復一年。日卽於貧。社會經濟因以窘迫。而國民浮華之風。且日盛一日。鮮衣美食。競事奢靡。卽行政司法立法諸員。亦吸收民膏。一味揮霍。勢之所至。將不至亡國破產不止。此儉樸之所以不能不亟謀提倡也。欲提倡儉樸。又舍教育其何從。蓋儉樸雖美德。然不由小學時代養成其習慣。使之好儉樸。惡奢華。則沾染時流之惡習。而易爲物欲所蔽者也。故小學之提倡儉樸。亦治本之道。豈可忽哉。

三曰勤　語曰。業精於勤。荒於嬉。古來賢哲。無不從勤字得來。夏禹之惜陰。陶侃之運甓。勤之至也。故兒童之就學。亦宜勤勉奮發。始克有成。荀子云。靑

出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夫士之學於師而賢於師者。固有之矣。然非勤何克致此。且教育者授兒童以必須之知識技能者也。設有其知識。有其技能。而懶惰性成。不堪自立。則教育亦歸無效耳。故余以為授以知識技能時。尤當使之練習勤勞。蓋習勤也者。直可謂樹自立之基。為立身行事之本者也。

四曰敬　吾人既立身社會。必有交接。交接之間。謙讓雍雍。能不相爭而相下者。敬禮為之也。吾既敬人。人亦敬我。相敬之下。爭端弭矣。若吾不敬人。則人亦將以不敬待吾。甚者有兵爭國破之憂焉。觀裸結晉侯之怨。笑跛召郤子之師。皆不敬之結果也。故敬之為德。亦人與人交接間所不可少也。小學教師。若果能訓練兒童。養成其敬禮之習慣。則在家庭。尊敬父母。親愛兄弟。將來立身社會。應對中節。和顏悅色。人歡迎之。皆敬之效耳。

勤與儉樸為對己之道。敬與誠信為對人之道。此四德完備。則自治之基。鞏固不動。故以此四者為整理校風之標準焉。

標準既定。於是訓練管理教授。皆向此標準而進行。實踐者獎勵之。不能實踐者督促之。三年五年。成效可見。蓋養成一種良校風。亦非旦夕間事也。養成之道如何。容續論之。

五少缺席遲到早退等弊　人之生也。能為有用之時光者。不過數十寒暑耳。講學務業。以求無負於其身者。即在此區區數十年之間。此大禹之所以寸陰是惜。陶侃之所以分陰是惜也。而數十寒暑之間。受小學教育者。僅不過七載。不於此時而養成其勤勉之習慣。則齒數雖緣年代而遞升。而其勤勉之習慣。永無養成之希望。蓋少壯之時。心無物念。易於涵濡。尤宜於修學。及是時而敏以求之。積其所得。方可終身應用。苟以有用之時光。逸游

荒醉而度之。其愚孰甚。及至痛悔策勵。而年力已逝。所得亦僅矣。然則必須於小學校中。以養成也明矣。少缺席。少遲到。少早退。終日營營。以學校敎科爲重。則基本穩固。收效非淺。須知缺席也。遲到也。早退也。均爲藐視學科所致。夫生徒求學而不鄭重學科。其於根本上究屬如何。而今小學校犯此者實繁有徒。學校雖有扣分制以限制之。胥何濟。

六、敎室內、宜抱肅靜之常度、　夫生徒之於學校也。涵養德性。研究學科。惟上課時最爲寶貴。以上課時若不靜心玩味。則縱自習之勤勞。亦難精確。故欲求德性之足以涵養。學科之精細研究。非於敎室內常抱肅靜之態度不爲功。況乎煩噪雜亂。爲道德上之一大障礙。識者觀此。亦可見其精神上之事業矣。敎育界容有此乎。今小學校之管理訓練。均付缺如。因是敎室內頗不肅靜。卽間有之。亦視學科而異。大抵手工體操等件。難免此弊者不尠。品行知識。兩有關係。長此終古。計亦非是。又有甚者。平素漫無約束。任其童心之所爲。一旦參觀或調查者至。乃具五分鐘之強迫。暫爲肅靜。以博來者之稱道。徧觀各小學校。數見不鮮。其心可憫。惟言之可痛也。故吾人眞能於小學校施其管理及訓練。則必達到無論何種敎室內均抱肅靜之常度。然後可。切不可蹈時習而爲掩人耳目之舉。則亡羊補牢。猶可爲也。

七、站隊時之注意、　吾常見兒童於站隊之時。嬉笑自若。漫無規律。甚且越其行列。雜沓登堂。夫爲學者之第一要義。乃整飭品行。修養學科。今乃若此。亦難乎其言品行矣。而學科又豈能靜心玩味乎。蓋上課之前。不預自約束。以靜其心。則上課時斷不能細心玩味。爲根本之機能也審矣。且夫外來人見此習。尙亦可見其內容。尙何言乎管理與訓

練乎。故站隊時不注意表面上似覺細故。然而影響於種種。其致害可勝言哉。且也非但於站隊之時。當謹守紀律。即於出入教室之途次時亦當正其行儀。有悠然不亂之秩序。斯可回問各市鄉小學之辦學者。能乎不能。

八、行鄭重之敬禮　夫爲生徒者。宜有至高尙之人格。然後有至尊至貴之稱也。宜如何謹愼克己。方可無愧。而敬禮爲尤要者也。不惟敬禮之當謹愼。且尤須鄭重以行之。不惟對於師長及親屬之當鄭重也。且無論年長者或普通人。亦當行相當之敬禮而出之鄭重。須知敬人者人敬之。敬人以鄭重者。人亦鄭重以敬之。故敬人而且鄭重者。即敬己而鄭重己也。爲人之要道。可忽乎哉。况乎師長者。乃授我以爲人之道者也。安能不信仰之而鄭重以敬之乎。親屬者。乃庇我之身體者也。安能不敬仰之而鄭重以敬之乎。不知敬人即不知敬己。不鄭重以敬人。即不鄭重以敬己。彼受我之敬者何與也。行鄭重之敬禮而有一般之良好紀律。是則爲學之應分而人格其庶幾乎。今吾觀各小學之初等生。無所謂敬禮。更何言乎鄭重。而高等生則尤甚焉。亦無所謂敬禮。更無所謂鄭重。且以傲慢態度見諸言行。換其原理。在平日爲教師者。不能諄諄誥誡以養成之也。夫學者爲社會之表率。固吾人所公認。今日社會之不良。即前日之學者釀成之也。而今之學者又如是。則他日之社會可想見矣。言之可勝浩歎者哉。是亦爲學者之不可不注意者也。

九、自習之重要　教師之授課。往往限於時間。不能詳細講解。是以預習復習爲重要之問題。蓋教師於一時間。須講畢一小單元。即或數時間講畢一小單元。總不能旁搜博討以述之。况乎小學校大都複級教授。即或多級。亦有兒童五六十人之多。

安能徧及。又以資質不齊。更難提攜。若不自習而端賴教師之講解。不亦難乎。教師不過輔導之耳。因自習之推解而有所未能理會。則賴教師之指導。然後不致茫然而內容洞悉矣。否則縱以教師之竭精盡力。詳爲剖析。亦難乎爲功。而茫然者仍茫然也。吾知今之高小兒童。於自習時間。大都喜閱無用之小說。而學校之教科。毫不熱心勤勉。而求其學之成。是猶緣木求魚也。如何而可。

十、重視體育。　兒童之在學校也。非徒涵養道德。研究學科已也。平台、木馬、千秋、鐵槓、浪木之制。所以強健身體。增進精神者也。身體愈練愈強。則精神自然振作。於不知不覺之間。而進德修業。胥賴乎是。蓋以強健之精神。寓乎強健之身體。而道德學業。於以養成。不然、雖欲求道德之完善。學業之成功。無奈身體不支。精神不濟也。故重視體育者。實間接以重視德育智育也。今之兒童。不明其理。而視體育爲畏途。其貌雍容。其身華貴。如玉樹臨風。殊不知一經風雨而已不支矣。尙安能造道德學業之極點。故兒童之於體育。豈可忽乎哉。

十一、途次與家庭之行爲。　夫兒童在途次之行爲。較諸在校更當注意。設一失檢點。卽全校之名譽係之。爲兒童者可不愼乎。而在家庭之行爲也。亦當如在學校。吾嘗見入校而純如金美如玉者。出校而廢如鐵頑如石矣。此全無自作力之兒童。必敎師之嚴行督責。乃帖然就範。其如出學校而接諸社會何。必也師言孝則歸而家庭之中必行孝。師言悌則歸而家庭之中必行悌。夫然後可謂人格之完也矣。蓋學者學爲聖賢英雄之人也。若口聖賢、語英雄。而其身日以不肖。雖詩書滿腹。猶糞土也。

十二、師生間之情誼宜親密。　生徒之對於教師。猶金之於鎔。土之於植。不傾心以就之。則如何能成

器。惟欲傾心以就之。則必十分信仰。視其家人父子之間。故揚雄之言曰。務學不如相師。誠以師爲人之模範。專心向之可也。既十分信仰而專心向之。則教師之授課竭力提攜。亦不待言。其情誼之親密。堪想見矣。師生之間。情誼親密。而後性情沆瀣而一氣矣。教育之功。學業之成。自亦不言而喻。如是則收效之易。實如反掌耳。教育不可能之說。直可闢爲妄言矣。惟世道衰微。人心不古。學子莘莘。執途師道而爲教師者。亦出諸冷淡態度。以致風潮迭出。學無成功。叩其實在。則由於師生間之情誼。不能親密。有以致之也。吾人可不戒哉。

十三、富其愛校、熱誠　夫學校者。學問道德之產也。古來爲偉大之國民者。亦經學校陶冶而成。是故學校之於生徒。優者有褒。劣者有貶。無論褒也貶也。均出於熱誠之所致。凡受其或褒或貶者。宜如何審勸審改。而用其愛於學校。則非但師生之間有愛性。而後性情沆瀣而一氣。卽同學之間。亦愛性誠摯。而知識交換無偏矣。故若不用其愛性於學校。與夫不以熱誠愛其學校。其結果同爲不能收學問道德之成效而已。今之小學校兒童。其愛校也。盡自問熱誠之度數何如乎。

上所述者。係就平日之所見而筆出之。至於其他種種。姑不具論。蓋是篇之要旨。有針砭時病之義也。總之道德墜落。校風自劣。此有心人所以不能已於言者也。須知道德不純。學問適以長文許之具。記誦之廣。乃以成其敖。知識之多。乃以成其惡。聞見之博。乃以肆其辯。辭章之富。乃以飾其僞。彼象山陽明之言。豈欺我乎。是以道德未純。而以學問濟之。危機一髮。竊恐以學問資寇盜之兵糧耳。誠以教育爲國家之根本事業。而小學教育。尤爲根本之根本。更不可不注意。故不憚煩勞。而與諸同志一研究之。諸同志其有語我者乎。願翹立以待。




# 近二個月之歐戰

八月二十一至十月二十一

眞言

## 一、羅馬尼亞之加入戰團

本雜誌第九期三個月之歐戰篇中。曾述入夏以來。歐洲戰局一變。東戰區內俄軍素取守勢。今大舉進攻。大敗奧軍。南戰區內意軍亦反守爲攻。大敗奧軍。西戰區內英法聯軍大舉猛攻德軍。在松末河流域得有顯著之進步。而轟轟烈烈之德軍。從此不能不取守勢。此誠二年以來歐戰之一大變局也。於此緊急時間。羅馬尼亞亦突然而起。於八月二十七日與奧國宣戰。

羅馬尼亞小國也。陸軍不過四十萬。然其加入戰團。歐洲之兵家。視爲非常重要。此因其地位在巴爾幹半島故。

巴爾幹半島之中部。爲德奧與布土之勢力範圍。而羅馬尼亞卽在巴爾幹半島之北部。東與北與俄爲鄰。西與南與奧布二國接疆。羅馬尼亞而助俄。則德奧布土於巴爾幹半島之地位危。羅馬尼亞而加入德奧布土方面。則德奧布土於巴爾幹半島之勢力益大。而俄之西南境無寧日矣。其所處地位之緊要如

此。

歐戰開始時。羅馬尼亞卽宣布中立。二年以來。作壁上觀。以待時機。而交戰之國各竭力設法。欲其加入戰團。而羅馬尼亞不動。至此時。見德奧大勢日非。於是加入英法俄意方面。而與奧德布土宣戰。

旣宣戰。羅馬尼亞卽兩路進兵。第一路自西境攻入奧匈聯邦。以取得其脫蘭錫文尼省爲期望。此地雖屬於奧國。而羅人甚多。羅馬尼亞欲得之已久。其此次加入戰團。大目的卽在於此。故未開戰時。已集大兵於境。及宣戰。羅軍乘勢而進。五日之間。攻入奧境五六十里。邊疆要城。皆爲收有。羅馬尼亞全國人民。興高采烈。以爲百年之夢想。不久可成事實矣。然而德奧聯軍。此時大至。其主將非他。卽德之參謀總長伏爾根亨。在德國參謀總長一席。最爲重要。任此席者。必軍界中最有能力之人。昔普法戰時。威名赫赫之毛奇。卽當時德國之參謀總長也。羅馬尼亞開戰時。伏爾根亨卽開去參謀總長本職。當時論者以此爲德皇不信任伏爾根亨之證。而不知其派之以攻羅馬尼亞也。派參謀總長以攻羅馬尼亞。則德皇重視羅馬尼亞之加入戰團。可以想見矣。德奧聯軍旣至。羅軍遂不能進。兩軍日夜奮鬬。羅軍戰不利。九月底。其第一師大敗於海滿斯達。幾全部覆沒。然其第二師及在北境之軍。仍力戰。雖不能敵德奧之聯軍。而此時尚未退出奧境也。

羅馬尼亞之第二戰策。則與俄軍聯合。自南境攻入布國。以破德奧布土在巴爾幹半島之勢力範圍。此則英法俄意方面二年以來日夜所計謀者。其所以欲羅馬尼亞之加入戰團。大目的卽在於此。故羅馬尼亞未開戰時。俄之大兵已集於俄境。以備宣戰時卽開往羅國。與之聯兵。以南攻布國。然而兩國聯軍尚未能攻入布境。而德之大將麥根生已率德布聯軍。自布之北境攻入羅之杜白羅加省矣。自去年敗

俄滅塞以後。威震一世之麥根生大將忽然寂靜無聲。局外人竟不能知其所往。揣測之言甚多。有謂其在土耳其預備進攻埃及者。有謂凡爾登大戰之主將。名爲德皇太子實則麥根生氏在暗中指揮一切。及羅馬尼亞宣戰。麥根生忽然出現。世人始恍然大悟。知大將在巴爾幹半島籌劃一切攻守之戰策也。德布聯軍既入杜白羅加。其勢不可當。九月七日攻下要塞德土開。俘敵三萬餘人。獲大礮百餘尊。十日又攻取要城錫利司得利亞。然此時俄羅二國之大軍益至。前進漸難。今兩軍正相持不下。結果若何。尚未可知。

二、東西南三戰區內之戰爭

俄軍於東戰區內。及意軍在南戰區內大敗奧軍情形。詳見本雜誌第九期三個月之歐戰篇中。奧軍於東戰區內致敗之由。則因以東戰區內之重兵。調赴南戰區內以攻意之故。於是俄人得乘虛而入。其南戰區內致敗之由。則因俄人大舉進攻。不得不調攻意之兵。赴東戰區以禦俄。意人乘之。反守爲攻。大敗奧軍。故此兩戰區內奧軍之失敗。實互爲因果也。

俄軍既大勝。於是奧人四面調兵。以求抵禦之方。德人派大兵至。布人土人亦遣援兵來。合力奮鬭。俄軍之勢漸殺。八月中旬以來。兩軍已成相持不下之勢。雖俄軍仍取攻勢。然不能復得重要之進步。而德奧聯軍。且有時亦取攻勢矣。此近二月來東戰區內之戰爭情形也。

南戰區內皆高山崇嶺。易守難攻。故防禦較易。意軍一時雖能得重要之進步。然二月以來。雖奮鬭。亦不能前進。奧軍抵禦之力。已甚強固。

西戰區即英法聯軍與德軍對敵之處。其大戰區域有二。一爲凡爾登。一爲松末河流域。而凡爾登方面之大戰。已不甚緊要。因德人所以在此大舉攻法。本爲預防英法之大舉攻德起見。今英法既於松末河

流域大舉攻德。則德人之目的已不能達。故二月以來。凡爾登雖仍有猛烈之激戰。然天下之視線已不在凡爾登而在松末河流域。交戰國之大軍亦不在凡爾登而在於此。

松末河流域之大戰。七月一日開始。英法聯軍取攻勢。其進攻之方法。與德人進攻凡爾登之方法同。先聚集無數大礮於一地。同時齊發。猛轟敵軍陣線。將其戰壕及防禦工程擊至粉碎後。用步兵猛撲。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務得其地爲目的。然德人之防禦工程。殊堅固奇妙。英法前進頗不易。即得一地。敵軍亦一而再。再而三。必力圖恢復。雖數尺之地亦如是。故松末河流域經此三月餘之大戰後。幾無一片完全土。皆爲大礮擊至粉碎。而從前之森林村市。高樓大屋。皆成礮灰矣。其戰鬭之猛烈。論者謂猶過凡爾登方面之惡戰也。自七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二個半月中。英法聯軍。在此共得地九十九方里。俘敵五萬餘人。獲大礮二百餘尊。機關鎗六百餘支。今尚在取攻勢也。

## 三、歐戰何時始得結局

自歐戰開始以來已二年餘矣。何時始能結局。人所共欲知。今取各方面預測之言。錄之以備研究。

俄國名將勃勒錫洛夫(即近來大敗奧軍之名將)謂戰事再一年即可了。因奧軍已力盡。必不能持久。

美國之某大報主筆。遊德國後。又赴英國實地考察一切。歸謂其友曰。歐戰至少再二年方能結局。

英國陸軍大臣喬治。謂在英國方面。歐戰方開始耳。不知何日能結局。所可決者。英法方面必終勝。德國之兵力必掃除。不掃除其兵力而言和議。是無異養虎以遺患。

英國殖民大臣本那勞亦謂戰局不知何日結局。惟英國非戰勝不和。

美國之軍事家。謂歐戰最後之勝負恐不能決。觀之

松末河流域之大戰。英法聯軍費如是之力而所得甚微。今法之北部。比國全國。皆在德軍之手。欲將德軍驅逐回德。不知須費何許財力及兵力也。即能驅之回德。而德之邊防非常堅固。猶不知何時始能攻破。故德雖不能敗英法。英法亦未必能敗德。結果必至兩方面皆財盡力竭。不得已而議和。然此必三四年後之事也。

綜以上數說觀之。歐戰至少二三年方能結局。且亦未必能有最後之勝負。

古人胎教之法。今已不能如之。然自小時。必須導之孝友。習之端愨。蓋穉幼無知識。先入之言便爲主也。每見今人舉次兒。人多語長兒。謂父母已得弟。當不復愛汝。獨生之子。人多慶云。幸無兄弟。家財獨得。雖云諸語。實開忌情。皆兄弟姊妹不和之端倪也。至孩提時。父教令打母。母教令罵父。以爲笑樂。稍有知識。故作譎辭。誑之爲戲。此等舉動。皆斲喪天良。長養惡習。少成如此。愈壯則嗜欲愈熾。外誘愈多。有加無減。遂有不復可迴之勢。



# 國文範作

## 鄭丐傳

廣州立本女師範學生 羅雪澄

鄭丐者。閩產也。家甚貧。幼失怙。事母最孝。人多憐之。故所得倍於常丐。以節儉故。除奉養外。尙有餘資助給鄰兒之貧者。使之求學。彼意謂持身涉世。莫重於學。安邦定國。亦莫不本諸學。己雖不學。不欲人之失學也。迨母死後。乃出而爲人傭。未幾。遇中東之役。我國失敗。國人皆知非興學不足以救亡。故閩人奔走呼號。捐資興學。提倡敎育。而鄭丐則除服食外。盡以其所得。慨然捐助之。於是主人高其義。乃薦之於煤礦場爲司事。故所得愈豐。乃出資創辦學校。以培植人才。嘗曰。吾自恨家窮不能讀書。以雪國恥。今幸稍富。豈可不盡吾力耶。計其前後所捐。不下數萬金。故全國人士。皆稱美之。如鄭丐者。可謂深明大義。足爲吾人之表率者矣。

夾敍夾議氣機流暢非熟讀史傳未易擣此

## 鄭丐傳

廣州立本女師範學生 王文寧

南海之濱有義丐焉鄭姓佚其名少孤貧人見其行乞於市故云鄭丐丐事母孝乞丐所得均以奉母有餘則存之人敬其孝且憐其貧故所給恆倍於常丐鄭嘗恨己之未能讀書又哀衆生之蒙昧國勢之日蹙也故遇貧兒無力供讀者輒出資助之由是義丐之名大噪及母死出為人傭值中東之役失敗國人皆知非興學無以圖存時閩人奔走呼號不遺餘力丐乃本其素願盡以所蓄工資助給之居恆服役甚勤不辭勞苦得主人歡主人以其勤也乃薦於某礦場為司事所得愈富而助給學款愈多且自辦學校以培養人才嘗自嘆曰吾甚恨幼不讀書不能為國效力今所入稍富豈可不盡吾力耶綜計丐前後所助不下數十萬金故世人以其義也多稱道之而丐則不以毀譽動於中故世終莫知其名焉論曰士君子立志固可以忽乎哉如丐者可謂貧賤不移好行其德者矣觀其少而失怙貧無立錐獨能奔走風塵取資養母及稍自給又復急公好義胞與為懷非有卓識偉量而能若是乎彼世之守財虜拔一毛而利天下猶且不為又安望其解衣散錢以興學乎若鄭丐者可以風矣

詞筆蒼勁敘述詳明而論贊尤為得體

## 鄭丐傳

廣州立本女師範學生　馮本生

鄭丐者閩省人幼孤家貧以乞丐奉養其母人以其孝所給恆倍於他丐故除奉養外尚有餘資而鄭仍節儉如故惟以己未嘗讀書不克勝大任而有志未逮遂見鄰兒之貧者輒出資而助之勸其求學可謂

好行其德者矣及其母死乃出爲人傭時值中東之役失敗我國人知非興學不足以救亡閩省人士皆奔走提倡捐資以興學鄭乃盡其力而捐助之主人嘉其有志乃薦於礦場爲司事月中收入愈富於是自行創辦學校以培養人才常自歎曰吾恨未能讀書致使勳名不立今幸稍富其可不盡吾力耶計其前後所捐不下數十萬金故今閩人皆稱道之夫人能孝義兼盡固難而孝義之出於丐則尤難若鄭者其可忘耶

敘事清晰言簡而賅

# 諸葛武侯前出師表書後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何素連

吾嘗讀諸葛武侯前出師表而竊歎孔明爲蜀漢之伊尹也伊尹輔太甲孔明輔後主二者之職任相同也然夏則終存蜀則旋滅者蓋太甲尚可教而後主不可教也武侯是表諄諄以先漢興隆後漢傾頹戒其主其於治亂興亡之故言之詳且摯矣迨武侯卒後主信任黃皓卒使陰平天險鄧艾懸軍而入蜀漢以亡負先主負武侯何後主之愚哉先主臨終嘗告武侯曰禪闇弱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君自爲之蓋先主之意即以伊尹放太甲之事期之於武侯也武侯竟不自爲明知其闇弱而又力望其有成者非伊尹之愛人以德而武侯之愛人以姑息也當夏之時君臣名分不甚懸絕又値一統無復紛爭而蜀則大異兩漢以來儒者日以倫常相誥誡君臣之義嚴於天澤尚武侯取而自爲雖亦冥契先主之心而學者口誅筆伐其能安乎姦雄如孟德猶狐疑躊躇不敢一逞況武侯迺肯爲乎且風雲擾攘又不啻授柄於

仇。蜀人向者之心服或因以離其心而武侯則無以自白於天下故雖有伊尹之志曾不能爲伊尹之事此武侯之不幸也放之使自艾安見其必不能爲太甲哉。

推勘武侯心事無微不至 㲋

# 書諸葛武侯前出師表後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毛丹林

閒嘗覽武侯前出師表可告天地可泣鬼神賢臣若董允蔣琬等竭誠推舉內外政治之設施又纖悉靡遺讀其言如讀酒誥梓材然論者謂公之人品三代後一人而已然吾於公不能無微憾夫黃皓者不過宮廷掃除之隸耳卽使爲惡亦不過如漢之常侍唐之中尉明之司禮監耳公立身朝右驅之甚易今當率師遠征藉扶炎運僅曰我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彼後主昏昧不明安得達言外之意卽明知武侯之意旨亦姑妄聽之耳夫豈公之上表時所及料耶。且後主之意以爲桓靈之亡實由何進之召外寇區區宦豎何能禍人家國公痛恨桓靈適起後主之疑慮譬醫者之除痼疾急圖其陰陽燥溼之宜而導之以正非特抑火以榛苓溫寒以薑桂也公之婉言之曷若正言之正言之曷若實行之管仲以不能去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僅曰此三子者不近人情不可近卒釀五公子爭立之禍論古者引以爲大罪公之言竟與管子如出一轍公雖賢我不敢爲公諱

章法謹嚴議論正大 㲋

# 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嚮義論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蔡秀珠

民有善有惡。土有沃有瘠。善惡之異在人心。沃瘠之殊在地質。魯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嚮義。是人心之善惡。關係於地質之沃瘠也。其然。豈其然乎。夫以沃土爲萬惡之媒。則禹甸畇畇。周原膴膴。何以古今稱美。且先王之闢草萊。勸耕稼。竭其力以衍沃夫土地者。豈欲人民之不材乎。若云導民爲善之機。在瘠土不在沃土。則將使肥者磽之。腴者瘠之。而後盡導民爲善之能事耶。吾謂沃土之民。不必皆不材也。瘠土之民。不必皆嚮義也。沃土之民皆不材。則何以解於今日歐美富庶之邦。瘠土之民皆嚮義。則蜷伏於埃克顚 Arctic. 冰天雪窖之土民。索居於撒哈拉 Sahara. 萬里旱荒之黑人。宜其道德程度。超越羣倫。而何以適得相反之結果也。然則地質之沃瘠。何與於人心。勞則善心。逸則惡。不在地質而在人心也。世人不知。貿貿焉就地質之沃瘠。以覘人心之善惡。則操轉移人心之權者。謀諸地而不必謀諸人矣。其可耶。其不可耶。

清辯滔滔洞中肯綮 嘯盦

# 晉文公殺顚頡論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陶虞笙

刑貴得其平。而準乎情。偏於情者。非法。睽乎情者。亦非法。若晉文公之殺顚頡。吾不能無疑矣。當晉侯令

無入僖負羈之宮以圖報施固不可厚非而魏犨顛頡負從亡功抗不遵命爇僖負羈氏罪皆在不赦殺之固足以昭法律而謝死者不得謂偏於平而暌乎情晉侯以魏犨材堪爲世用置諸不論不議之列顛頡不幸獨羅法網是偏於平而暌乎情矣準是以言修刑舉凡抱一藝之長一得之善咸堪踰越法律範圍而法律祇用以治不材者矣何謂修刑哉譎哉晉侯影衾屋漏得無愧於顏而慊於心乎雖然顛頡亦有可死之道也頡與犨爲患難交犨倡言爇僖負羈氏頡能遜誠勸諫安知犨不返然改悔以免事端如是則既全交又免罪一舉兩得之道也頡不知出此反隨聲附和甘蹈法網以圖一逞又不能保全首領以立功敵愾其死也實自取之咎獨是爇僖負羈氏者非止顛頡一人魏犨亦與有罪且倡之者魏犨附之者顛頡是犨之罪甚於頡殺犨而赦頡方昭平允晉文之一殺一不殺頗貽人非議而晉文亦幾費躊躇矣臣下犯法不殺則無以服曹人心而霸諸侯若將魏犨顛頡一律置諸死地魏犨則衆望攸歸殺之恐軍心解體無以銷甚惡之楚氛不幸哉顛頡竟爲晉文沽名之利器而御法之標準矣彼僖負羈曹臣也饋飱晉侯大背人臣私交之義迨晉侯入曹僖負羈負一飯恩必詡詡然幸其事之中有以激成魏犨顛頡之一炬無益於國徒傷其身觀僖負羈可爲人臣私交者戒顛頡可爲人臣恃功者戒

議論暢適筆勢條達　批

# 書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後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倪徵琠

史之由來尚矣。黃帝刱立史官。三代分左右史。秦漢設爲專職。唐宋以來。厥有史館。所以鄭重其事也。史以定名分正禮敎爲職志。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筆削之權。嚴於斧鉞。當時秉筆之士。莫不洞曉此義。惜乎董狐已渺。直筆無存。河水難清。聖人不再。龍門史記。後世或譏爲寫怨之作。餘子碌碌。更不足道。管窺蠡測。臧否無憑。非素是丹。褒貶妄下。充其弊。卽以桀紂爲仁。湯武爲暴。盜跖爲廉。夷齊爲貪。亦無不可。不知史官之筆。關係至重。一言不愼。萬禩傳疑。黑白之混淆。是非之顚倒。足使箸史者之價值。一落千丈。此昌黎之所以兢兢焉不敢作史也。然唐劉知幾之言曰。史才有三長。學也才也識也。竊謂昌黎之學之才之識。翺翔李杜。汗流籍湜。不惟有唐三百載文人學士。盡出韓下。卽迄今千餘年。亦無有與退之抗手者。而乃支離其詞。以天刑人禍爲懼。其故何歟。或謂古代太史之官。世世相承。唐則史館多才。固不必專責退之一人也。然退之著原道篇。謂孔子以道傳孟軻。軻死而不得其傳。是退之固以己身爲中流之砥柱也。顧於作史之責。謙遜若此。未之敢信。然則果何所畏而不爲哉。曰此懲羹吹齏之意也。退之一上諫佛骨表。而嶺海八千。望斷秦雲之路。再著平淮西文。而長繩百尺。力拽紀功之碑。鑒於前日之挫折。則毀方爲圓。鋒鋩悉斂。亦退之之不得已也。嗟乎。退之不作史。誠不免曠其職守。然使唐之君相。寬其歲月。一其事權。是是非非。許以直筆。則至今李唐盛業。垂諸久遠者。當不僅新舊唐書已也。吾請平心論之曰。退之之不作史。咎不專在退之。唐之君相。亦與有責焉矣。

持平之論　瞻廬

# 書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後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倪徵琮

天下刑賞之用懲勸之權操諸天子然有非天子而能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者上補袞職之闕下懾權奸之膽俾天下後世以懲以勸者舍史官其誰屬之昔者炎黃之時學術未萌而史官獨創其後二典三謨益稷明備周官三百史居其五蓋史者國家精神之所存舉凡禮樂兵刑之政五行天官之紀溝洫食貨之志方技文苑之傳莫不總而藏之此其關繫於治道之隆汚者豈淺鮮哉故非聰明俊傑之士不足以當其職余讀古代史覺兩漢以下褒貶失法繁簡失宜者不一而足固無所謂名分之定是非之正未嘗不竊歎史官曠職而史才之難得也唐劉知幾有言史才須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然士或具此三者而遭遇不得其時則終老戶牖淪棄草野將何以論斷曲直評判是非而成爲一代之信史也哉惜乎韓昌黎具班馬之雄才典掌故之重職而不知著史也觀其答劉秀才論史書曰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果爾韓公誤矣夫士君子抱非常之才而佐世豈爲一己禍福計哉誠欲以建功業於天下造福澤於後世也公勉陽城之言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何其明於彼而昧於己耶昔人謂明察秋毫而不能自見其睫者此也有唐史册亂雜無可考而不能與兩漢比隆者韓公與有咎焉雖然世之史官往往利害所在失其本心看朱成碧是丹非素如陳壽索斛米以作佳傳因父怨而肆譏評又公之罪人也噫刺骨之論起韓公而質之當不復置辨竣

# 書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後

蘇州景海女學學生 奚滇

史官之設由來遠矣自黃帝以降歷朝皆有此職蓋其所司在載興亡巨蹟以及褒貶忠奸也劉知幾曰史官須有才學識三長信哉是言乎世稱韓愈擅史筆然當時委以斯任乃懼人禍天災不敢從事嗚呼亦大惑已夫作史所以寓勸懲苟是非不昧於公評雖招人怨而何懼況鬼神之事渺茫荒忽何足以動其心耶且凡作奸違法之人誠天地之所不容人神之所同嫉載諸史冊亦必默契天心彼上帝至公諒亦不施罪史官耳以韓愈之才之智而猶懼此則才下退之之人必相率不敢爲假使人人如是則史官之設幾等贅旒而歷代史乘誰爲編輯忠臣義士孝子悌弟以及神姦巨蠹之所爲孰與紀載而垂法戒古今事蹟必勢歸烟消霧滅而後已由此觀之韓愈之說其謬甚矣要之作史者苟巧造語言或妄論人之長短則未免爲人譏誚以致貽禍及身不然守中道而爲之安懼災患之來退之不念及此反畏鬼神惑之又惑矣

詞嚴義正筆健氣清 鋅漁

# 擬復謝輓誄本校金宮芸女士詩歌文聯啓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一年級生 張浣英

原作留百分之六十刪改百分之四十博記

某先生有道寒風蕭瑟急景摧年感歲月之云暮傷

淑人之其萎（趙部狀生情）敝校金女士適以是月之某日開追悼會辱承不吝珠玉錫以鴻藻榮施幽泉澤及枯骨表章懿行垂範不朽是則女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運用古人成語代逝者感謝恰如分際敘佳）能不銜感九原耶耑肅敬謝并頌

台安

麗則同人謹啓

## 擬復謝輓誄本校金宮芸女士詩歌文聯啓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一年級生趙仁鏡

原作留百分之七十改百分之三十博記

吳江麗則女學校生某等都若干人敬謹啓謝某先生左右敝校追悼金宮芸女士辱承

錫以輓誄宏章巨藻光照九原其足以不朽女士不啻生死人而肉白骨也（運用成語極是渾成須玩味）惟先生噓枯之恩功同再造（承筆銜接上文不再敘繫一些子關筍可謂極緊）歿而有知必矢銜結之報矣豈徒生者讀之有感而涕零已耶耑布肅謝即頌

道安不一

## 擬復謝輓誄本校金宮芸女士詩歌文聯啓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一年級生陸振權

原作留百分之七十改百分之三十博記

一吳江私立麗則女學校長任傳薪率生某等都百四

十人端肅敬謝
某某先生青鑒。本月某日。敝校為金女師開會追悼。
辱承
先生垂唁。
錫以誄文。生等贈。讚之。下。如聽。鵑。啼。長。空。淒。楚。絕。人。
心。乎。哀。已。輒。不。知。涕。之。何。從。矣。豈。惟。女。士。之。素。行。足。
以。系。人。思。慕。（先作一折筆文字居折側佳）抑。亦。文。字。感。人。之。深。
大。文。哀。感。頑。豔。不。同。尋。常。有。以。令。人。涕。零。也。（情合到文字哀）
（感頑豔妙於措辭）肅此鳴謝。敬惟
起居珍攝不一。

# 代任校長擬謝輓誄本校金宮芸女士詩文啓

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教員 錢基博

義見前不別錄
一月七日。吳江麗則女學校長任傳薪啓事。冬候凝
寒。伏維
某某先生道體動止萬福。敝校金宮芸女士。蹈履貞
規。家承通德。清風素氣。得之天然。就傳以來。已識弟
子之職。比試職女師。字漱稚雛。罔不畏懷。展其情願。
何圖踐事歲未盈稔。天其盛年。摧苗落穎。莫此之甚。
追尋酷恨。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伏承
鴻章來被。
噓。枯。生。春。
辭。動。情。端。
旨。契。矜。曲。雖。隙。駒。不。留。素。車。雲。馳。而。附。
驥。益。章。
形。管。霞。流。信。知。託。
君。題。寫。閱。世。馨。香。不。朽。之。談。無。虛。往。牘。九。原。有。靈。死
不。恨。矣。耑。布。鳴。謝。即惟

幸察不一

# 孟母斷機教子論

台州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正鑑純一女子國民學校校長 吳鳳洲

人生不幸為無父子自呱呱墮地時以至成立凡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無不於母是賴父曰嚴母曰慈以慈主義提攜顧復未免過為愛憐往往可聖可賢之性質沈溺於蕩遊嬉戲之場莫由振拔夫然吾有賢於孟子母孟子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之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孟母以機喻學是新喻也以斷機喻學是創喻也以新且創之喻勉其子時無可間之學孟母豈非千古不可多得之賢母哉且天下之婦女僅知抱子弄孫為行樂事孰知學問之可貴哉即其子天資敏捷可成大器其父使之就學多方督責而其母未必以為然況姑息為愛婦人同情當其子歸家時久未見面趨而迎之不暇遑計及為學事借手中物作目下勸乎雖一機之值無多要必為一物之可用而孟母割愛物之心轉為愛子以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學不可以寒暑間亦猶機不可以絲毫間斷其織即所以策其學也雖然斷織教子使子不聽將奈何則孟母固為賢母而孟子亦為賢子

詞無枝葉筆有餘妍得之巾幗尤非易易




# 清封一品夫人章太夫人行狀

上海周樹奎譔

曾祖炳文貤贈榮祿大夫　妣羅氏貤贈一品夫人
祖友源贈榮祿大夫　妣王氏贈一品夫人
考彬贈榮祿大夫　妣黃氏贈一品夫人

江蘇江寧章銘甫先生元配張太夫人年七十八狀

太夫人江寧張氏。諱松齡公長女。清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生十九歲歸同縣章銘甫先生應鐘。先是粵西洪楊發難、進規東南。所至名城不戢自下。如土委地。咸豐三年。取建業而都之。銘甫先生以細弱之累不得行。全家居圍城中。九年秋。太夫人褻而免身。舉一男。卽長公子逢。而君姑黃太夫人適病。病且半載。自始病至篤。扶掖滌穢。皆太夫人親之。昕夕操作如常人。不以嬰娩乳哺而廢。是年冬。黃太夫人棄養。兵中市櫬具不可得。倉卒屬厚繢。纏四紏。稾葬之於城北郭。纍土爲記識。待承平具禮焉。黃固江寧望族。後有黃君思永者大魁天下。乃其族姪云。嗣是生計益艱窘。銘甫先生偕太夫人。並弟應池奉王母王太夫人。曁考彬。潛出城渡江。投所親不遇。輾轉至扈瀆。求爲江海關傭書。因家焉。月獲傭貲僅十餘金。俯仰事畜不足。太夫人勤女紅以贍之。尋王太夫人病沒。阻兵不獲歸。權厝扈北。亡何贈公彬寢疾。淹遟

床席。歷三寒暑。太夫人晨夕蹀躞將護之無間無懟。尋亦不起。銘甫先生工書善畫。任俠自喜。旅扈既久。交遊斯廣。一出之以誠。戚鄰里人之貧者。或過而稱貸。雖自顧無餘財。輒宛轉質鬻以先其急。遽不足則益以室人針黹所入。太夫人顧無慍色。此固閨禕所不能爲。而出諸微時爲尤難。越後生計稍裕。益施濟爲善行。宜其後嗣之寖昌寖熾也。光緒二十二年。銘甫先生不祿。時太夫人方視其季子遂痘症於漢陽鐵廠差次。迨歸海上。已不及親湯藥。哀痛怨艾。圖身殉以贖。兒女環泣求免。始稍稍息。轉勉襄大事。然已號毀骨立矣。既復由達迎養漢陽。初達以法文譯繙。爲督辦盛杏蓀宮保宣懷所識拔。令提調漢陽鐵廠。贊襄鉅工。凡十九年。備著勤勞。累保至道員分發湖北試用。光緒三十四年秋。太夫人年臻古希。開閣稱慶。自制軍以下咸蒞奉觴。親屬卑幼總至。太夫人環顧色喜。始爲破顏。蓋自銘甫先生捐館距今凡若干年。未嘗笑見其齒。而獨於此不能無動容。則季子孝思所感也。宣統二年。湖北水溢爲災。漂民廬舍牲畜。太夫人惻然斥財助振以倡。富者嚮風。以次捐輸。全活甚衆。事後湖廣督臣趙爾巽上其事。奉敕建坊。頒給樂善好施匾額以旌。世以爲榮。太夫人平日自奉甚約。而不儉於爲善。隆冬折米券市絮衣以卹孤寡。每舉一孫。輒預儲錢凶肆。以待貧死之無殮具者而丐與之。自餘善行類此者尙夥。以太夫人爲善諱善。故亦不能更僕也。家法務寬厚。接物以和。下逮臧獲。無疾言遽色。顧敎督諸子獨嚴。皆能循循有禮。自束髮以至通顯。所交遊俱天下才士。居官律己。悉爲當世士夫所稱。緊太夫人之敎也。太夫人有丈夫子五。長逢。娶鄧氏。供職江海關。光緒十一年病沒海上。立弟逸長子朝德爲後。次遜。幫辦江漢關榷務。候選同知。娶王氏。三逸。供職閩海關。候選知縣。娶王氏。四達。花翎二品頂戴。湖北候補道。漢陽鐵廠提調。遇覃恩

貫三代一品封典。贈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如其官。以本告身貤贈高祖炳文公榮祿大夫。妣羅氏一品夫人。民國三年。任隴海鐵路東路工程局副局長。記名同成鐵路局長。以勞勩傳令嘉獎。敘授中大夫。娶謝氏。五述。供職江海關。五品頂戴候選州同。娶仇氏。女二。長適檇李姚。名張樹。江蘇補用知縣。附貢生。江海關文案。次適孫。名懿謙。江寧貢生。嫁未逾期。壻病瘵。女再刲股以療。疾卒弗瘳。仰藥求同死。遇救而免。太夫人聞而歸之。以成其志。女侍太夫人影形不相失。助理家政有賢聲。太夫人晚年攸賴焉。孫七。朝德、朝禧、朝樹、朝海、朝新、朝福、朝寶。孫女十六。最長者逢出。以母夙疾矢志不嫁。次出適張。名朝鏞。三逢出適李。名錫文。四遜出適鍾。名起辛。五遜出適龍。名宗道。六遜出適姚。名應元。蓋貢生張樹子。餘待字。辛亥漢陽兵後。達奉太夫人居上海。會有隴秦豫海鐵路工程之役。督辦施肇曾召往勘測東路。南北奔馳不遑將母。時述供職長沙。亟上書總稅務司。以親老求近遂改調厦關。甲寅春。太夫人病舌茁肉菌。中西醫者。僉謂積勞虧損榮衞所繇。丙辰夏秋之交。勢驟增重。進食頓減。漸以綿惙。時達方在京師董理中法實業公司事。聞信兼程歸。於八月二十三日抵寓。而太夫人已先一日棄養。惟述隨侍在側。頃之述、逸暨諸孫相繼自其役所奔喪。皆及視含殮。以遭憫凶哀痛瞀眩。不克屬辭。樹奎幼與達共學法文公書館。且有通家之誼。乃就諸孤所述。參以所聞見。稍加論次。俾後之銘者。有所考焉。

著書立說。原非易事。必涉世日深。讀古日博。乃能考訂精確。辨析詳明。一話一言。絕無瑕釁可擊。故孔子周流倦而著春秋。司馬子長盡天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勒成史記一書。孔子猶曰述而不作。子長亦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何嘗以著作自居。鶩名求利哉。

## 竹溪雜述

昔人有言。積書以與子孫。子孫未不能讀。又一人爲下一轉語曰。積書以與子孫。子孫且未必能讀。蓋不肖之人。逸居無教。資產既盡。化作蠹魚。持書換飽。卷帙零亂。視收時價目。什不及一。安望其能讀乎。蔡中郎嘗愛王仲宣有異才。載數車書與之。固是賞識也。




# 機聲燈影

君肥

斜陽一抹秧綠平疇堤之左桑麻鋪翠掩映蓬門似一重天然油幕門以內老屋數間形式古舊望而知爲清貧之族室之陳設品不華而樸盎然有古趣架列圖書琳瑯滿目可決爲貧士所居兩旁置農器數事外觀似不相稱顧至條理而有序宅後緣以短籬濃陰披拂其上風景極幽倩之致寒桑數畦隱隱飛綠於籬隙耕讀人家情狀如繪蓋吾鄉周節婦居也周爲吾潤之望族卜宅於焦東者數世矣節婦之翁爲明經以清貧自守貌恂恂學博而品粹和藹見於辭色處世接物一出以誠下至樵夫牧豎無不親之如家人盛德爲世所宗仰有隱君子稱子仰高爲廩膳生能繼其美周氏家庭教育足爲一鄉之模範節婦來歸後一年仰高以暴疾亡逾兩月而生遺腹子名曰長壽節婦上事衰翁下撫遺孤婦德母道族鄰稱之長壽生五歲而翁又亡煢煢一嫠孤貧無倚惟以紡績自活人不堪其瘁節婦處之泰然織機課子自幼時以至成人十數年如一日蓋節婦之母教有足爲當世矜式者晝荻丸熊無以過也

節婦母家爲朱氏。朱亦詩禮族。父登賢書。兩兄皆蜚聲於黌。節婦幼時。隨兩兄就父讀。年齡較稚而聰慧過之。讀爾雅一書。識鳥獸草木之名。時中國科學方萌芽。節婦於植物一科。能爲實地試驗。既辨別其種類。復研究其性質。更考求其作用。父嘗戲謂之曰。汝欲爲女博士耶。節婦微笑不語。卒專勤如初。性情尤溫淑。平日無疾言遽色。家人咸敬愛之。迨歸周後一年。而夫死。五年而翁死。疊遭家難。節婦惟逆來順受。無幾微之怨言。嘗自誓曰。天將以勵吾節也。兩兄以其家貧。勸之歸母家守節。節婦謝之曰。長壽讀書此其時矣。夫家有敝廬在。足蔽風雨。不欲處此子於安樂。致隳其進取之志。吾將以十指所入。爲束脩膏火費。俾此子得振家聲。庶周氏有後耳。鄉人聞而賢之。自是節婦含辛茹苦。一以紡績爲事。母家憫其貧苦。時有所餽贈。顧食物布疋則受之。金錢悉拒而不納。母詢其故。節婦曰。吾家飲食淡薄。長壽方在髫齡。終日食蔬。足礙身體之發育。母以食物爲餽。吾故受之。吾紡績之外。別無餘貲。長壽且晚須入塾。衣服不潔。不惟令兒童氣餒。亦貽家人羞。母以布疋爲贈。吾故受之。至金錢一物。非由辛苦中得來。必難撙節。且稍有餘裕。足生人依賴之心。吾不受母家之金錢。所以絕其依賴。兪欲促長壽之上進也。顧紡績所入甚微。未長壽年事漸長。費用亦漸多。祇此區區。何能供給。節婦又以針黹助之。往往一燈熒然。通宵達旦。未迨一月。而形神交瘁矣。

節婦猛自省曰。人生精力有限。晝夜不息。非計也。已而窮極思索。忽得一策。欣然自慰曰。吾母子生計在是矣。屋後有隙地可五畝。與宅毗連。本周氏之故址。遍地荊榛。荒蕪不治。且地之高下不一。或成土壤。或成汚池。幾無著手處。節婦仍不自餒其氣。日視久久。奮然曰。地雖荒廢。非石田也。乃於紡績之暇。手自芟刈。其草數日而蕆事。雇工拓地。高者平之。卑者壅之。

逐成沃壤。復編棘爲籬。將此隙地圈入。築爲場圃。於是因時之利。辨土之宜。種植不少。僻樹木之外。雜以蔬果。隨時指示長壽。謂某種宜原。某種宜隰。某種宜於春夏。某種宜於秋冬。口講指畫。較畫圖尤明晰。長壽亦心領神會。樂於聽聞。數月間大收其效。兒童之智識。遂偕植物以增長。此五畝之地。儼然一雛形植物園。而節婦又儼然一植物科學之教師也。

天下事惟始基最難。當節婦拓地之初。不知費幾許心力。迨開墾成熟。後若何培植。若何灌溉。其事至簡易。不過如兒童逐日之課程。習爲常例。顧收效轉勝於前。一年之中。出產乃無算。節婦至是。乃稍稍自慰。曰吾得於紡績之暇。盡吾課子之職矣。

長壽性聰穎。年六齡。節婦日授方字數十。逐一詳釋其義。復因事因物以教之。念兒童教育。必先養其純良之性。見蟄蟲之方啓者。必曰毋踐踏也。見草木之方長者。必曰毋採折也。復摘取古人事實有益於身心性命者。反覆言之。瑣瑣如道家常事。言至剴切之處。能使兒童如身歷其境。長壽悉聞母訓。心神俱化。已成一完善之兒矣。

越二年。節婦思長壽漸長。不可無正當之教育。且獨學無友。孤陋寡聞。無以收樂羣之效。乃以機杼所積之貲。令就鄰師讀。謂師教勝母教也。詎知天下之事事實與理想。往往相背而馳。村塾之就學者。多農家子。而塾師又頭腦冬烘。毫無新穎講解。引起幼年之興味。長壽入塾甫兩月。生意索然。舊課已荒廢殆盡。一日自塾中歸。淚痕被頰。節婦心大訝。故莊其色曰。今日殆以功課未完。受先生之懲責耶。長壽搖首。固詰之。益伏於母懷。涕泣不止。久乃嗚咽而言曰。午後先生外出。我見張家屠沽兒。偸取鄰村之蘿蔔。以正言勸阻。彼不自愧。反以乞丐詈我。且謂我母爲寡婦。我爲無父兒。不得干涉其事。自思生而無父。見侮於人。是以悲也。節婦聞之。中心至慘痛。淚溢於眶。方思

以温言寬慰竭力自忍其淚不期淚已奔出簌簌墮於衣襟之間長壽以母之泣也立過其悲以衣袖爲母拭淚復以頰温之節婦喜長壽之孝爲之破涕時則默默自忖曰吾過矣幸此子良善不爲習俗所染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吾方期之爲佳子弟乃令與頑童爲伍殊非孟母擇鄰之意也無何託以他故使退學

得賢母一勝良師百雖有起而抗議者吾必堅持此說矣節婦自長壽退學後知擇師之難也乃親教之讀顧索居無朋何足以助其興趣乃於族中擇孤寒之子與長壽年歲相當而温文有禮者三人引爲誦讀之良伴此室中之書聲時從沉沉綠陰中風送而出又成一幼稚園矣節婦固循循善誘又善知兒童心理能以新鮮講說生其天然活潑之趣諸童受其教育如春風之被芳草一經吹拂則綠意油然而生而長壽尤於其中具發榮之象斯時節婦之態度亦温和亦嚴肅良師慈母一身兼之矣顧節婦雖擔任課讀而紡績仍不輟日所不足以夜繼之每當萬籟不喧青燈照壁而機聲軋軋時復與書聲琅琅相應和也

隙駟不留尺波電謝慈母愛子之相依忽忽又已五稔諸童咸操觚弄筆而長壽則温文爾雅能讀祖父之書矣斯時園中之植物悉已欣欣向榮而春韭秋菘又足以耕代織節婦於散學之後一率諸童散步於其中收吸空氣見諸童學業粗有成績胥加以獎飾之辭時節婦倚一古槐下慨然曰吾如老樹婆娑生意俱盡汝輩在青年之際當如良苗懷新耳語畢復謂長壽曰吾昔年拓此荒地非直樹木兼欲樹人今樹木之效已稍著矣更願汝光大門閭勿負吾樹人之意也長壽乃俯首受教

次年諸童解學而長壽考入城內縣學校節婦仍專事紡績矣焦東去城可十里長壽於星期放假日時

一歸省。歸時節婦必展閱課程。考其勤惰。復孜孜以敦品爲勗。風聞校中學生。以飲食故。與校長爲難。鄉人傳訛。謂長壽亦爲所牽引。節婦曰。此子甫入學校。即沾染學生之惡習。是吾憂也。輟食者累日。長壽聞之。請假歸。長跪於母前。涕泗橫流。力陳其枉。且曰。賢非曾參。累母有投梭之懼。兒之罪大矣。節婦意乃解。旣而曰。汝祖汝父。皆謙退。接物雖傭工。亦怡顏待之。學生而侮校長。悖禮極矣。且士志於道。宣聖所垂訓。今乃以惡食爲恥。立品尙可問乎。吾靑年守節。撫汝成人。亦欲汝繼先人之志也。語罷。節婦紡績如故。而長壽閒爲書聲以和之。

逝水年華。天輪搏激。節婦鬢髮。將斑。已隨時序之推。遷而漸臻老境。昔日垂髫之子。今已投身政府。爲昂藏英特之少年。長壽自畢業縣學校。進步甚猛。數年之間。輾轉入京師大學。復留學歐美八年。爲農科畢業生。歸國後。供職農工部。名譽卓著。且爲中國實業家。周氏。園中之果木。昔童童。而今垂垂矣。當年。種植。之勞。乃爲今日優游之地。節婦之樂。可知也。今者。往事前塵。已爲陳迹。而機聲燈影。猶歷歷如在目前。長壽念慈母之恩。或亦有撫時增感者。吾書即由此收場矣。

君肥曰。周氏家世。余知之甚詳。節婦之翁明經先生。德行粹美。爲仁慈之長者。沒世已二十餘年矣。今之居焦東地者。猶稱道其遺澤勿衰。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周世其昌乎。顧自先生之祖母與母。以迄於節婦。孀者三世。何天意之酷也。然衰極必盛。剝極必復。其理固有可憑者。節婦之子。能亢宗。今已爲之娶婦。且含飴弄孫矣。周氏世系不絕如縷。天之報施善人。固不爽也。節婦坤維之德。彰彰在人耳目。有司嘉其節孝。請旌樹坊於里門。嘉言懿行。載入邑乘。余悉屛而不錄。獨取其關於母敎者。泚筆記之。或亦於婦女敎育界。爲涓流土壤之助乎。

# 母也天只

成舍我

某日。有破車一輛。載粗笨器物。入一古祠。祠雖修廣。然風雨剝蝕。日就摧頹。篆蝸三四。蜿蜒牆上。而門前。石。獅。咸張。口。如。餓。夫。似欲。噬。車。之。主。者。濟其。枵。腹。殊不。知。車。上。之。人。其否。逕。亦。復。如。彼。第非。若。石。獅。之。終。身。不。飽。然枵腹。亦。與。獅。類。獅之。張。口。殆懽。迎。其。同。類。耶。

車上一童子。衫長於身。似表其不與若母及姊同服飾。故特製此衣。以示區別。衣亦。感。其。厚。意。穴肩。上。之。一。部。成。數。小。隙。涼風。習。習。亦足。以。遣。茲。盛。暑。車既、入。卽有婦人無數。繞車如帶。咸向車上之老嫗。致詞以祝其喬遷。嫗亦欣然。下車與祝者爲禮。絮話約數小時。一少女牽嫗衣曰。阿母獨不記來此何事。乃與同寓談擘故。慶弟索食急。母將何以慰之。嫗反顧。則其子方怒目裂眥。捫腹攘臂。怨望之深。不言可喻。乃囑女曰。速卸去車上所載。運入左廂巨舍。女如命。與弟同運。弟不從。強之始允。物亦簡單。計其數。殆三倍其主人。主人僅三。嫗一。卽少女及童之母。嫗覩其子女運訖。留一瓶。自捧入舍。瓶爲磁製。嫗視若至寶。據云。此瓶之價。約二元五角。其夫在日。彼以半歲之私蓄。購此以儲砂糖或米粉。夫死。猶愛之唯恐其毀。故運物時。不敢以珍品付託於年少氣浮之子女。抱之歸室。室故狹。嫗則堅稱其巨。蓋嫗。自。遭。慘。變。未嘗。居。此。高。五。尺。廣。八。尺。之。精。舍。其視。爲。巨。不亦。宜。乎。

嫗既入室。率其子慶處。女鋸碧。部署諸物。自詡爲有條不紊。置牀於窗下。窗無幔。蛛網爲之。支柱於棹畔。嫗告其女曰。汝亦知予布置之苦心歟。汝父在日。常

告予。夏日勿食涼。食則病癧。而汝無論晝夜。恆讀書於風多之處。風多則病癧必矣。癧之主者爲鬼。予家家鬼有四。汝再。招。此。素。未。謀。面。之。癧。鬼。必將。與。汝。父。汝。兄。汝。姊。闞。吾懼其至。故熟籌豫防之策。棹畔置灶。即所以煖汝。煖則風止。癧亦無隙可乘。必匿迹銷聲以去。予家之鬼。或可以奠安。所可慮者。此窗之蛛網。猶足招風。明日當以磚砌之。吾女聽之。予用心之密。雖乃父亦不能及。言時。搖首作得意狀。女不答。自檢其篋。篋中藏書頗富。足徵爲積學之士。既而於書叢出一餅。呼其弟曰。汝試食之。弟一呑。即盡。而適間索食之淚。猶纍纍入其喉中。

賡虞食訖。猶喃喃頌餅之味美。彼每欲再食其物。恆作此態。嫗知其旨。叱曰。汝不見炊烟縷縷。已迷若姊之目耶。賡視其姊。方一手執炬。一手揉目。知稍遲即當食粥。乃不語。少頃。饗具。賡摽案大嚼。已而愕顧。則姊坐灶下。淚披其頰。謂嫗曰。母乎。姊狀乃大類劉哥園中之海棠。今春。劉導兒游其花圃。兒愛一花。流連不忍去。時積雨新晴。花上珠露盈掬。劉指以告兒曰。此汝姊啜泣狀也。行將移植予家。與此花媲美。兒茫然不知所謂。今乃大悟。第有疑者。姊荷。與。海。棠。幷。植。亦將。埋。地。尺。許。耶。嫗不答。姊哭益厲。忽劃然門闢。一人入。賡大呼曰。劉哥至矣。

一男子高視闊步。昂首而入。首仰過高。觸門作奇響。嫗大笑。劉則以手拭椅。手指頓黑。目注灶下。如狸貓之伺鼠。女似怒。疾趨而出。劉四顧室中。似嫌其狹。謂嫗曰。姥奈何居此。嫗嘆曰。予囊。中。若。有。面。團。團。而。聲。鏗。鏗。者。亦將。如。公。子、之。高。車。駟。馬。呼奴。叱。婢。必不至卜。茲。陋。室。劉曰。予固爲姥言。若有所需。其索於予。予與若長子善。千金且不惜。今良友既亡。若母即予母。此區區者。何足計及。語至此。賡虞忽謂劉曰。汝不言吾姊將與汝家海棠幷植耶。若然。則予與母亦將隨姊至汝家。予願與月季幷植。母則與塘畔之老柳相

似。宜植母於柳側。第予必不能距母及姊遠。恐索餅之聲難達於母與姊也。劉聞言。嗤之以鼻。嫗怒其獲罪顯者。嚴叱之去。復謂劉曰。適公子所言。殊可感。其如吾女之固執不受何。劉曰。祕之。嫗曰。予聞錢聲。即心動。見之尤甚。必時加斧弄不能祕也。劉曰。然則予以明日至。將約友作葉子戲。姥其囑鎔妹備杯酒。戲罷。亦可獲謝錢無數。嫗即問曰。其數有幾。劉伸十指示之。嫗曰。十元乎。曰然。嫗大喜曰。必如命。劉辭出。顧女。已不知所之。默曰。汝縱耿介。其能與予之黃白物抗衡耶。行將見汝明日之青衣行酒矣。

劉既去。嫗獨步室中。若有所思。既而語曰。吾女殊可異。每聞彼至必痛哭。今日復不食。乃向翳下作鼠泣。其豫知彼之將至耶。然彼固善人。濟予貧乏。明日又將以十元見錫。渠僅須吾女備杯酒。酒值不過數十文。所求甚廉。而予已獲利百倍矣。第吾女懼彼甚。見之卻走。其實彼亦人也。非能搏噬吾女。聽之。明日必毋懼。忽仰視曰。予誤矣。吾女不在此。安能聞予言。予今當假佛力。以壯其膽。乃向一紙畫之老婦稽首不已。婦不語。蹙其雙眉。嫗曰。佛以爲彼素纖弱。膽難猝壯耶。雖然。我佛萬能。必以予首著地之不響。而卻之也。言已。地格格作響。忽有掖其肋者。嫗以爲佛喜甚遽躍起。視之。則其女以手扶己。口中呼阿母。嫗大恚。即女猶殷殷以拜佛之故詢其母。嫗不答。但囑女取水滌器具。下至於灶。亦浣洗。不留纖塵。女異之。嫗曰。彼將來此。女曰。彼爲誰。嫗曰。汝倘不知。若母之所謂彼者。即大富大貴之劉公子耶。女默然。

時當盛暑。驕陽肆虐。翌日。劉果如約至。博後置酒。酒盡而諸客皆醉。其面乃與窗外之赤日相輝映。劉飲尤豪。似今日之樂。爲彼平生所未有。席上杯盤狼籍。女蹀躞其間。若有隱憂。俄而持書箋向致詞曰。家事羈紲。致曠課數日。頃校中來催。必即往。時間匆促。不能與亡兄之友作長談。君長者。倘乞見宥。言時凜然。

劉謙遜不遑。獰笑曰。鎔妹自去。予將與若母逃家常。俟其去遠。始敢與同伴揣摩女之態度。語涉輕薄。嫗茫然不知所指。以爲殆各謂其妻也。乃曰。諸公子之夫人。其美皆如是乎。諸客皆大笑。指劉曰。吾輩皆有妻。彼獨無。嫗驚曰。如是貴人。中饋固尙虛耶。劉曰。然。姥能爲我物色。則大幸。嫗曰。予夫在日。貴家女多與予稔。今不能矣。所交者其貧困咸與予類。劉曰。貧困非予所鄙。但得才色如鎔妹。則姪之望斯足。嫗躊躇良久曰。是亦大難。以予所見。僅北郭賣漿者女。足與吾女埒。予過其家。恆聞咿唔之聲。予初不知爲彼。嗣其母告予。謂若女才乃無藝。彼一發聲。則天下之人。皆在口中。予試之。果然。蓋予亦在彼口中。予憶其聲。爲周吳鄭王也。公子聽之。卽此四姓。其人亦不下千萬。一聲而呼人千萬。其才蓋卓絕一世矣。惜貌稍不稱。然大體亦佳。不過上脣有一小穴。言恆嗡嗡。以予揣之。才亦足以相償。公子若有意。予當竭力謀之。劉笑不可仰。第曰。吾輩歸歟。乃出十元爲嫗壽。嫗就棹上試其聲。一圓聲稍促。嫗舉以授劉曰。今日洋價每元約銅幣一百四十枚。此洋恐不能如數。劉乃易而與之。嫗大喜。

劉以下午五時去。而女適於是時返。見棹上陳阿堵物。其母尙在廝弄。知爲劉所遺。乃曰。母好此耶。嫗不意其女猝歸。遽失色。蓋女素惡劉。常諫嫗勿受其惠。嫗不知其旨。以爲女非惡劉。特惡阿堵。劉有所贈。輒祕不使知。然嫗有異性。有錢必時加撫摩。若懼嬰兒之失乳。其夫在時已若此。夫死尤甚。故嫗自以爲嚴守祕密者。女已洞悉無遺。當劉未至之前。女知劉又有詭謀。欲先期他匿。格於母命。不敢違。既而念曰。彼不過欲晤予耳。予但自守予志。卽朝夕晤之。亦何傷。且彼自謂爲吾兄之死友。吾卽以待吾兄者待之。予固世家。今淩夷至此。吾父兄在天之靈。當能鑒予苦衷。意既定。故劉之招客來博。女幷不避走。虛與委蛇。

然言止莊重。使劉等不敢發一詞。嗣以赴校。辭劉等尤爲凜然。今旣返。見母撫錢惡縮。慘然墜淚。意母縱愛錢。予父兄若存。亦何至受奸小不潔之物。思至此。遽語嫗曰。母速返此物於劉。兒將償母所失。言已。亦自書篋中出十元。置之几上。曰。此校長所贈。母其藏之。女肄業於皖之師範學校。試輒冠其羣。蓋其父兄在。非若今日之窮困。以女有奇慧。敎之讀。旋以辛亥時之役。父兄爲亂兵所戕。財產蕩然。無復存者。時女已笄。弟尙幼。母則終日憒憒。女遭此大故。不啻舉天下之痛苦加諸一身。幸女有至友。執敎鞭於北京某校。聞此耗。奔馳至皖。出資爲之營葬。出北郭里許。有靑塚纍纍者。卽若父若兄之殘骸斷骨也。事畢。友復以金賙其家。女素耿介。堅不受。友有姊。爲皖師範校長。乃囑女入校。免其學膳諸費。女有所需求之。無不應。校長愛女殊甚。時掄揚其才於皖當道。會諸校合試。召全省學生之優秀者。蒞省。榜發。女復冠軍。省長某。奬以扁額及金牌。於是女名噪全皖。女才旣絕倫。貌亦秀雅。皖中人士。無老少。均爲傾心。甚有書女之名。而上署此爲予妻者。其識之劣。亦可概見。劉某其一也。劉父爲皖製造局局長。劉倚其勢。恆橫行無所顧忌。劉父已七十。娶妾以娛老。蓋劉爲皖北產。皖北人。以娶妾爲榮。而以娶於省城者爲最榮。辛亥以還。握皖政者。以皖北人爲多。每人至少娶一妾。威脅利誘。一時小家碧玉。搜羅盡淨。黠者遂乘機攫利。專事販賣。亦有出於人工製造者。則以醜爲妍。以老爲少。緣北人大都來自田間。抱黃面婆以終其身。猝至省城。亦不暇辨其爲老爲少爲醜爲妍也。劉之父亦然。渠常誇於人曰。予雖老誖。然必娶一美妾。纔而得之。則一面麻髮禿之老婦。渠亦不以爲嫌。相安無間。惟其子則心滋不懌。以爲若父不能別齋艾。已若娶妾。決難使父操選擇之權。於是緹騎四出。嚴加物色。適鎔碧合試冠軍。慕之殊甚。乃僞至嫗家。訪鎔碧之兄。

嫗言已死。則大哭。自承爲乃子故人。遽以百金奉嫗。女曰。無故得人金者不祥。且吾兄在日。未聞有故人如彼者。今竟以百金爲贈。其居心殆不可測。其璧謝之。或可免禍。嫗不允。女盜其金。僞爲彼竊。而另作一書還之。劉以告嫗。嫗大怒。嫗故愚昧。自其夫死。神經尤昏瞀。彼蓋以人間唯利可好。其他皆不計及。顧鎔碧則反是。然鎔碧事母至孝。不敢重拂母意。惟對於劉之蹤跡。始終疑其不善。第母信之深。亦無計足以絕彼。但劉每有所贈。必求校長代爲璧還。校長雄於貲。知女隱衷。故每求必許。無吝色。然平時贈女以金。女亦不受。謂針黹所入。已足供菽水。非有急。不受人惠。校長以是愈欽其爲人。女不恥家貧。不怨母愚。勵志勤學。雖十年如一日也。是日劉博於家。彼卽以情白校長。知劉必又有所遺。乃向校長索十金。既歸。果如所料。故以金示母。不待母之允否。遽赴郵局璧其金。

嫗無親戚故舊。卽有。亦蹤跡久絕。僅城北之荒烟蔓草間。或有通殷勤於夢中者。久之亦漸疏矣。乃劉竟以素未謀面之人。自託故交。往來之密。殆過於親戚故舊。其意何居。宜其爲鎔碧所疑異。然天下之事竟有奇而又奇者。劉博後之第三日。忽有老媼求見嫗。嫗無閽者。不能拒其入。媼年約五十許。面上縐紋起伏。善織者或可製爲絕佳之湖紗。髮已垂白。烏油塗之。日光灼其上。一髮而黑白相間。香花堆髻。搖搖欲墜。似嫌其老醜。不欲久居於是者。媼欲力喬少艾。嬌其聲以詢嫗曰。嫗卽鎔碧之母乎。嫗曰然。媼聞言。遽伏於地曰。老夫人獨不記十載以前乳若女者卽予耶。嫗凝思良久。未嘗置答。媼以爲嫗必扶彼。而嫗竟瞑目靜坐。置若罔聞。媼念曰。賊婆不早死。今尚以貧驕人。予苟無若女。卽迎我亦必不至。媼瘦瘠。膝骨作奇痛。地凸凹。不能再俯。乃悄起立於嫗側。久之。嫗瞑如故。媼大呼曰。嫗覺眠耶。嫗驚覷曰。予固知若在此。

第若謂曾乳予女。予猝難憶。及適方潛思。若呼我醒。此後更不能想像於萬一。媼曰。貴人健忘。大率如是。已而愕顧室中曰。鎔碧何往。想渠亦不識予。復曰。賤婦萬死。當老夫人前。猶呼小姐乳名。言已。自擊。其腦。以爲。前。言。特。腦。昏。擊之。或。可。淸。也。嫗曰。媼勿爾。今請以媼之姓語予。媼曰。賤婦王氏。嫗曰。王媼耶。予憶之矣。汝乳吾女。旋以事辭去。其事則予已忘。惟行時尙向予嗷嗷爭工價。今始末皆遺。惟此猶耿耿予懷。媼愧甚。但以他語枝梧。復與嫗談家常。娓娓不倦。嫗悅之。前嫌盡釋。既而媼別去。自是乃往來無間。來時恆有饋贈。惟不及劉之多耳。然劉自婦至而後。足跡亦少疎矣。

星期日。女自校歸。嫗以王媼之事具告之。且指示所饋之物。其可食者。已久爲賡虞所盡。惟二三玩具。尙克無恙。價雖廉。然非乳媼所能致。女曰。予家貧困。彼非挾有絕大之慾望。必不至猝通款曲。是殆與劉某相類。不可近也。嫗慍然曰。若汝言。則天。下。之。人。盡虎。豹。惟。有。各。求。避。匿。老。死。不。相。往。來。女急辯曰。非也。母蓋。不。知。人。情。之。險。詐。甚。於。虎。豹。虎。豹。之。害。人。顯。而。易。見。甚。則。殺。之。輕。則。遠。之。惟。人。則。不。可。知。視。之。頗。慈。善。而。害。人。之。具。卽。以。慈。善。爲。護。膜。苟。不。知。避。其。死。必。矣。嫗大怒曰。汝詈我死耶。女揣其不可理喩。乃默然引罪。嫗怒始平。入暮。女復返校。蓋女寄宿校中。非星期不能歸省。前此之宿於家者。緣遷居時曾告假數日耳。

王媼既稔嫗。乃日肆其簧鼓。於劉某尤極力爲之揄揚。漸以重利誘嫗。彼知嫗嗜利。故以。此。進。嫗爲所惑。媼於是慫慂嫗嫁之以女。謂劉年壯無室。家復鼎盛。財產不可以數計。若女嫁彼。轉瞬卽貴。且彼現任山東運使。爲選。夫。人。故。致。遲。遲。尙。未。履。新。汝子雖幼。然既爲汝婿。自當爲之教養。卽不然。挂名。於。運。署。月。薪。至。少。亦可。獲。百。金。也。時賡虞侍側。聞媼言。爲之鼓舞。

不意足踐己衣。一躍而衣裂。賡虞泣。媪撫之曰。毋悲。汝但求若母許汝姊嫁彼人者。新衣卽著汝體矣。賡虞如其言。嫗乃允。媪復囑勿使女知。翌日。媪先以二百金爲聘。如有所需可請益。幷持一紅綾帖。字迹淋漓。畢以授嫗。曰藏之。嫗不知爲何物。曰此庚書也。卽今日而婚定矣。嫗曰。不當商諸吾女乎。曰女爲汝所生。女身。卽汝身。汝既許婚。彼復何言。

未幾女復歸。時室中陳設已大異。舊破之器具。一變爲金碧輝煌。灶已移出。且整理作遷居狀。女詫甚。嗣於枕畔得庚書。讀之幾暈。嫗驚惶無措。急遣賡虞呼王媪。俄而媪至。女痛不欲生。媪百端慰解。均無效。媪恐其返校。則奸謀立敗。蓋女爲學界優秀人所欽仰。一且淪爲人妾。必招全省之反抗。乃以健僕監視。復囑嫗至校。爲其女告病。女體素弱。校中聞其病。亦不爲異。校長欲往視。嫗堅以室陋辭。女之同學。亦如言郤之。女知事已至此。無可挽回。况出於母之主裁。不許。徒招母怒。母生平未處順境。安忍再增其苦。家徒四壁。不能博母氏一日之懽心。母老矣。人生幾何。寧犧牲一己之幸福。以娛母晚景。王媪固云。彼奉吾母若彼母。若然。予雖死。亦無恨。乃聽其所爲。遂以七月十五日嫁於劉。居時幷不聲言。翌晨。卽舉家他徙。校長詫其久不蒞校。函詢病狀。復不報。異之。詣其居。詢諸同寓。皆謂某日移去。據云。有戚在天津。將往依之。校長偕同寓導觀女所居處。唯窗外蜘蛛。勤織不倦。他則無所覩也。校長疑其有變。電北京。詢其妹。覆電亦不知其究竟。風聲所播。一時街談巷議。無不目爲疑案。

越數載。校長漸忘此事。忽閽者持一書入。云有年約十五之少年求見。校長拆視。則鎔碧之絕命書也。書曰。

「上畧」碧前之含辛茹荼。偸生忍羞。以事賊者。以母在家貧。無人奉養也。詎猥子野心。誘碧遷濟。抵

濟始言彼故有妻。載詠小星。誰憐薄命。憤欲捐生。藉滌汚垢。仍以母在不能死。姑復強顏人世。乃彼欺碧孱孤。旋卽逐母及弟。數年絕問。莫知其方。一時遇弟途中。始知母已久塡溝壑。大仇隱痛。淵海同深。幸賴祖先在天之靈。仇人授首於碧。碧遂得而手刃之。積年憤抑。一旦俱伸。宜若可以無恨。然寸心已死。萬念俱灰。此身之不能苟活。猶餘燼之不獲復燃。行且自投江水。與鬼爲鄰。惟弟幼不能自活。素諗校長慈祥。因舉以奉託。苟異日而亢周氏之宗。則校長之賜也。碧雖死。敢朽斯德。書不能盡。餘詢諸碧弟慶虎可也「下略」按事之始末。已詳於上茲節錄之。不復贅「著者附識」

# 玉京餘韻（續）

華濟鱗女史著

## 第五章

新將軍得明珠之書。以端溪紫石硯一方。翡翠筆牀一事。唐拓蘭亭全帙。佐以釵鈿脂粉。以遺明珠。祁公命明珠出拜將軍。勞之。明珠以冒婢之功。有愧色也。及退。盡以所得使侍茗取之。侍茗不敢受。明珠固相強。乃取蘭亭一帙。餘悉助媼爲明珠藏之。一夕明珠夜深獨坐。聞戶外有彈指之聲。明珠問爲誰。對曰侍茗也。明珠啓之。侍茗旣入。謂明珠曰。姑娘知外庭之事乎。明珠曰不知也。茗曰。主人將爲姑娘論婚矣。明珠曰。舅父知我。必不爲此。汝言誑也。茗曰。婢子安敢誑姑娘。曩時觸犯者。故相試也。實則婢子之旨。與姑娘正復同之。靑山借隱。蓋始願也。姑娘胡以前辜見疑。明珠信之。詰以所聞。侍茗曰。吾聞主人將以姑娘字岑氏。其人新喪所聘之女。卽贈我蘭亭將軍之子

也。擇日將納綵矣。明珠驚甚。良久而起曰。吾欲見汝姑娘。侍者乃爲秉燭過景蕙。明珠以侍者所聞告之。景蕙曰事誠有之。將軍慕姊之甚。必欲結爲姻好。吾父已許之。玆事固非吾儕可以過問。聽之可耳。吾父愛姊甚於我。寧有誤姊者耶。明珠曰。吾非爲此。但不願爲人婦耳。妹必爲我告舅父。速爲拒之。苟欲強我者。吾必截髮從如空也。景蕙不勝其請。明日以告祁公。祁公知明珠固執。遂以緩辭報將軍。使致書其叔求之。明珠以爲其事已寢。深加侍者之功。他日景蕙留明珠共寢。方欲解衣。有美少年出自牀後。搴幃而笑。視之則侍者也。明珠大驚。欲起。而景蕙抱持之。少年亦以身阻之。不能出。明珠曰。汝眞耶戲耶。若曰。吾長干士人也。自覩仙姿。無由通款。乃假巾幗以求之。女耶當鑒吾心而憐之也。明珠力摔景蕙曰。汝速縱我。吾不告人。否則當呼吾媼耳。景蕙不放。少年直前撲之。明珠之力固與景蕙相若。知不能敵兩人。遂大聲呼媼。少年急掩其口。長跽求之。明珠、力掙得脫。下榻趨門。而門已下鍵。司鈿亦自幔後來。相與挽之。明珠益不能敵。直前取案頭之剪。力擲己喉。少年急奪而擲之。明珠雖血飛如注。然創淺不能死也。少年泫然曰。卿何固執之甚耶。明珠叱之。問汝曹釋我否。方室中奔逐叫嚎時。東樓兩媼。皆聞聲起視。至是皆集窗外。亂擊戶槅而問之。景蕙謂少年曰。已矣。汝殺我矣。俛拾地下之剪。亦欲自裁。少年司鈿爭奪之。明珠乘隙欲行。景蕙三人復逐之。牽衣環跽而哭。明珠撫景蕙曰。吾不言也。兩媼之前。吾當爲爾隱之。拔關馳出。時方祁寒。明珠衣單衣。景蕙亦如之。相逐廊廡間。入明珠之室。媼自後呼之曰。明珠爾求死耶。夜深寒酷。乃衣單衣。汝忘久病新愈耶。明珠不應。叱景蕙速去。景蕙泣曰。姊毋絕人太甚。吾將伴姊於是矣。明珠曰。然則媼速閉門加鍵。吾當留汝於此。媼閉門。取褻披二女。復展衾裯使臥。明珠倚薰籠而坐曰。吾不臥

矣。媪曰。明珠抑何太暴幸妻妹淑德不與汝較猶溫存遷就於汝勿欺人太甚也。明珠曰。媪何知言時泣下。景蕙急退二媪復跽而謝之。明珠曰。汝以何時識破奸人。奈何竟與識惡。景蕙亦泣曰。方姊病中。吾慮其更來忤姊。乃以司鈿侍姊。使彼侍我。言至此泣不能仰。明珠曰。司鈿何以知之。景蕙曰。渠先我一日知之。乃協以迫我也。明珠抱景蕙曰。吾苟不病。奸人無隙可乘。由此言之。吾累汝耳。相抱而泣。久之乃告景蕙。吾口雖鉗。終有敗露之日。汝速歸遣匪人。吾與汝兄弟如故也。景蕙喏之。別去。返室。司鈿方與長干少年相倚股栗。見景蕙來。則爭前環之。長干少年曰。彼人創何如耶。彼以病後之身。驚寒交迫。吾誠孟浪。悔無及矣。司鈿曰。汝誠深於情者。惜其人無福受之耳。景蕙曰。汝曹猶爭餘事。吾心如在湯鑊中也。備道明珠所教。少年爽然不悅。司鈿曰。姑娘之患在心腹矣。吾不陷彼。彼終陷我。不可不早爲之計也。景蕙曰。毋慮也。姊仁而直。且素愛我。彼已許之。必不我洩。司鈿曰。然則郎速行耳。彼兄弟之好方殷。郎何爲留此取憎於人。長干少年謂景蕙曰。吾以得隴望蜀。致賁吾事。今東隅既失。更使別卿。行後終當相思死耳。不如竟死卿前。魂魄尤能相旁也。取帛欲繫。景蕙挽而慰之。不敢復遣。

明珠伺景蕙行。喉間痛甚。不可復耐。卽夕醒業媪而告之。媪驚曰。半宵之間。乃有此奇事耶。覓藥敷其創。裂帛裹之。明珠臥神旺不能寐。媪坐榻前。語之曰。此間不可居矣。嗟乎孺子。汝之命運何顚沛至此也。明珠曰。明日奸人去。茲事或可不洩。媪毋慮也。媪曰。景蕙柔懦。未必能有此毅力。汝勿信之。茲事終敗。敗時何以剖之。今當速籌避之之法也。明珠曰。吾思京師綦切。不如歸依叔父。叔母當不能重尋故轍以迫我也。卽夕復起。上書其叔。請還京師。詰朝書去。明珠至景蕙所。長干少年與司鈿皆走避。明珠責景蕙夜來

之噓。景蕙不能對。揮涕而已。明珠知不可喻。復與媼謀。媼曰。彼一日不遣其人。則斯樓一日不可以居。今夕孺子當宿於姈氏之所。以待京師消息。同居汚泥。則他日無以自白也。明珠從之。力疾下樓。而造夫人明珠自病。不履中庭蓋月餘矣。祁公夫人見之。皆大喜。留坐共語。司鈿聞之。大恐。急告景蕙。使往監之。景蕙固懦。從其言。急趨中庭。神情至爲皇遽。晚餐既畢。景蕙邀明珠歸寢。明珠曰。吾不歸矣。今夕當從姈氏臥。於此景蕙失色。固請之。明珠堅坐不起。夫人怪而問之曰。汝兩人何作此態耶。明珠不能對。回顧棠媼。媼代進曰。姑娘夜來屢夢魘。謂有鬼物擾之。老婢等臥中亦時聞鬼嘯。故相與商畧。不敢更臥樓中。夫人問景蕙曰。汝亦有所聞耶。景蕙戰栗。不復成聲。汗涔涔而下。夫人曰。然則汝亦見之矣。無已。兒曹姑娘俱留此。明日當召道士醮禳之。乃命婢媼設榻他室。俾二女居。景蕙不敢妨命。強與明珠俱留。夜來復泣而哀之。要勿爽約。明珠矢誓慰之。司鈿見女等不歸。恐懼甚。潛往探之。則門扃不得出矣。以告長干少年。惶然竟夕。及明門啓。遂捲室中所有而逃。

（未完）

# 慕凡女兒傳 卷下（續）

胡寄塵

## 第十八章　盟鷗

話說沈彤的謠言息了之後。慕凡便眞要結婚。他結婚的事。應該有一番鋪敘。只是在下做這一部書。不是寫情小說。所以說到這裏。便無從下筆。又有人問道。既然無從下筆。便把結婚一節。略過了。豈不是好。然而這一部書。又是慕凡女兒的一篇小傳。既是小

傳。他一。生。一。世。的。事。都要。敘。的。結婚。一。事。也。是。女。子。應。有。的。事。情雖道。爲。著。難。下。筆。便將。慕。凡。的。家。庭。幸。福。一。筆。夠。了。麼。這個。如。何。是。好。所以。不。得。不。想。個。法。子。來。敘。述。一。兩。筆。欲敘慕凡結婚的事。須先敘城南女學暑假的事。且說那年學堂裏放了暑假。慕凡便囘鄉去看父母。他雖然常常來往城鄉之間。却也好幾。年。沒。有。在。家。裏。住。過。一。月。半。月。了。這回。自。城。裏。熱。鬧。地。方。回。來。在。家。住。了。幾。天。覺。得。鄉。居。的。風。味。清。幽。靜。寂。比在。城。裏。好。得。多。又記。取。兒。時。玩。耍。的。事。情。來。分明。還。在。眼。前。看看。一。所。老。房。子。和房。子。後。面。的。菜。園。房子。外。面。的。老。樹。都是。和。兒。時。一。樣。只有。自。己。從。一。個。小。孩。子。長。大。變。了。成。人。父。母。從。中。年。人。長。老。變。了。老。人。自。己。是。看。不。見。自。己。的。容。貌。除了。看。見。父。母。面。上。打。了。皺。手裏。拿。了。枴。外。別的。景。物。和。兒。時。一。色。一。樣。恍。惚。還。是。當。年。在。家。玩。船。浴。海。的。時。候。有一。天。他。又。向。海。邊。去。玩。耍。這天。是。個。夏。天。的。清。晨。太。陽。雖。然。利。害。却是。旭。日。也。有。些。和。靄。的。光。景。不比。他。到。了。午。刻。便。可。怕。了。海。水。是。一。色。碧。藍。的。除。了。一。點。兩。點。的。白。鷗。沒。有。他。色。天。光。也。一。色。是。碧。藍。的。除。了。一。點。兩。點。的。白。雲。沒。有。他。色。慕。凡。攜。著。席。子。鋪。在。海。濱。深深。坐。著。玩。味。了。一。回。海。大。的。風。味。越。發。覺。得。塵。襟。盡。滌。俗。慮。都。捐。世。上。的。富。貴。固。然。如。浮。雲。一。般。便。是。自。己。一。身。數。十。寒。暑。也。如。電。光。石。火。片。刻。即。滅。自。道。你看。自。我。浴。海。的。那。年。到。了。今。年。世。上。的。事。不。知。變。了。多。少。我。自。己。一。人。的。事。也。不。知。變。了。多。少。惟。有。這。天。上。的。白。雲。還。是。白。雲。海。上。的。白。鷗。還。是。白。鷗。絲。毫。沒。有。變。更。這。回。重。來。恐。怕。我。認。得。他。他。却。認。不。得。我。了。我。若。過。了。數。十。年。再。到。這。裏。來。恐。怕。是。我。變。的。和。我。母。親。一。樣。老。這。白。雲。白。鷗。到。還。和。今。日。一。樣。照。此。看。來。我。也。何。必。紛。紛。擾。擾。的。在。這。紅。塵。裏。頭。自。討。煩。惱。到。不。如。隱。居。海。濱。奉。侍。父。母。樂。吾。天。眞。遇。著。我。力。量。可。以。替。社。會。盡。義。務。的。地。方。略。略。盡。點。義。務。報。答。社。

會除此之外只是得失不知治亂不聞豈不好麼這天慕凡在海濱玩了一天到日暮的時候纔回去自此之後他隱居的心事日增一日果然天如人願天公竟生就一個位置安置慕凡自慕凡玩海回來便有這村裏一位隱居樂道的君子別號叫做樂天的聘了慕凡做他夫人同居在盟鷗別墅裏這豈不是遂了慕凡的心願麼看官諸君欲知道樂天是個甚麼人麼待我說來樂天不是別人便是前面說的那黃花姑娘的哥哥他的年紀比慕凡大兩歲慕凡沒入學堂的時候大家也時時見面的慕凡入了學堂他也往學堂裏讀書去了從師範學堂裏畢業出來便有許多學堂裏聘他去當教習他盡心盡力的做了幾年教員覺得這些辦學堂的都辦得不好自己的意見也無處發表便辭了職務回到家鄉自己開了一個私塾卻是拿著全副的精神注在上面名字雖然教做私塾到比人家學堂辦得還好正和慕凡事事要得實用的話暗暗相合他家產又是很豐富的除了教育之外他也不管閒事只靠著海濱買了幾畝地建個別墅樓臺亭閣布置妥貼帆落窗中潮鳴枕上這種清景眞非人間所有這別墅的名字便是叫做盟鷗取與鷗爲友的意思樂天課暇便是徘徊這水光雲影之間好不逍遙自在這年夏天慕凡從城裏歸來樂天聞名來訪又請慕凡在這暑假裏頭擔任他私塾裏的教務慕凡這時橫豎閒著無事自然沒有不答應的道理便不似當年拒絕陳全的那樣子了慕凡在他私塾裏擔任了幾時的教務彼此越發談得來遂由介紹人並兩家的父母說合訂了婚姻暑假期滿慕凡還是往城南女學去教書一到寒假的時候樂天慕凡便結婚了結婚之後一對新夫婦同居在盟鷗別墅裏第二年春天慕凡便辭了城南女學的職務只在樂天辦的私塾裏做個教習閒的時候回家去看看父母或是入城去看清輝

夫人陳哲或是看看秦影梅劉遠猷兩位女士這時黃姑娘也已由高等小學畢業回來在私塾裏擔任教務慕凡越不寂寞這便是慕凡結婚後極樂的光景了他們兩個議婚的時候自然有一番說話只因本書不是寫情小說略而不言這是做書的人老早表過了的慕凡這時還不過二十歲樂天這時也不過二十二歲他們兩人以後的事業很多難道也用不著敘述麼誰知這也不然樂天慕凡兩人本是不問世事只算是出世的人了惟有開個私塾教育後生這算是替社會謀幸福還有奉侍父母朝夕承歡這稍稍和出世的人不同然而他們一舉一動都是有一定的規則的今年如此明年也是如此敘了一遍無須再敘西洋人有句話道『有規則的人辦事譬如自鳴鐘今天這時候他的針指在這裏明天這時候他的針也是指在這裏不快不慢便自走十年八年都是如此』這幾句話正好奉贈樂天慕凡樂天慕凡既然如此他們以後的事便不必再敘一部慕凡女兒傳便算完了

（完）

# 霜整冰清錄彈詞

惜華

王璇姑 事見竹庵筆記

精金百鍊可成鋼。　寶鏡經磨始顯光。　蒙難艱貞能守節。　自然博得姓名香。　且言王氏璇姑事。　籍隸江南住建康。　幼歲椿萱俱見背。　卻虧他嬸娘周氏性賢良。　待他宛似親生女。　費盡心機善護防。　刺繡裁縫勤指點。　更替他延師特設讀書堂。　璇姑天賦聰明性。　過目詩書便不忘。　十歲能工吟詠事。　才名詠絮徧傳揚。　更

兼閉月羞花貌。自小生成俊面龐。無怪求婚人踵至。爭思坦腹臥東牀。那周氏一心欲選乘龍壻。不肯輕輕許配雙。因此璇姑年二八。猶然待字在閨房。再言周氏有同胞姊。嫁與張家早守孀。有子號稱爲季瑞。年同王女恰相當。容顏眞比蓮花豔。贏得人稱賽六郎。但是性情頑劣甚。終日裏呼朋引類鬧街坊。外觀雖是如金玉。腹內空疏學業荒。深慕璇姑才貌好。妄思琴奏鳳求凰。恐防姨母多推託。因請萱堂作主張。張母平生原溺愛。果然去共妹兒商。維時周氏聞言後。默默心中暗忖量。可惜姨甥才學少。不然是卻眞一對錦鴛鴦。璇姑絕世無雙女。腐草何堪件海棠。然若直言堅拒絕。又防姊妹面情傷。因而婉轉將言答。說道是姊命原來不敢方。但是璇姑非我女。婚姻大事百年長。也須共彼商量定。緩日登門稟覆詳。張母道言既若此。候音再把爕脩央。閒談至晚方辭去。穩道圓成事一椿。

過了數日。周氏遣一女僕。面見張母。稱說璇姑不願。竟將姻事回絕。張母卻還不甚介意。豈知季瑞心中。早結成十分的怨恨。

裴航癡想娶雲英。誰料藍橋隔去津。一片相思心化石。枉栽紅豆不逢春。滿腔幽恨難消釋。只怪姨娘太薄情。駒隙光陰容易過。不覺的寒來暑往兩番更。那璇姑荔支年紀尤嬌麗。時有居鄉項翰林。爲子旭丹求配偶。特煩月老向王門。願聯兩姓朱陳好。周氏欣然一諾成。次歲春間完嫁娶。璇姑婦道謹遵循。翰林夫婦非常喜。福享家庭樂趣深。不道無端天降禍。鄉中疫癘盛流行。項公先死夫人繼。又幾天周氏凶音也訃聞。此際璇姑悲更痛。

終朝珠淚溼衣襟。一番喪葬俱如禮。從此
璇姑少喜欣。偏又旭丹心改變。年輕無識暱
淫朋。秦樓楚館常迷戀。冷落閨中美細君。
更喜招人同賭博。千金一擲鬬輸贏。璇姑偶
或行規諫。反惹他將惡語侵。再表一人張季
瑞。自從當日去求婚。璇姑未允堅回絕。銜
恨於心未肯平。其後聞知親已許。卻是那翰林
門第貴鄉紳。欲圖破壞渾無計。不覺心中嫉
妬生。今見旭丹如此樣。託人介紹敘姻親。
乘機引誘投其好。可笑旭丹沒眼睛。竟作良
朋相看待。情投意合結同心。項家世業原非
厚。怎禁他揮霍錢財比掃塵。不上一年田產盡。
因將屋宇質金銀。幾回局戲旋消耗。復把那
書籍搜來賣與人。堪嘆祖宗心血費。艱難撖
業授兒孫。偏逢不肖難常保。數世相傳一旦
傾。到後來衣飾諸般都典罄。更連那璇姑奩贈也



無存。羅窮鼠雀難籌畫。季瑞其時獻計殷。
道是夫人容美麗。更兼遠近播才名。倘將賣
入煙花籍。身價何愁少萬金。君可重將家業
振。夫人也得好安身。否則是牛衣對泣終何用。
難道有子敬重來慨贈囷。託在親知言敢盡。
請君且去自思尋。
旭丹聽季瑞勸他賣妻。未免心中有些不忍。然而仔
細想來。舍此卻也別無他法。停了一回。送去季瑞。便
涎著臉。將這一番計議。去同妻子商量。
璇姑生性本溫柔。敬戒無違婦德修。茹苦含
辛無慍色。不聞詬誶起中冓。一生所重惟名
節。最恨那輕薄桃花逐水流。這日裏正在臨風把
彩樣剪。忽看夫子上樓頭。殷勤起立迎歸坐。
卻見他默默無言滿面愁。便問因何心不快。
可曾口角共朋儔。旭丹長歎開言道。你可知生
計將窮怎不憂。支出紛繁收入少。恐將來終爲

餓殍去塡溝。 璇姑道此原堪慮。然也是命裏生成莫怨尤。 前此勸君休賭博。 總然言語不相投。 而今追悔曾何益。 覆水安能用計收。 然若從今捐嗜好。 猶堪勉強度春秋。 憑吾十指勤針黹。 多少張羅米共油。 也可充饑聊鼓腹。料來不致做戛饕侯。 旭丹聞語連搖首。說道是雖感卿家善處謀。 但是偏勞心不忍。況且那黃虀淡飯怎下咽喉。 吾今卻有兩全計。 特與賢卿共細籌。便把那季瑞一番言盡吐。 言時面帶幾分羞。 璇姑聽罷重重怒。卻仍然強自矜持把細底搜。 問道君家言確否。 可眞賣我入青樓。 何人獻此周郎計。 要算心思想得周。 君作富翁吾作妓。 夫妻情義筆輕勾。

璇姑似怨非怨。似恨非恨的說了幾句。再三追問那設謀之人。旭丹被逼不過。只得將季瑞說出。璇姑聽了。不覺怒氣更沖。連聲冷笑道好好。諒來你的心中。

已是決定的了。常言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請死君前。以明吾志。說罷。便將裁衣之剪。猛刺入喉。旭丹救護不及。卻已喉絕而亡。

貞魂渺渺赴幽冥。 萬喚千呼總不譍。 任是旭丹情最薄。 難禁酸淚下涔涔。 回思平日夫妻義。 卻比尋常分外深。總被我耗盡奩貲心不怨。 果眞不愧淑賢稱。 恨吾未識奇貞烈。 斷送賢妻一命傾。 禍首都因張季瑞。 無端勸我賣妻身。 致教鬧出非常禍。 愧我何顏世上存。 況且是就使偸生留著命、 也難安樂度光陰。 何如一死翻乾淨。 脫卻人間煩惱情。 但是根由須寫出。 好教儆戒後來人。

項旭丹 取書箋 輕輕磨墨。 含痛淚 提筆寫 一段情眞。 道吾家 世簪纓 書香門第。 父親是 鳳池客 白下鄉紳。 單生我 不肖兒 雙親鍾愛。 結婚姻 王氏女 淑德賢

能。那一年 降天殃 痛傷怙恃。當時我年輕幼 誤結友朋。終日裏 走花街 更衆賭博。聽閨中 規勸語 漫不經心。不幾時把家私 全都消耗。並妻室 奩中贈 悉化灰塵。到後來 阮囊空 山窮水盡。恨奸人 張季瑞 獻計殷勤。道王氏 美才容人人稱羨。比錢塘 蘇小小 還勝三分。倘將他 入花叢 萬金可得。依然是 富家子重振門庭。懊悔我 不應該 聽他謬語。竟公然 同妻室 兩下評論。又誰知 我妻房 心如金石。聞言後 旋自盡 完節全貞。歎人生 處世間 擇交須愼。比匪人 貪歡樂 種禍之根。郎如我 項旭丹 前車可鑒。願世人 勿忘我 將死哀鳴。寫完了看一回 自嗟自歎。把書箋 藏硯底 默默傷神。猛然間 叫一聲 賢妻王氏。萬般悔千般恨 訴向誰聽。只恨我 在當初 賢好莫辨。不聽你 良言勸 以至如今。可憐卿 才貌全 遇人不淑。可憐卿 年二十遽喪青春。薄倖郎 負賢妻 千鈞罪重。到今朝 嗟悔晚 人死難生。項旭丹 你眞癡哀哀何益。何不去 黃泉下 陪伴香魂。叫賢妻 在冥途 從容少待。蠢夫男 來與你 一路同行。

旭丹哭了一回。卽便解下絲縧。懸梁自縊。其時項氏家中。並無女僕。祗有一個年老的家人。恰又因事外出。所以王氏同旭丹之死。竟無一人知道。

夫妻一旦盡輕生。悲慘情形不必云。待到晚間排夜膳。老奴相請主人身。竟然寂寂無聲息。便向高樓緩步登。忽見主人高掛起。大娘復在地中横。持燈一照驚非小。極口狂呼不絕聲。驚動鄰居人一衆。同來探問爲何因。

見斯情狀俱驚駭。卽便商量稟縣尊。復見案頭留一紙。卻是把緣由細細寫來淸。因將一併來呈縣。聊代當場見證人。縣令李公親蒞驗。驗明自盡確然眞。當時便向老奴道。汝主情由吾盡明。誰是稱爲張季瑞。住居何地可知聞。老奴據實將情稟。求請寃情代主伸。

縣令卽傳兵役至。命提季瑞到衙門。原來那李公嫉惡如仇敵。兼且他同項翰林。卻是同年交誼厚。因此上更加怒發比雷霆。竟援誘賣人妻律。將季瑞定作軍流重罪名。堪歎惡人徒自苦。何如安分做良民。

## 來鴻

頃讀貴雜誌二卷第五號學藝門簡易療病法中。有用松節油、柏油、樹膠塊等等。此項藥品。是否西藥。有無原名。我國各藥房中。有無購處。緣有敝戚患此病有年。今見報載有此治法。不勝欣喜。用特專函奉詢。倘蒙雅愛。希即指示。以便照購。功德無量。回信寄浙江衢縣馬站底可也。詹石甫白

## 去燕

來示敬悉。松節油英名Oil of Turpentine。柏油英名Oil of codle。樹膠有數種。簡易療病法中所用者。係阿拉伯樹膠。此數種上海各藥房均有出售。價亦不甚昂貴。




# 閨秀詩話

亶父

劍州沈秋眉嫁徐生柳村。未及半載而徐赴浙。爲某太守記室。每數年始能一歸。秋眉有寄夫詩曰。輕寒輕暖乍晴天。草長鶯飛又一年。惜別自憐蘇蕙小。持家終羨少君賢。春初早韭和烟翦。夜靜疏花伴影眠。寄語遠游人自重。等閒休使淚潸然。相思無益轉爲慰藉之詞。更覺婉乎爲情矣。又有春柳句云。情絲縷縷漲誰白。望眼年年似此青。含意緜邈。殊可憐也。

梧州陳韻和孝廉室方氏蕙香。詩才清麗。陳有妹曰朶雲。姿色頗媚。方作新柳詩調之曰。豐姿生小便苗條。淡淡眉痕細細腰。雨後閒眠春乍醒。風前學拜影無聊。神原在眼偏羞露。情未成絲不解挑。杏也嫁過梅也聘。汝無夫壻爲誰嬌。雙關夾寫。可謂綽約多姿矣。

餘姚高芷香適王鼎叔。王客江寧。高從之。有過西湖句云。天闊水勢平。侵曉推窗起。寒翠飛上衣。明月落湖底。過江云。一樣江南問水程。歸途客路却分情。雲山已恨鄉音遠。更向雲山遠處行。前作秀色奪人。後作悠然有遠致。

杭州洪翠雲李仲容茂才室也。能詩。善謔有表妹初嫁。洪作新娘詞十數首調之。一時傳誦。余記其三云。流蘇寶帳怯春寒。日影初驚上曲欄。鏡裏雙眉羞學畫。怪郎偏要泥人看。曉妝初竟換羅襦。問了姑安看小姑。惱煞閒人齊笑說。鳳凰明歲可將雛。翠翹珠絡七香車。歸省雙親笑語初。最是一言慚應答。阿娘私問壻何如。眼前語宛似嬌羞口角。時翠雲年才十九耳。

近人言詩。往往尚風格而不取性靈。甚至閱女子詩。亦持此論。尤爲迂闊。深閨弱質。大率性靈多而學力少。焉得以風格繩之。南昌張素娉適鄭衡甫孝廉。善畫工詩。才思敏捷。衡甫不及也。戲成云。兩月爲新婦。珠簾乍上鉤。人前見夫壻。端底要低頭。又答鄭索畫句云。一個鴛鴦一首詩。將儂畫筆換郎詞。工夫指著花欄影。看是郎遲是妾遲。聰明嬌小。如見其人。

太原李秀鑾適王氏。有七夕句云。碧漢紅牆亦可憐。遙遙一歲一宵緣。兒家自結同心後。已抵雙星五百年。作相傲之詞。恐牛女見之。亦當妬煞。

倚嵐女子者。福州人。忘其姓。和夫中秋月云。一家同作廣寒仙。水浸樓臺影倒懸。歡樂未央回首望。眼前已到十分圓。是憂是喜。頗得弦外音。

望江樓詩。武昌蕭氏女蓮彩著也。夫常游幕江浙間。故蓮彩稿中。多送別懷人之作。秋宵云。夜深天半有征鴻。寂寂星河淡淡風。潮信不來人去遠。青彩無數月明中。得外歸信云。夢裏雲山不可尋。歸途知已倦登臨。秋聲入夜驚疏柝。水氣侵晨透薄衾。不盡風濤千里路。無窮端緒一時心。題詩定有鍾情處。相待文章說正音。送夫之江右云。夜潮初退曉寒收。柔艣聲中別畫樓。知道今宵何處泊。滿天風雨一扁舟。

成都周靜英。陳明府小雲室也。小雲父子。文名滿海內。靜英亦負時譽。工吟詠。字跡亦秀潤。曾見其題催花詩云。嫩寒欺偏好風姿。欲冠羣芳幾度遲。莫到春

殘風雨急。花開雖好不多時。誰云位置本天成。馳檄今朝到管城。我欲憑君爭造化。萬花齊向筆頭生。諷勸之語。一沉摯。一淋漓。可謂極女才能事矣。

詩可以興。雖閨閣中言。有令人油然生感者。雲南女子馬秋琴晚眺云。日落疏林飛鳥過。秋來雲氣薄於羅。晴霞便合烘成錦。不及朝陽向曙多。此可為晚歲得科名而暮景無多者同聲一歎。貴陽仲佩和秀才早失父母。婦程氏臨歿寄夫云。春華努力惜分陰。妾在幽途盼捷音。聞道舅姑鍾愛甚。青衫豈是九泉心。此可為早年失怙恃而頹靡不振者同聲一哭。

游金陵城北諸寺。見題壁二十字云。月無花歇地。龍蟠虎踞形。祇今江上水。惟有蔣山青。尾署笘香女史。詩頗能涵蓋一切。惜不知其何如人也。

揚郡謝氏女適京江某。有歸省詩十首。今錄其二云。和烟和雨送歸舟。滿載離愁水力柔。正是江南好時節。艣聲搖夢過揚州。遲訂歸期姊妹猜。昔年妝閣待重開。笑儂持贈無餘物。春是江南帶得來。清妙可誦。

閨中詠月詩最夥。大都懷別之作居多。固安鄭淑娥云。畫屏銀燭冷無輝。蓮漏遲遲聽已微。不敢庭前看涼月。一聲孤雁正南飛。此不敢看者。海寧楊德貞云。倦鳥依羣自穩眠。閒花交影亦爭妍。華年半已歸離別。又向他鄉看月圓。此說人看者。鉛山錢伯威婦錢畹香云。一絲情緒兩心知。料得宵來睡亦遲。恨不飛身入明月。看郎看月夜深時。此不能看人看者。四用看字俱妙。而情致不同。畹香句設想尤新。楊作近於怨矣。

蘇州孫氏女寄夫句云。昨宵有夢雨聲驚。今日相思月色明。如此情懷如此境。不宜風雨不宜晴。

彭澤衞紋字繡良。適某富家子。娣姒間奢華相尚。獨繡良荊布自若。意泊如也。著有吟香小草。長於五律。與夫游某園云。野闊不知遠。籃輿入茂林。春風初有力。新綠未成陰。坐得靜中趣。俱生塵外心。高樓依水

處。相伴一登臨。曲廊憑眺久。松竹有清音。帆影空來往。江聲自古今。閒雲隨處在。舊路晚來尋。無語日西下。寒塘歸野禽。意致高遠。在閨秀詩中不經見者。

莆田李慧生。富族女也。所適沈清輔秀才。家綦貧。慧生修婦道。有桓少君之風。詩淡雅。讀之可想見其人。卽事云。書在清窗酒在樽。名花雖少故園存。東風一夜瀟瀟雨。滿徑莓苔綠到門。

周生芸臺。岳陽人。美風儀。婦秦氏。亦有殊色。能詩。詠春陰和外云。春色滿園林。春雲送晚陰。護持深夜睡。多謝惜花心。思路柔婉。亦可知其伉儷之篤矣。

聊城蔣某。幼聘韓氏女。韓故貧。衣食不給。蔣父母迎其女歸。未及完姻。會蔣翁有遠行。攜子同去。女私作送夫詩曰。瑟瑟秋風耳畔聲。客途珍重事長征。忍將清夢隨君去。孤負鴛鴦繡未成。後生歸。諏吉成禮。見女詩。戲曰。彼時何不見贈。曰。未爲夫婦。安得以私語相通。可謂發乎情而止乎禮義者矣。（未完）

# 玉臺藝乘（續）

尊農

## 雜技

### 技戲

唐　王大娘　開元紀事。明皇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技。時教坊有王大娘者。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方十歲。帝召之。貴妃置之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云。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番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因命牙笏及黃紋袍賜之。

獨異志　德宗朝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首戴十八人而行。

唐　石火胡　杜陽雜編　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弦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赴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彩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爲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卽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織布

清　殷貞女　嘉定縣志　高麗布。緯文綾起而疏。昉於外洋。安亭殷貞女做傚織成。

音樂

元　宋六嫂　靑樓集　宋六嫂。小字同壽。元遺山有贈觱篥工張觜兒詞。卽其父也。宋與其夫合樂。妙入神品。蓋宋善謳。其夫能傳其父之藝。滕玉霄待制嘗賦念奴嬌以贈云。柳顰花困。把人間恩愛。尊前傾盡。何處飛來雙比翼。直是同聲相應。寒玉嘶風。香雲捲雪。一串驪珠引。元郞去後。有誰著意題品。誰料濁羽清商。繁絃急管。猶自餘風韻。莫是紫鸞天上曲。兩兩玉童相並。白髮梨園。青衫老傅。試與留連聽。可人何處。滿庭霜月清冷。

說書

元　時小童　靑樓集　時小童。善調話。卽世所謂小說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

挾彈

明　薛素素　甲乙剩言　薛五素素。善馳馬挾彈。能以兩彈先後發。必使後彈擊前彈。碎於空中。又置一彈於地。以左手持弓。右手從背上反引其弓。以擊地下之彈。百不失一也。

釀酒

清　段七孃　清波小志補　南屏邵皇親墳左側。有地產蠶豆顆大而味鮮。杭人呼爲王墳豆。汪蛟門有詩云酒店爭傳段七孃。王墳小豆摘新嘗。春殘花事都無了。別有幽芳出院牆。

武技

清　徐闇公妻臧氏　東井文鈔　徐闇公渡海。總兵臧某妻以女。女有文武才。能戎裝上陣。艱危奔走。賴以免。後入潮州山中。伐薪爂芋以養。乙巳五月。闇公卒。上書州守。與其仲子永貞負骨歸葬。與前妻姚相守以死。相傳松江有藏其戎裝像者。

琴

宋　李玉規　玉臺書史　李夫人名玉規。號淡軒。宋狀元黃朴之女。長適尙書李珏子。善撫琴。

明　曹妙淸　玉臺書史　妙淸自號雪齋。錢塘人。善鼓琴、工書。引書點墨。皆有法度。三十不嫁。風操可尙。嘗寫詩寄鐵崖。鐵崖答之云。紅牙管。帶紫貍。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可能高。玉帶袍其硯名。

清　閔苧　松江府志餘識　南匯閔苧號藕屏。黃大昕繼室。少時學琴於叔某。兼習詩畫。而琴尤擅。長歸黃後。親操井臼。不以翰墨妨女工。爲閨閣所難。

清　梅淸　檇李詩繫續　梅淸字冰若。號月樓。適海鹽張氏。明慧。擅操琴。精繪事。設色花鳥。娟秀絕倫。

清　李沈氏　嘉興府志　李沈氏。平湖監生沈煜女。性孝。耽吟詠。夫彬偶歿。慟欲殉身。時方姙。姑以望得男止之。撫遺孤讀書。善鼓琴。能詩。

清　程靜貞　嘉興府志　程靜貞字素菴。工詩、善琴。年二十。適吳天麟。六載而寡。抑鬱成疾。至三十三卒。

清　闇牛叟妻　湖海樓集　琴奕雙清閣爲闇牛叟賦。牛叟兄閣遺徽曰。妻於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巧合、自然。

## 棋

清　闇牛叟妻　湖海樓集　牛叟兄閣遺徽曰。妻善、弈花下與諸女劇。必招予。予笑謝。

清　程　氏　嘉興府志　程氏早失怙恃。依兄度日。所居有明遠樓。自號明遠主人。能、詩、善弈。有明遠樓詩草。年十六歸王樾庵。王家故貧。樾庵年已五十。猶薄遊南北。越三年歸。舉一子。程有句云。護雛、紫燕、啄泥忙。人咸傳誦之。梅里李雋聞而賦詩曰。東風一任卷羅幃。紅雨飄殘綠葉肥。輸與呢喃梁上燕。儘他雙宿又雙飛。

## 醫

唐　蔡尋眞 李騰空　潯陽蹠醢　蔡尋眞者。侍郎蔡某女也。李騰空者。宰相李林甫女也。幼並超異。生富貴而不染。貞元中。同入廬山。蔡居詠眞洞天九疊屏南。李居九疊屏北凌雲峯下。並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三元八節會於詠眞洞以相師資

南唐　楊保宗　眞仙通鑑　楊保宗不知何許人。及笄。許聘矣。忽有悟。去爲道士。入廬山崇善觀。却粒煉形。南唐元宗聞之。詔赴闕。引入禁中。見諸嬪御。賜紫衣金錢。諸嬪御競施服玩珍珠綵繡逾數千萬。詔新其宇。尚書郎韓熙載撰記。賜額曰眞風觀。又詔臣下作詩送之。保宗慕蔡尋眞李騰空之爲人。亦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暇則至屏風疊南北瞻禮二祠。

清　馮衢女　丹徒縣志　馮衢。字樽宜。有奇技。凡癰疽發背。覘近瘡左右上下。以鍼挑去一物。如米粒色綠。其患自消。毒重者數日亦愈。其次女得其傳。女適鮑之鏞。常有婦女就之醫。惜早亡失傳。

清　朱　玉　嘉興府志　朱玉。字鋙安。吳江人。讀

書通經史。歸生員戴彬爲繼室。事姑盡孝。家貧。以鍼黹佐薪水。持家具有條約。彬遠館於外。授二子堯垣光曾句讀。督課甚嚴。玉能詩古文。與宋芝山人汪亮相倡和。著有悅心齋集。晚精於醫。夫婦鴻案相莊五十年。人以梁孟比之。

將畧

宋　梁紅玉　紫陽綱目　梁氏。韓世忠妻。世忠邀擊金兵。於江中接戰。凡數十合。氏親執桴鼓。敵終不得濟。俘獲甚衆。虜兀朮之壻龍虎大王。鶴林玉露　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煎茶

唐　樵青　新唐書　張志和汎浪江湖。稱烟波釣徒。有奴漁童。婢樵青。皆肅宗使賜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

清　董白　影梅菴憶語　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荊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岕片。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烟。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鑠。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眞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椀。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烹飪

晉　絡秀　晉書列女傳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爲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內宰豬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爲

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清　董白　影梅菴憶語　姬性澹泊。於肥甘一無嗜好。每飯以岕茶一小壺溫淘。佐以水菜香豉數莖粒。便足一餐。余飲食最少。而嗜香甜及海錯風薰之味。又不甚自食。每喜與賓客共賞之。姬知余意。竭其美潔。出佐盤盂。種種不可悉記。隨手數則。可覩一斑也。

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豔。非復恆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艸。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甆中。解醒。消渴。金莖仙露。難與爭衡也。

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穰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澤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淡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

製豉取色。取氣。先於取味。豆黃九曬九洗爲度。顆瓣皆剝去衣膜。種種細料。瓜杏薑桂。以及釀豉之汁。極精潔。以和之。豉熟擎出。粒粒可數。而香氣酣色。殊味迥與常別。

紅乳腐烘蒸各五六次。內肉旣酥。然後削其膚。益之以味。數日而成者。絕勝建寧三年之蓄。他如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落。蒲、藕、筍、蕨、鮮花、野菜、枸、蒿、蓉、菊之類。無不採入食品。芳旨盈席。

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

兕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鱘。骨。如。白。玉。油䱜如鱘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乾餌。可以籠而食之。菌脯如雞㙚。腐湯如牛乳。細考之食譜。四方郇廚中一種偶異。即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異妙。

清　謝茶兒　花箋錄

茹菜必經霜雪者爲佳。其根氄矮。葉蔓地而生。吳中謂之塌棵菜。江寧謂之瓢兒菜。湖湘間謂之黑油菜。烹法須加醇酒浸之。多油而火候久。屏去百味。細細咀嚼。乃得眞味。非欺人語也。相傳國初平南王尙之信最嗜菜。凡飲饌須先一甆。烹治極精。出、自、愛、姬、茶、兒、之、手。粵東乏霜雪。菜遜江南。姜秉播種法。畦中菜葉森茂。寒暑不匱。茶兒善承意旨。藩下人名菜曰茶兒菜。陳恭尹作歌曰。王爲異姓鎭炎海。海珍已饜粱肉改。大開庖廚愛園蔬。小試鸞刀非屠宰。松下清齋露葵折。美、人、越、俎、王、心、悅。擅、寵、由、來、味、足、甘。圃中風物徒搖舌。盈盈細步進羹湯。宴罷傳騎到戰場。戰鼓聲聲催蓐食。一軍菜色壯戎行。羽書下縣軍儲辦。雨甲煙苗根葉綻。綬、帶、輕、裘、味、菜、羹。嗜、殺、還、同、切、菜、慣。問兒家在遼東塞。食色事人偏鍾愛。全家骨肉應登砧。公膳日呼茶兒菜。（按粵東瑣記藩下人報伯全猶士選紫不悅於之信有侍妾謝茶兒以烹飪技寵顏俯紫節多權略盡洩其謀又云之信回當將勸罷率徇恂爲變茶兒調羹以進中有毒藥之信委頓不能發謀遂伏法因知茶兒姓謝也）

清　錢枚妻　徽波詞

婁江市上糖梅味極甘脆。名風雨梅。亡室最善作之。今夏有以此梅見寄者。感賦此闋。江城夏五。正梅肥時候。風風雨雨。記窗前一樹青青。早分付園丁。傾筐摘取。親手搓挲。更方法從頭說與。青錢。細。鏇。白蜜。生。醃。紅甆。封。貯。追思十年前事。悵綠幺弦斷。翠奩香炷。又江。南。節。物。登。盤。問。舊。時。滋。味。何。嘗。如。許。春夢銷沉。訪嫩綠池塘何處。賸微。酸。一。點。常。在。心。頭。留。住。（調寄選夢）

製香

清　東莞女兒　影梅菴憶語　東莞以女兒香爲絕品。蓋土人揀香。皆用少女。女子先藏最佳大塊。暗易油粉。好事者復從油粉擔中易出。余曾得數塊於汪友處。姬最珍之。

餘墨偶談　東莞以女兒香爲絕品。蓋土人撿香。皆用小女。每藏佳者出易脂粉。阮嘯霞詩云。腰下荷囊脂粉好。背人偸換女兒香。卽謂此也。

## 茶壺

明　供春　陽羡茗壺系　供春、學憲吳頤山公青衣也。頤山讀書金沙寺中。供春於給役之暇。竊仿老僧以進。(按茗壺創自金沙寺僧)亦淘細土摶胚茶匙穴中指掠內外。指螺文隱起可按。胎必累按。故腹半尚現節腠。視以辨眞。今傳世者栗色闇闇。如古金鐵。敦龐周正。允稱神明垂則矣。

臺陽百詠　臺灣郡人。茗皆自煮。必先以手嗅其香。最重供春小壺。供春者、吳頤山婢名。製宜興茶壺者。或作龔春者誤。一具用之數十年。則值金一笏。

茶餘客話　供春壺式。茗具中逸品。陳其年詩云。宜興作者稱供春。同時高手時大彬。碧山銀槎濮謙竹。世間一藝皆通神。高江村詩云。規製古朴復細膩。輕便可入筠籠。攜山家雅供稱第一。清泉好瀹三春荈。

按吳騫陽羨名陶錄。供春實頤山家僮。而周系曰青衣。或以爲婢。並誤。余按吳說似本於周容宜興瓷壺記。(記稱供春爲吳氏小吏)及吳梅鼎陽羨茗壺賦。伯起在兎牀前。其言必別有所據。今從之。

## 刺繡

宋　王二十八娘　閔元衢梅聽錄　宋紹興乾道間。湖州長興縣陂門村女人王二十八娘手繡法華經字絲以碧。惟佛字別之以黃。一點數針。凡十二年七卷成。勝國初失三卷。歸郡城談君玉。君玉

子以施飛英塔院。烏程縣西女人楊及兩蔡閏風慼慕。各繡其一。於是卷帙復完。嗣歸餘英溪德證寺。寺至正寺燬而經不燬。傳至國朝。歸武康三橋埠普濟庵神廟中。僧濟乾者因繡剝蝕。重募補葺。歷年五百。轉徙三四。手澤如新。洵我朝奇迹也。嘗閱稗官家言。唐順宗時。南海貢女子盧眉娘。能於一疋絹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顧光祿家有唐朝兄妹共寫法華經七卷。細如蠅鬣。後題云。燕子女丁。何此經於閨房之秀。獨有緣哉。

清　金禮嬴　樵李詩繫續　金禮嬴號雲門。山陰人。孝廉王曇繼室。工詩善畫。人物樓臺界畫。工緻生動。有西王母降集靈臺班婕妤辭輦吳彩鸞寫韻諸圖。更有建安七子大幅持贈陳公子小雲者。尤極飛動。著有秋紅丈室詩。生平愛吹鶴骨簫。女紅精絕。繡有五百應眞像於幢幔間。供奉西湖明慶寺。錢塘陳文述紀以詩。

清　胡惢珊　餘墨偶談　大令所書洛神賦。存者僅十三行。揚州女子胡惢珊。曾自繡洛神小像於扇。併詩云。不因風浪滅容光。佩玉明珠事渺茫。只愛莊書王大令。至今留得十三行。余於其中表汪菊農行篋見之。畫之丰神。字之波磔。纖毫畢肖。可稱針神矣。

雕板

清　順德縣女子　餘墨偶談　廣東順德縣剞劂手民。多係十餘歲稚女捉刀。余之初集。友人寄刊。以其價廉而工速也。

彈詞

清　王青翰　瑤林詞　女郎王青翰。幼以目眚失視。而明慧過人。工彈詞。淸吭諸婉間爲激昂悲壯語。令人色動神飛。然不輕發也。曾見賞於杭堇浦王夢樓。賦詩投贈。聲價益高。性耽飲。持觴政極嚴。客無敢犯。尤善諧謔。偶一語入妙。四座爲之傾靡。

名流讌集。必招致偕飲爲快。或非其當意者。佴以重幣勿顧也。既與孝廉某善。出橐金促赴南宮試。旋聞孝廉試不利且死。一慟幾絶。自此長齋杜門。不復弄潯陽江上琵琶矣。同人嘉之。傳諸吟詠。予亦載賡。瀹雲遮月。薄霧籠花。卻疑妝倦如睡。幾曲春風。總付與悤悤彈指。歌扇邀涼。酒襟留暖。未成

歡計。漸徐孃老矣。冶思都銷。銷不盡、憐才意。青青楊柳樓頭。想天涯弱壻。遠夢千里。覓甚封侯。空折了孤飛鴛翅。伴鐙影長明。證佛冷雨重門夜深閉。萬古傷心一分。才色便一分憔悴。調寄夢橫塘

（未完）

願子弟學龍伯高。不願子弟學杜季良。此馬伏波家法也。摘紫羅囊焚之。此謝太傅家法也。不許婦女作時世妝。此司馬温公家法也。子弟居官而墨。斥之墓廟。死不容入。此包孝肅家法也。包公此訓。尤爲嚴切。他若華歆整嚴之軌。陳顯達麈尾之訓。雖亦不無可采。而身爲亂賊。卽作法於涼。莫大於是。故不取焉。

庸人之情有三變。事未至時。人人逞說。事已至時。人人避難。事過後時。人人居功。夫庸人不足道也。而無如其多。國家事但值此三變。則何慮不敗。　語小

# 餘興

## 學校遊戲法（續）

楊瑞英

### 保母

#### 服裝

組織　運動者作橫隊。列場中發線上。每一人前若干步。置自己之衣一件或數件。再選一人出。對運動者立。爲保母。

方法　保母下號令。自率運動者向著線進行。作遠足狀。行抵中途。無故下歸令。使各運動者歸取衣著之。而立於本位上時。保母亦身先疾走。作欲奪一運動者之衣服。及其位置之狀。運動者或後至。或失衣服。或誤立位置。狠狽搶奪。皆爲負。其最先立定本位上。而各動作俱無誤者爲優。第一次即以是人爲保母爲之。

注意　此遊戲練習稍熟。可於歸途張繩於地。或設各種阻礙物。使之飛越而過。所發號令。宜令運動者周知。

#### 睡眠

組織　一人立場之中央爲保母。其餘各人繞保母作一列握手圓隊。場之四隅。置徑三尺之籐圈若干枚。籐圈之枚數。與圓隊人數相等。然後發睡眠之令。各人齊放握手。任意走至場隅。取一籐圈。時保母亦

疾走奪取一藤圈。而圓隊中必有一人不得圈而立者。即令伊作保母。而為第二次。

注意　籐圈分置場之四隅。或等分或此多彼少均可。但勿過擠。且須或亂或整。時變化之。

## 新知識

組織　運動者握手作一列大圓隊。面各向內。選一人出立圓隊之中央為保母。

方法　保母任意指一圓隊。猝然呼曰水或陸。其被指者。聞呼水。即應聲舉水中一動物名。聞呼陸。即應聲舉陸上一動物名以答之。如倉猝誤答。如呼水而答以陸上動物名。呼陸而答以水中動物名。或躊躇不速答。當代為保母。如三次遍呼無一誤答。則呼者當受罰。更中立指呼如前。

注意　保母亦可呼鳥或獸及蟲魚等。呼鳥則答以蜂蝶。呼蟲魚則答以鯉鱖。惟既答之名。不可再舉。

## 猜枚

組織　運動者作一列大圓隊。面各向內。各以兩手置體後。選二人作保母。一人立圓隊內之中央為中央者。一人立圓隊外為隊外者。隊外者手握一極小之皮球。

方法　隊外者循圓隊走。暗以小皮球置一圓隊者之手中。而假作授球與其他人手中狀。既而請中央者猜球在何人手中。中央者察圓隊者之神色而猜之。中則中央者作圓隊者。圓隊者作隊外者。隊外者作中央者而另行為之。不中則如前法繼續為之。

注意　此遊戲不論何人。俱須緘默。圓隊者兩手置體後。各作握球狀。以疑之。中央者必待隊外者之動作已畢。而後猜之。中央者不得至圓隊者前一步以內。

## 識字

組織　運動者作一列大圓隊。選一人出立場之中央為保母。執石板一塊。粉筆一枝。

方法　保母寫一或兩最易誤讀之字。如錫、荼壺等字。倉猝間最易誤讀爲錫荼壺者之類於石板上。任意與一圓隊者識之。如讀誤則兩人交換。如讀無誤。則再與他圓隊者識之。若所寫之字經五人讀無誤。須更寫之。

注意　石板上所寫之字以熟而易誤讀者最爲有趣。其次以生而不易識者。又其次以石板上寫一別字。令圓隊者讀準之。或寫一字於石板上。令圓隊者任意加筆。而須亦成一字。亦趣。此游戲須授與程度稍高者。且須各運動者其程度不相上下方可。

## 練技

組織　分運動者爲紅綠兩橫隊對向列。每隊一人出立隊前爲保母。手執一盤。盤中依每隊人數置五寸方紙若干張。

方法　動令一下。兩保母各將盤中紙順次分交本隊者。每一人取一紙。令各摺一紙礮或猴鳥等物。兩隊所摺物必相同。每隊之人接得紙。卽各如法摺就。置保母之盤中。保母候盤中摺物滿數。卽執盤繞本隊一週。而交與司令者。以先到而摺物無誤者爲勝。

注意　保母執盤。繞本隊走時須留意盤中紙摺物。被風吹落。如紙摺物落地。須拾之再走。

此手工游戲也。凡屬於手工之種種。如幼稚園恩物之類。皆可類推爲之。

## 戲彩

組織　備五色紙及各種花紙兩分。各數十張。每張之大小。約四五寸一分。散置場之四隅。一分以一人立場中央執之。爲保母。作一列大圓隊。

方法　保母任呼一圓隊者近前。示以一紙。命往場隅照取。圓隊者乃往場隅選擇。旣得之。卽持以示保母。保母察無誤。則令歸原位。有誤則譏罰。或令唱歌。或演技。或說笑話等。更呼他圓隊者命取如前。

注意　圓隊者經呼過一次。不論取紙有誤無誤。不

得再呼之。保母經呼徧圓隊者時。須再選一人代之。

### 看護婦

#### 瘋狂看護

組織　運動者作一列大圓陣。互緊握手。爲看護者。另定二人立圓陣內爲瘋狂者。

方法　瘋狂者作種種之法。想逃出圓陣外。圓陣者阻之。如瘋狂者逃出圓陣外。則被其逃出自右面之圓陣代之。

注意　圓陣各人之距離。須在一步以上。圓陣之位置不得移動。瘋狂者謀逃出圓陣。最好用力分開圓陣者所握之手。若力不能勝。則用智出其不意。從圓陣者腋下逃去亦可。

#### 盲人運動

組織　每二人前後列爲一伍。每五伍或十伍並列發線上。前一人以手巾束目爲盲人。後一人距二步許。負手爲看護之者。每伍之本位上。各豎一五色旗。再於著線上亦豎一色旗。若干旗與各本伍之旗。遙遙相對。

方法　動令一下。各伍即離本位左右縱橫。盲人悉聽看護者教導。向前疾馳。至著線上。繞過與本位同色之旗。仍回立本位上。以先到者爲勝。

注意　看護者在盲人後。教導進行。不得推盲人之背。而牽其手。且看護者。宜留意本位之盲人。或與他伍之盲人相觸撞。

#### 跛足行

組織　分運動者爲紅綠兩橫隊。各作雙手疎列對向排。

方法　每排第一人爲看護者。第二人繞本隊走一週。兩手搭第一人肩上。爲跛足者。繞本隊走一週而回至本位上立定。然後第二人爲看護者。第三人如法爲跛足者。繞走之。如是挨次輪替爲之。以何隊先完爲勝。

注意　每隊各人之位置。不得稍有移動。繞走須由隊前面出隊後而歸。跛足者不著地之足。不得偶或著地。

### 幼孩看護

組織　運動者作一列大圓隊。面各向內爲幼孩。選一人出立場之中央。爲看護者。

方法　圓隊中任一人拍手招看護者近前。而示以病狀。設如圓隊者以兩手抱頭。則看護者急言曰。此是頭痛。圓隊者兩手捧腹。則看護者急言曰。此是腹痛。如是每圓隊作病狀。二看護者二言之無誤。則二人交換爲之。如所言有誤。則再應圓隊之招而爲之。

注意　圓隊者須緘默作一種病狀。須似眞有此一種病之情形。而人皆可一望而知方妙。或預先約定何病作何狀態亦可。

### 綳帶演習

組織　分運動者爲紅綠兩橫隊。列於場之一端。每隊前依人數分置體操遊戲用具。及衣服帶等。再於場之彼端豎紅綠二旗。

方法　每隊各人次第將本隊前所置物件。一一搬置對向旗下。隨搬隨裝束綳帶狀。以何隊先完爲勝。

注意　每隊第一人搬置物件未回至本位立定。第二人不得先出走。且各物件之裝束法。須預約定。

### 撮藥

組織　分運動者爲紅綠兩橫隊。對向列。兩隊尾間地上畫一灰圈爲藥房。置紙包或小玻璃瓶若干爲藥。上寫種種藥名。如鐵、綠、輕、養等。司令者立於兩隊首間。

方法　發令者說藥名與每隊第一人。紅隊藥名爲鐵綠。綠隊藥名爲輕養等字。第一人將藥名告第二人。第二人告第三人。如是而至末位之人。卽走入藥房。選取所說之藥。徑交發令者。以何隊先到而所選取之藥無誤爲勝。

注意　此游戲以精確爲主要。不得徒求迅速。致多錯誤。動作有誤者。必校正之。如兩隊俱無誤。則不分勝負亦可。

獄中看護

組織　運動場之兩端。各用石灰線劃去一方。一爲獄中病院。中竪一旗。立一人爲看護者。一爲獄外。立一人爲守門者。其餘運動者全列於獄內。

方法　看護者徐徐行至獄前。守門者問曰。來者何人。看護者曰看護婦。守門者卽與握手。對問曰。得勿爲驗看事麼。看護者曰然。守門者乃回首呼一口令。獄中之運動者。齊向獄中病院之線內奔去。繞過其旗而回。看護者待運動者將至獄中病院之線時。卽與守門者放握手作別。急於運動者未出獄中病院時。捕其一人爲有病者。若未捕得。則再如法爲之。總之以捕得一人爲一次。其第二次乃以捕得之運動者代爲看護者。看護者易作守門者。守門者入運動者中而爲之。

注意　運動者必待守門者令下。方能開步走至獄中病院內。必繞過其旗方能回走。看護者必待運動者走近獄中病院線。方能開步走捕。運動者祇可於病院內。

（完）

# 算學遊戲（續）

馮孟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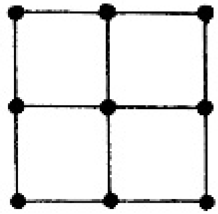
（二）軍官排隊

某軍官帶領兵士四十名。一日長官令將兵士分爲三組。排列三陣。一組爲九人。須列作八行。每行三人。一組爲十二人。列作六行。每行四人。一組爲十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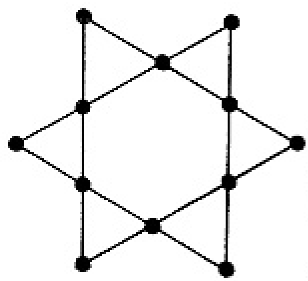
列作九行。每行五人。問此軍官。應如何排列。方不違令。

(一)將九兵士列一小方陣如A圖。縱三行。橫三行。合斜角二行。共成八行。每行定爲三人。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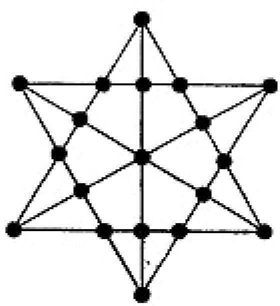
B



(二)將十二人按B圖排列。則左旁二行。右旁二行。上下二行。共六行。每行有四人。

(三)如C圖排列。左旁二行。右旁二行。斜對三行。上下二行。合成九行而每行五人。

C



# 西神客話

借書一瓻。還書一瓻。瓻或作癡。或作嗤。皆誤。然瓻字確解亦少。案、瓻盛酒器也。與鴟通。黃山谷借書於胡朝請。贈以詩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瀾鑰魚。東坡和陶詩云。不持兩鴟酒。肯借一車書。蓋以鴟酒爲借書之酬報耳。

鄞縣錢雲繡。字文孫。寧國知府敬忠女。性靈慧。自幼即喜親詩文。女紅之餘。拈弄筆墨。後適吾鄉浦氏。有送兄光緒歸硤中詩云。翠巒青山掩淚痕。潮河南北鷓鴣魂。柳梢帶雨催行色。一片孤帆過別邨。可補入梁溪詩鈔閨秀門。

與陽雪脊見宋搨王大令保母帖。帖凡百有十七字。字十行。行十二字。其文曰。郎邪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仲冬既望。葬會稽山陰之黃閍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於茲土者。尙無毀焉。自仲冬以下十字及卷尾三字。皆漫漶不可讀。題跋甚多。姜白石考據最詳。桃根桃葉之外。又有此一重佳話。宜與蘇長公金蟬落碣並傳。

葉小鸞眉子硯。人皆知之。按硯共有三。一爲眉子。二爲眉珠。三爲眉嬡。小鸞姊妹各得其一。今眉子之名獨著。而眉珠眉嬡知者鮮矣。香蘇山館詩云。小池細雨溼梨花。想見修娥照影斜。留得一彎新月樣。不知變硯落誰家。亦同余之慨想也。